《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7》

武虎爺

柳殘陽

第一冊

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7

武虎爺

第一冊 柳殘陽著 合成書局總經銷

武虎爺

合成系列

合成書局 總經銷

封面封底本公司編輯部設計

題字／集古名家書帖

柳殘陽

小說專輯77

《第一冊》

電武爺

第一冊

柳殘陽 著

柳殘陽小說專輯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柳殘陽 著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1	修羅七絕	二	360
					2	幻劍雙刃	一	180
					3	西之魄	三	540
					4	邪神門徒	三	540
					5	如來八法	二	360
					6	屍魂	二	360
					7	血斧	二	360
					8	竹與劍	二	360
					9	大龍頭	三	540
					10	劫後恩仇	二	360
					11	金鵬盟	一	180
					12	蕩魔誌	三	540
					13	渡心指	三	540
					14	霜月刀	三	540
					15	大煞手	三	540
					16	神手無相	三	600
					18	島中雄	三	600
					19	島霸	三	600
					20	拂曉刺殺	二	320
					21	十方盜神	二	320
					22	剪霓	一	160
					23	傲翁刀	三	320
					24	傷情箭	一	160
					25	銀牛角	三	540
					26	千手劍	三	540
					27	七海飛龍記	三	540
					28	五嶽風雲	三	480
					29	斷刃	二	360
					30	天山劍寒鉢	三	480
					31	血煙煙劫	三	540
					32	天魁星	二	320
					33	鐵血俠情傳	三	480
					34	鷹揚天下	二	320
					35	煞威棒	一	160
					36	山君	一	160
					37	泯血伏龍	一	160
					38	火符	二	320
					39	鳳凰羅漢坐山虎	二	320
					40	烈日孤鷹	三	480
					41	鐵腳媳婦	二	320
					42	煮江刀妻	二	320
					43	血刀江湖載酒行	一	160
					44	天寶誌異	四	620
					45	俠盜來如風	二	320
					46	血魂山之誓	三	470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柳殘陽 著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47	閻王拔	三	480
					48	血魄困忠魂龍蛟	三	510
					49	忠義江湖	三	510
					50	青龍在天	三	480
					51	生死劫	三	480
					52	怒劍狂火	三	480
					53	鐵面俠心	三	480
					54	牧虎三山	三	480
					55	金家傳	三	480
					56	雷魔掌	三	480
					57	眨眼劍	三	480
					58,59	邪神外傳	六	960
					60	獨骨劫	三	480
					61	追魂帖	三	480
					62	屠龍手	三	480
					63	索命鞭	三	480
					64	洪門傳奇	三	480
					65	魔簫	三	480
					66	鐵劍丹心	三	480
					67	大雪滿弓刀	三	480
					68	千魔之仇	三	480
					69	江湖之狼	三	480
					70	關山萬里飄客	三	480
					71	殺伐	三	480
					72	鹿角雄風	三	480
					73	巨靈出陣	三	540

李壽民 著

1	長眉四人傳	二	320
2	金頂披神誌	三	480
3	龍江幻異錄	三	480
4	巴蜀俠踪	三	480
5	嘉陵風雲傳	三	480
6	續嘉陵風雲傳	三	480
7	大江千海記	三	480
8	續大江千海記	三	480
9	嫩媚七煞	二	320
10	青城俠隱錄	三	480
11	苗疆異女奇幻傳	三	480
12	虎狼俠道	三	480
13	一代豪俠萬世錄	三	480
14	續一代豪俠萬世錄	三	480

第一章　狠將八爺

風刮的臘臘作响，沙礫在半空裏飛舞，濛濛迷迷一片，透著一抹淒艷的天光，那副悽愴低迷的景緻令人有種酸楚的哀傷，蘆葦蕩後的萬家樓子在魔咒裡的風嘯中，彷彿陷進萬刼不復的慘境裡，蘆花在翻揚中，它雖然依舊屹立在那裏，但，當年萬家樓子的風采已不復依舊，爾今有若一個垂暮之年的貴婦，已是皺紋滿面，滿目蒼夷了……

烽火台上的長煙早已冒起，隨著勁疾的風擺在半空裏散逸，雲層壓的喘不過氣來，萬家樓子暴出震天的悽涼喊叫，人如螻蟻似的在四處狂奔慘嚎，毛三那張通紅的臉上彷彿結上一層寒霜般的殺氣，兩眼裏透出的是股股凶光，他那柄長刀斜提在半空，鮮血從刀沿上緩緩滴落，懾人的鋒刃却捲起了口子，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砍了多少人，只覺得自己的手臂都有些酸痛，幾乎連三十來斤的大砍刀都提不起來，他刀劍眉宇間沾了血氣，緊緊的擰在一起，人已站在萬家樓子的頂上，看著樓子下的砍殺情景，這眞是一場悲壯的浩殺，他帶領的七十二條漢子在半夜裡席捲了萬家樓子，透著天光時分，已有百來口人死在這群窮神惡煞手裏，毛三對這次的突襲十分滿意，他先觀天象再訂浩殺時分，眼看著六合幫烽火台的狼煙已給刮的七零八散，五

十里外的六合幫金家樓、老合溝、佟家集、牧馬坡、徐家寨子、北陽鎮他們六合的力量全都達不到萬家樓子，遠水救不了近火，當那連天的鋒煙飄逸在這六合地界的時候，毛三這夥人已是遠飄他地，殺刼已了，留下的僅是斷垣殘恒，屍首遍野了。

毛三得意的站在萬家樓子的屋瓦上，想不到自己也能踏遍了這塊象徵楚八爺的地盤，通紅的眼珠子掃瞄了整個萬家樓子的四週，看看有沒有活口能逃出自己掌握的視線，他看見他的兄弟八指龍正追逐著一個雪白衣衫的女人，那女人邊跑邊嚎，慌惜的尋找可隱藏的地方，八指龍似乎不急於宰殺這個白衣女人，在嘲笑中，他撕開了這女人那身白衣羅衫，只見那女人髮絲蓬散的在厲吼悲憤，白脂般的肌膚在煙消中呈現出來，八指龍的大手已抓住了那女人的滿頭的髮絲，一柄刀子已挑開了那女人的長褲，剎那間，赤裸裸的女人已落在八指龍的手裏，也呈現在毛三的眼裏，毛三瞇著那雙赤紅的眼，雙唇緊緊縮在一塊，半响，他才沙啞的叫道：

「八指，現在咱們不是作樂的時候，快砍了那娘們，看看還有沒有活口……」

八指龍用手扭過那女人的臉，一張潔淨秀麗的面龐雖然透著驚艷的驚恐，但，依舊是明媚動人，她那能讓任何男人砰然心動的一張臉，毛三雖然是個輕易不動遐思的人，望著這張垂憐的面龐也不覺心神恍移，八指龍嘿嘿地道：

「覇子，是楚八的妹子。」

那句話像道雲空裏的閃電鑽進毛三的心坎裡，楚八爺的老妹子，楚八、楚八，你不會想到毛三會洗了萬家樓子，也不會想到你的老妹子落在毛三手裏，那個白皙能勾起男人慾火的女人竟是楚八爺的妹子，毛三嘿嘿地道：

「八指，扔過來——」

在一聲尖銳的慘叫聲中，那女人像拋起的圓球一樣，猛地被摔向空中，毛三單脚支在瓦樑上，伸手將那女人摟在臂胳裡，他眼裏噴著火焰般的瞪著光溜溜的女人，沉聲道：

「楚八爺在那裏？說。」

雖然毛三把楚八恨進骨髓裡，但，對楚八那份尊敬，依舊稱他一聲爺，楚雲珠在一陣暈眩中驀然看見毛三那張凶惡的臉，原本驚悸的臉靨更加悲愴和絕望，眸珠裏迸泛著層層淚影，她顫悚的道：

「不知道。」

毛三揚起那沙啞的喉嚨呵呵地大笑道：

「不知道，嗯，我知道，老子只要在妳身上留上點記號，楚八那痞子不請也自到，妳是他大妹子，他大妹子給毛三操了，我看他還會不會縮著頭藏起來……」

毛三的狠在道上甚負盛名，他並不指望能在楚雲珠嘴裡套出點什麼？一隻手捏住楚雲珠恍

動的乳頭，一柄雪亮的匕首已在楚雲珠的身上劃了幾刀，那是幾個血字，鮮血從刀痕上泪泪流下來，楚雲珠已痛得暈死了過去，毛三在暢快的大笑裏，將這個赤裸裸的女人斜掛在屋簷上，那斜簷如一道彎彎的鈎子，尖銳的簷角已嵌入楚雲珠的背脊裡，她彷彿是條剛被宰殺的豬體一樣，隨著風擺掛在半空中，在刺骨的劇痛裏，楚雲珠慘叫著睜開了雙眸，從那雙幾乎睜脫出眸眶的眸珠裏，那份怨恨悲憤的神色俱落進毛三的眼裏，連毛三這種狠厲的角色，看了都不覺得打了個寒噤，他嘿嘿地從萬家樓子上飛躍下來，八指龍的刀正好將一個黑臉漢子的頭劈成兩半，左右的垂在雙肩上，鮮血如和著豆腐般的腦漿，正像一拳擊碎的豆渣，濺起了爛稀稀的血汁，八指龍意猶未盡的泯泯唇角，那雙眼珠子如賊眼似的猶在搜索著尚活著的人，毛三目睹自己這個親手帶出道的小兄弟，狠是夠狠了，就是江湖經驗尚嫌不足，但已令他相當滿意了，他掃瞄了各處一眼，道：

「獨眼呢？嗯？」

遠處響起一聲狼嗥似的長笑，只見那個一身黑袍的獨眼漢子一隻手已穿進一個老人的胸前，五指在胸脯裡一陣掏翻，一顆血淋淋的人已顫躍在掌心裏，他喜孜孜地咬了一口，鮮血抹在臉唇間，獨眼津津有味的嚼了幾口，才滿身舒泰的向毛三走過來，嘿嘿地道：

「老哥哥，獨眼今天殺了十八條漢子，啃了七個人心，咱們血洗了萬家樓子，楚八那雜碎的威風盡毀，六合會風吹雲散，其他幾家不足懼了。」

毛三的眉頭一皺，咬牙道：

「先別得意，楚八爺不是個省油的燈，咱們挑了他的老窩，毀了楚家一百零八口人，他不會那麼快就忘了這段樑子，這雜碎今夜命大，居然不在樓子裏，兄弟，立刻整頓自家兄弟，咱們務需踩出楚八爺的落脚處，要一鼓坐氣滅了他，否則，咱們往後這口江湖飯就不好吃了。」

八指龍嘿嘿地道：

「成，這事交給我……」

他吹起了口俏，七十餘條沾滿血腥的漢子已站在毛三的面前，冷颯的風吹刮在這群如狼似虎的漢子面上，寒悚的刀叉俱濛上一層秋霜般的殺氣，毛三望著這群爲己賣命的兄弟，呸地吐了口痰，問道：

「有沒有留活口！」

「沒有。」

在浩浩的寒風裏，這些人覆應的那麼肯定，萬家樓子百來條人命就這樣毀在毛三的手裏，八指龍斜睨了飄掛在樓頂簷角上的楚雲珠一眼，嘖嘖地道：

「這麼標緻的一個女人，竟會白白放過她……」

鮮血染紅了楚雲珠皙白的赤露身子，令這群禽獸般的人渣勾起了陣陣遐思，毛三那張臉彷彿陡然間披上一層霜氣，冷澀的瞪了八指龍一眼，沉聲道：

「行有行規，道有道規，咱們殺人不姦女，誰要犯了這條，有如這棵老樹……」

他那柄刀快如疾電的向旁邊那棵有五六十寒暑的老樹砍去，那鋒利的刀双已沒入樹幹之中，嘩地一聲，那棵樹已迎著風嘯而倒，毛三的刀是利的，毛三的心是硬的，毛三的話更是鐵鑄的，八指龍吓的一哆嗦，臉色剎那間蒼白，再也不敢吭個屁，七十多條漢子就在毛三的話語裡朝著蘆花蕩裏行進，他們像一群厲獸一樣，從黑暗中來也由黑暗中去，萬家樓子就在冷風煙霧中逐漸消失，豫徽六合的萬家樓子毀在毛三這次的突襲，留下的是無盡的追殺和仇怨……。

天空裏陰霾的令人喘不過氣來，靜悄的寒風吹得人心寒索，徐徐的雪花在空中飄閃，路是白愷愷的，頂著這種連兎都不願來的冷風，楚八爺那頂大毡帽壓的低低的，他臉上有股冷清的寒意，眉梢間沾著一片霜雪，嘴哩吐著徐徐白氣，跨在那匹隨他有三年之久的血龍駒，帶著他那十八個情同手足的老兄弟奔馳在這片蘆葦蕩間，望著無邊的蘆葦在幌移，楚八爺的心如滴血般的抽絞著，從萬老爺子手裏接過萬家樓子，他都能秉持萬老爺子的遺訓，六合不散，永結同心，在他照應下，六合始終能緊密的結合在一起，那想到萬老爺子死後不及一年，萬家樓子給洗了，佟家集也挑了，牧馬坡也在一夕間毀的給燒個精光，那維繫六合警訊的烽火居然不發生作用，徐家寨子、北陽鎮和老合溝眞的沒有發現烽火訊息麼？楚八爺心裏在納悶，連他那十八個生死兄弟也存疑，洗萬家樓子的是毛三，挑佟家集的是苗子，燒牧馬坡的是蝎子，這三夥人各選目標毀了各家，這其中所意味的就耐人尋味了，楚八爺想在自己恁多親朋好友死在這夥厲狠的手裏，手心裏不自覺的淌著汗漬，他的手緊緊摸著自己的劍，以牙還牙，血債血還才能還給那些怨死亡魂一個血的公道，空中的寒意挫不了這批血性漢子的銳氣，刻骨銘心的沉痛才是他們心靈的創傷，楚八爺目眶裡有抹潤濕的淚痕，在遠遠的蘆花浪裏，從搖曳的蘆花中，他彷彿又看見妹子給人家剝光了衣服，吊掛在飛簷斜角上，那副死不瞑目的神情永遠無法從楚八的眼裏消失，每當夜深人靜，楚八總是從惡夢中驚醒過來，在狂烈的風嚎中，隱約中聽見萬家樓子亡魂的吶喊，掙扎的咆哮，楚八曾不止一次的告訴自己，他一定要剝了毛三的皮、苗子的肉、蝎子的骨……

浩浩蕩蕩的野地裏，楚八的手突然揮了起來，津津地，十八匹馬同時剎住了身勢，十八道人影動作劃一的同時飄落馬下，他們都是久經江湖的高手，楚八的手勢，已告訴他們有了警訊，十八條漢子立刻半蹲在地上，楚八爺的那雙目光有若利刃般的瞄過蘆葦蕩裡，半响，他才沉聲喝道：

「朋友，出來吧，是條漢子，不必偷偷摸摸的……」

蘆花一分，一個人影已從那高過人頭的蘆葦中跌跌撞撞的奔了出來，他一臉惶悚的滿面驚駭之色，一抬眼看見楚八爺炯炯如神的瞪著他，顫悚的道：

「是八爺，我三毛在這裡等候多時了……」

楚八爺算是鬆了口氣，老樹鎮的三毛，是他兄弟鐵錚身邊跟班的小兄弟，三毛人雖稱不上字號，但那份忠義却是鐵錚口裡常唸著的，他淡淡地道：

「三毛，你怎麼躲在這裡，如果我們出來快，有個閃失，你這條小命豈不早栽在蘆葦蕩裡……」

三毛畏畏縮縮的一哆嗦，已惶急的道：

「八爺，小的知道這邊的風險很大，但，爲了八爺您和那班子兄弟，三毛不能不爲八爺通個信！」

楚八爺的眉梢子一緊，沉聲道：

「怎麼？老樹鎮出了漏子……」

三毛嚥了一口口水，結結巴巴的道：

「鐵爺給人鎖了，七根鐵條穿了十四個血洞，現在的鐵爺就像個吊起的棕子，只留下那半口氣……」

楚八爺的心神劇烈的一顫，他那八拜之交的兄弟給人穿了，能在老樹鎮穿了鐵錚的不多，鐵錚是條血性漢子，一柄劍更是出神入化，而來人竟在他的地盤裏穿了他，這份能耐就讓楚八納悶了，他那張原本紅通通的臉上彷彿結了一層寒霜，冷澀的道：

「是誰幹的？」

三毛哆嗦的道：

「我的爺，三毛再有通天本事也打聽不出是那個熊幹的，不過，八爺，我看這裡邊不簡單，您老最好是繞個路，閃過去算了，這檔子事暫時不要過問……」

楚八鼻子裏重重的哼了一聲，道：

「我兄弟給人家穿了骨，我却要裝聾作啞了閃了過去，三毛，你把楚八看成什麼樣的人了，這件事楚八感謝你通了個信，剩下的事就是我楚八來辦了……」

三毛在楚八爺面前不敢再多嘴了，他知道自己是個什麼樣的身份，能和楚八爺交談上一兩句已夠自己風光了，他只有邊兒站的份了，楚八的目梢子掠過自己的兄弟臉上，沉聲道：

「也許是毛三，也許是苗子，不管咱們會碰上誰？咱們必需去看鐵錚，爲了不讓敵人太快發現咱們，咱們分批進老樹鎮，留下馬，個人單獨行動，我只帶萬哉去鐵家，其餘的兄弟按咱們的暗號聯絡……」

萬戟是萬老爺子的兒子，他秉承萬老爺子一身藝業，多少年來一直追隨在楚八爺身邊，人機靈、手脚快，一柄劍能穿碎人的咽喉，楚八爺信得過萬戟，而萬戟更是以楚八爺馬首是瞻，任何場面在萬戟眼裏都會煙消雲散，萬戟拉過楚八爺的馬匹，楚八爺躍身跨了上去，萬戟拉著馬韁兩個人得多得多的向鎮上行去，萬戟深深了解楚八爺的心意，他們要遊蕩的溜進老樹鎮，這樣會給敵人留了意，也很快的會讓敵人暴露了自己，更會使自己那十來人兄弟輕易的混進鎮上，老樹鎮在旋蕩的風嘯中透著露一抹荒涼，數十戶人家狼林而立，小酒舖裏的杏黃旗幟在風嘯中搖幌，陣陣燒力子的酒香隨風飄來，老瞎子的酒舖上早已坐滿了過往的客旅，沿著酒棚子稀落的坐頭上，少說也有七八十個道上兄弟，楚八爺的眼梢子咯咯瞄過舖子一眼，大毡帽壓得更低了，他嘴角上含著那一抹永遠不歇的酷冷微笑，彷彿是在告訴萬戟，果然有人在窺視我們了。

萬戟斜揹著劍，拉著馬韁，如鶴立孤娣似的，帶著那份狂傲和不屑，踏出的步子在地面上叮咚作响，兩個人無視旁人的存在，直往鐵錚的屋前行去，在他們的背後，傳來老瞎子的鐵鏟聲，敲的鍋子叮咚作响，他拉開了粗啞的聲音叫著：

「客倌，大冷天裡，進來喝兩盃吧。」

一條大黃狗狂吠著從鐵家的老屋子裏闖出來，楚八爺如座神般的已踏上鐵家的石階，那條大黃狗彷彿知道眼前是誰似的，嗚的一聲吓的縮回了身子，扒在石板道上，鐵家的大門虛掩著，楚八爺心裏一陣激動，沒有經過通報推門跨了進去，裡面衝出一個含淚的白衣少婦，她在失措中啊了一聲，一看是楚八；顫聲道：

「楚大哥！」

人已摀住憔悴的臉龐嗚嗚地哭了起來，楚八心裏一陣酸楚，冷靜的道：

「鐵兄弟呢？」

那少婦惶恐的直搖手道：

「楚大哥，別進去，鐵錚已夠苦了，他不想見任何人，見了你，他會……他會……」

楚八顧不得這些了，移身向屋子裏撲去，乍入眼簾，楚八的心底如冰透了的空心蘿蔔，只見一條鐵錚錚的漢子，兩肩的琵琶骨上各穿透了兩根鐵絲，胸前的肋骨上也捲著根根纏繞的鐵線，而鐵錚那張圓嘟嘟的臉已成了蒼白色，鐵錚咬著牙忍著痛，吊掛在床上，額際上的珠汗如豆般的滴落下來，若非是個鐵打的漢子，早就痛死過去，他猶能咬牙苦撐著可見這個人是何等的豪氣了，楚八眼裏幾乎迸出了眼淚，道：

「兄弟，誰下的重手……」

鐵錚瞪著那雙赤紅的眼珠，從蒼白又帶黑的雙唇裡終於迸出了幾句話，顫喘道：

「是瘟神，他在逼問我你的下落……」

瘟神羅曉陽是江湖的大名人，他是有名的凶神惡煞，誰要落在他手裏，不死也得褪成皮，楚八心裏頓時一沉，毛三、苗子和蝎子已夠頭痛了，現在又加上一個瘟神羅曉陽，這夥人不約而同的全來了這裡，事情已不如想像中那麼單純了，他們是有意毀了六合，有意要除了楚八，楚八眼裏燃燒著憤烈的焰火，一隻手已握著鐵錚的手道：

「兄弟，這個仇咱們會報……」

驀地裏，一個冰冷的語聲，從後屋裏傳進來，道：

「還要報仇，楚八、鐵錚不是認識你不會有今天，你這個亡命的害的我兒子還不夠，現在，你立刻滾，滾晚了只怕瘟神那幫子人連我們的祖屋都燒了，楚八、楚八，我老太婆求求你，別再扯著我兒子不放了……」

衝出來的是個年歲已高的粗灰衣衫的老太婆，她一臉淚痕的指著楚八咆哮，楚八了解天下父母心，他低下頭黯然的道：

「大娘，是楚八害了鐵錚，你老人家打我罵我，我都接受，但要我不替鐵兄弟報仇，決辦不到……」

鐵家嫂子淒楚的哀求著：

「八爺，快走吧，這裡不宜久留……」

楚八嗯了一聲，那健碩的身子猛地一閃，他向鐵大娘和鐵家嫂子一拱手，人已挺立在屋外，萬戟跟隨了楚八爺多年，從沒見過他像今天這麼憤怒過，就是萬家樓子被洗，楚八還能保持著極度的冷靜，處理一切善後，而今，從他那酷厲而寒冰的眼神裏，萬戟知道仇恨已使這條漢子滿身的殺意，楚八孤零零的屹立在冷風裏，他的目光一直在老樹鎮上搜索，他在用他的鼻和眼搜尋他要尋找的獵物，猛然的一跺腳，楚八終於開了口，道：

「風二娘！」

老樹鎮有二寶，老瞎子的酒，風二娘的騷，酒香傳千里，風騷能迷萬人，風二娘在百里內的名氣並不遜於楚八，在風二娘的堂子裏有北國佳人、南地胭脂，多少名人異士，凶神窮慾，那個能逃過風二娘的手段，她手裏的粉頭上百，個個都是麗質佳人，上品之色，瘟神是個好色痞子，他不會放了到口的肉從嘴裡鬆了，也許在那裏會找到他，楚八決定往那裏闖一闖。

風二娘的廟還眞不小，磚瓦綠牆，紅氈舖地，老樹鎮雖不是個富遮之地，但，江湖豪客，惡中巨擘每每會在這裡出現，他們俱是風聞風二娘的丰姿，那股子能令人酥軟的騷動，大把大把的銀子就往風二娘的懷裏送，無非是想一親芳澤。

進得廳來，蒔花滿溢、溫香如春，在大紅波斯氈上，鶯鶯燕燕川流不息，在風二娘堂口裡

掌鍋的是小惠娟，這女人風騷不亞於風二娘，堂子裏大小事務她是一手包辦，楚八落了座，小惠娟搖幌著那對圓潤的臂肢陪著笑臉逛了過來，先奉口茶，瞇著那對能勾人魂魄的眼神，輕聲燕語般的笑道：

「八爺，你老難得來這裡，我給您介紹個鮮的……」

楚八對這種女人是沒有多大冒口的，小惠娟雖然是上上之選，嬌媚孤酥皆稱得上一流，但，八爺醉翁之意不在酒，淡冷地道：

「我要二姐！」

小惠娟是何等角色，在這種場面上她可知道什麼樣的人該給什麼樣的味，那雙會說話的眼梢略略一眨，已笑道：

「當然，當然，以八爺這樣的人物，當然要風二姐那樣的人侍候了，不過……」

楚八面色一沉，道：

「不講價，不討價，我現在就見她。」

小惠娟是這行的老祖宗，眼觀四海，鼻仰五湖，她自量自己在這一行道中還要混下去，楚八是六合的覇子，她不能哼哼也不能哈哈，連忙道：

「二姐有客！」

楚八的眼神一冷，道：

「瘟神！」

小惠娟再沉得住氣也不禁臉色大變，那嬌柔的身軀彷彷給人捶了一下，竟泛起一連串顫索，乾澀的笑道：

「八爺，你何必難爲我……」

八爺的身子猛地挺了起來，小惠娟頓時不知如何是好，正在不知如何應付的當口，突然在楚八耳邊響起一聲如銀鈴般笑聲，只見一個身穿翠綠長衫的風姿卓約女人搖著蓮步向這裡緩緩行來，她那張吹彈可破的玉靨，始終掛著那抹能消人火氣的笑意，淡逸的道：

「我說八爺，你不會是來砸我的場子吧。」

楚八淡冷的瞄了風二娘一眼，道：

「那要看二姐如何處理這場面了，在地面上，我楚八從不過問場子裏的事情，更不曾踏進過堂子的大門，今天楚八親自來了，二姐是如何答覆我……」

風二姐神色略異，道：

「你要什麼？」

楚八冷冷地道：

「二姐明明知道我要什麼？何必裝蒜！」

風二姐露出苦澀之色，道：

「八爺，你這是要我二姐的命，我們這行也有行規，決不涉入江湖中事，瘟神是在我的舖兒上，但是，我奉勸八爺一句，能閃就閃，別把自己的命硬往鬼門關塞，老瘟不是旁人，他早張了網在這裡等著你！」

楚八不屑的道：

「你們是一條道的……」

風二姐的神色一冷，道：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不能不依附著他在這行道裡混口飯吃，六合瓦解，你這位八爺也不過是徒負虛名而已，想拿六合的帽子壓我，嘿嘿，八爺，你錯了。」

眞是六月的臉翻的快，楚八心裏的怒火直沖眉梢，風二娘不過是老樹鎭小小的堂子就已不將楚八放在眼裏，往後六合還能在地面上闖麼？風二娘的話語甫落，楚八已感覺出人影幌動了，數十道人影已將這裡圍繞，枝枝冷劍出鞘，把把光刀移幌，楚八仰天大笑了，他彷彿許久沒經歷這場面了，一股萬殺的豪情陡然從心湖裏蕩湧出來，目光流閃在每個狠厲角色的臉上，在那些面孔中，他想追尋出瘟神的位置，萬戟機伶伶地瞄視著全場，他的指尖在劍柄間移幌，隨時都可拔劍，風二娘和小惠娟後退著，這兩個女人大風大浪裡走過不知多少回，在什麼場合中保護自己是她們活下去的本錢，楚八沉冷的道：

「叫瘟神出來。」

只聽一聲長笑從垂落的珠簾中傳來，那垂簾在一陣翻移下，瘟神終於現身了，他面容蒼白的像個病伕，兩道力削似的眉頭直聳入額頭，一雙眼神毒的能讓人感覺不出他有點人味，隨在他身後是兩個半駝的矮胖子，一個藍布衫，一個灰長袍，三個人同時落進楚八的眼裏，楚八爺的眼裏噴火了，冷冷地道：

「眞想不到名傳江湖的三慾神全來了，我楚八何其有幸能蒙三位爺的照應了……」

他向萬戟一笑，又道：

「小萬，你認識這三位爺麼？」

萬戟淡淡地道：

「瘟神兩旁一定是窮神和惡神了，江湖三神惡傳千里，眞想不到咱們運氣眞好，平常想找一個都不容易，現在三個全到了……」

楚八哈哈地道：

「說的好，這樣讓我們省了事。」

瘟神嘿嘿地道：

「楚八，你還是那麼狂，可惜你今天要狂進姥姥家了，我們兄弟在這裡等候多時了，你瞧瞧這班子兄弟，全是沖著你來的，毛三要你的命，苗子要砍你的腦袋，蝎子要挫你的骨，而我，嘿嘿要拘你的魂，毛三、苗子他們沒有我幸運，他們洗了萬家樓子也沒從地上把你挖出來，而我，嘿嘿，只不過穿了鐵錚的琵琶骨就將你這吊操的逼出來了，嘿嘿，楚八，你這是活該倒霉……」

他不提萬家樓子，不提鐵錚，楚八那股燃燒的怒火也許還不會燒燃的那麼快，提起萬家樓子，百來口的人命讓楚八的血淚沸騰，快要炸了的怒火頓時爆發出來，一柄覇寒如水的冷劍已嗆然的展現出來，瘟神、窮神和惡神可認得楚八這柄名傳天下的血腸劍，他們俱知道楚八的劍有懾人魂魄的功力，三個人身形同時一晃，三柄劍也同時亮了出來，而四週也响起了鼓燥，瘟神沉聲道：

「兄弟，聽著，誰要先拿下楚八的腦袋黃金百兩，能砍他一刀的黃金十兩，你們有本事砍吧。」

瘟神眞是滑溜的像頭千年狐狸，他們三惡神決不會搶先和楚八動手，他們知道楚八是個什麼樣的人物，由自己那幫子小兄弟先動手，至少會耗掉楚八那身精力，在重賞之下，七八十個黑衣慄悍的漢子全眼紅了，黃金十兩是夠他們在風二娘的堂子裡玩上個大半夜，如果僥倖砍了楚八，那豈不是成了小富翁了，在一邊喊殺聲，那些漢子有若出巢的蜂子般，向楚八和萬戟他們湧殺將過來。

楚八長笑道：

「小萬，盡量幹，別顧我，最好別留活口。」

留活口，萬戟心裏早就不存有活口的打算，他的劍迅快的劈了出去，迎向最先向楚八爺撲來的七個漢子，小萬不但劍法好，更善於拼命，他決不會放棄任何一條給予敵人重創的機會，七條人影在電光石火間和他剛剛擦身而過，小萬的劍借雙方觸及會面的剎那，已斜刺裡將向他首先下手的那個漢子胸口穿去，他手法快又靈巧，那漢子的劍尚未進出已慘叫一聲，人已畏縮在地面上，小萬迅快的拔出劍，眨眼間砍倒了兩個，他這一快速的出來，連著幹掉三個，頓時使旁邊的人知道小萬原來也是高手。

楚八爺的身形更快，他連對方近身的機會都不給，那柄血腸劍在他手裏有如遨遊天際的紅龍似的，劍刃上洒著斑斑血漬，八九條漢子就這樣的毀在他的血腸劍下，他那威赫的攻勢頓時令那些搶攻的漢子震懾住了，楚八並不給予敵方有稍從的機會，他人似一縷淡逸的輕煙，一劍插進左邊一個漢子的肚子裡，雙脚一蹬，那漢子連人帶血的撞向牆邊，而左手一掌拍出，正好

拍在右邊又跑過來那個漢子的腦袋上，血腥四溢挾雜著悽厲的慘嗥，楚八身形不斷的又衝向迎面的一個漢子，這回他根本沒有出劍，而是左拳筆直搗出，眞慘，那一拳竟陷進那漢子的肋骨裏，楚八抽出手來，拳頭上全是血紅一片，這種幹法和打法只吓得那些妄得黃金的漢子怯了步，他們面上俱露惶恐之色，而沒有人再往楚八的身邊靠近了，僅僅是剎那間的功夫，地下已躺下了十五條慄形漢子，人人都沒得個全屍，瘟神窮神惡神已經是夠狠厲的角色了，當他們目睹楚八這超凡的殺人手法後，他們心中也自認辦不到楚八這樣的快利。

風二娘和小惠娟全給楚八這份威勢給吓住了，她倆是歡暢中的佼佼者，那有不識得厲害之理，兩個人互換了一下眼色，知道得罪楚八，她倆活計將很難再幹了……

驀地裏，大門外响起一聲震天大吼，只見五六條漢子在兩個挨刀的漢子率領下向這裡衝殺過來，他逢人便砍，手脚俐落的不給對方有還擊的機會，這夥人身手快，剎那間已傾倒了好幾個瘟神的手下。

只見那莽漢大刀一翻，叫道：

「屬下雷一刀向霸子報到！」

楚八唇角上翻起一抹笑意，道：

「老雷，傳命下去守住外面，咱們決不放走一個！」

雷一刀是楚八爺手下十八條血性漢子之一，他刀法精，功力厚，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叫什麼？只知道他姓雷，由那快閃的刀法裏，人人稱他爲一刀，雷一刀之名也就不徑而走，他揮刀如尼，大聲道：

「放心，咱們的兄弟已將這裡重重包圍了！」

瘟神的神情隨著一變，他知道楚八有部份人來跟隨其後，但，決想不到他們來的這麼快，他那知道六合幫有六合的聯絡暗號，楚八進了風二姐的堂子，小萬已暗暗留了暗記，那十來條漢子摸進老樹鎭後，就暗暗向這裡集中，雷一刀衝殺進來，正是告訴楚八知道，兄弟全齊了。

瘟神的眉頭一皺，嘿嘿地道：

「兄弟，咱們本來張了網等大魚上鈎，沒想到楚八這雜碎反將了咱們一軍，咱們三兄弟如果不將這雜碎撕了，苗子和蝎子不笑死了才怪……」

惡神呸地一聲道：

「那就幹了他……」

窮神和惡神兩個人的肩膀不過是略略一晃，兩個人的身子已貼著地面衝移過來，而瘟神借這兩兄弟攻擊的頃刻間，一縷劍光飄空向楚八落下，名聞江湖的三惡神聯手對付楚八爺，在道上已是件大事，楚八能單獨拼鬥這三個惡煞固是不易，他秉持著一身所學，血腸劍有若劃空的

流星，在瘟神攻來的一剎那，七層劍浪層疊的向這個人捲去，四柄劍有若吸鐵般的交擊在一起，叮叮聲中迸射著火光，沒有人能看清這四條人影是如翻騰飛躍，但在交錯的殺伐中，有人看見楚八的左手一指，已挖進窮神的大眼裏，眞夠狠厲的，窮神在一聲慘叫中，一顆如荔枝般大的眼珠子已硬給楚八掏挖了出來，楚八的身手太快了，他那握住的眼珠子嗚地射向撲來的惡神身上，噗地一聲，圓碩滾滾而帶血漬的黑白眼珠已嵌進惡神的腦門口，惡神的腦袋蓋有若硬嵌進去的珠子，在慘厲的嗥叫聲中，人已仰翻在地上，一股血漿從腦門上流下來！

窮神在地上翻滾，惡神腦碎而絕，瘟神却在長嘯聲中向屋頂射去，撞破了瓦頂，人已疾飄而去，他眞是個聰明的東西，撇下了跟他生死不渝的兄弟，一個人拔腿溜了，小萬的身子疾速射去，沉聲道：

「攔住他……」

守候在屋外的兄弟响起一連串殺聲，楚八屹立在地上有如神般的望著在地上翻滾的窮神，他並不急著追殺瘟神，他知道如果瘟神想走，誰也留不下他，但，惡神雖死，窮神猶在，他相信他能讓窮神說去瘟神的去處。

雷一刀已將屋裡的漢子處理的差不多了，道：

「覇子，這些人！」

其餘的漢子早已歇了手，他們被這凶烈的殺戮震懾住了，沒有一個敢再蛰擧妄動，楚八揮手，道：

「叫他們滾！」

彷彿是大赦一樣，那拜瘟神的手下，早已偷偷的散了，他們溜的像隻老鼠，屋外的漢子是得到雷一刀的訊息，閃開一條路，讓這些亡命之徒狂意而去。

風二娘人在哆嗦著，她是嘴上狠，心裏怕，瘟神一跑，她已拉著小惠娟含著淚卜地跪在楚八的面前，顫聲的道：

「八爺，風二娘有眼無珠開罪了您八爺，這堂子是開是關，全憑八爺您一句話，我二姐是自個兒往火坑裡跳，不關大夥姐妹的事……」

楚八制止了風二娘再繼續說下去，道：

「二姐，堂子你照開，六合兄弟不會踏進堂子半步，日後，只希望二姐別再那麼勢力眼，今天是遇上了我楚八，換了別人不會那麼好說話。」

風二娘感激的道：

「多謝八爺，我……」

楚八再看她一眼，道：

「把那位窮者爺架起來……」

惡神已死，窮神成了獨眼龍，他被楚八挖掉一隻左眼，凶威早失，雷一刀伸手，將這宰子揪起來，別看窮神平日那副耀武揚威的狠勁，這刻他可知道自己是栽在誰的手裏，眼睛瞎了一個，無異讓他失了仗持，他忍著痛，冷冷地道：

「八爺，給我個痛快！」

楚八冷哼一聲，如冰渣子似的透進窮神的心裏，道：

「說，瘟神會藏在那裏？」

窮神了解不說的後果，惡人自有惡人磨，雷一刀早已虎視眈眈的瞪在那裏，他只要有半句話是假，那條老命就要毀在雷一刀的手裏，窮神大聲道：

「我不知道。」

他在逞英漢子，裝好樣的，雷一刀眞是雷一刀，手裏的刀霍地指在窮神的肚子上，冷冷的道：

「你要我給你開膛……」

窮神顫聲道：

「你敢……」

雷一刀哼地一聲道：

「我有什麼不敢……」

那一刀切下，果然是腸肚開了，窮神慘叫一聲，鮮血已冒了出來，一個肚子兩邊一分，腸子頓時從肚子裏湧了出來，窮神慘叫一聲，人已在地上翻滾——

楚八眉頭一皺，道：

「老雷！」

雷一刀大笑道：

「覇子，別怪我手段殘忍，萬家樓子多少人命毀在這些兒手裏，鐵錚鐵大哥何辜，遭他們那樣修理，我饒了他們，天也不會饒他們，咱們這是替天行道……」

楚八揮揮手，道：

「上路！」

雷一刀和小萬不敢再多吭聲，他們知道他們的覇子脾氣，愈是生氣愈不會說話，屋外的兄弟早已蓄勢待發了，他們像此地刮起來的頂頭風，瞬息間已消逝在蒼茫的天色裏，黃土路面上，捲起了道道的黃霧……

二

深夜。

夜涼如水，寒冷的風吹起了縷縷風嘯，林葉隨著風聲簌簌而响，遠山那間無名的神廟，此刻忽然响起了一連串清脆而肅默的鐘響，嫋嫋的餘音在空中緩緩而散，使這寒寂的長夜平添了幾許淒涼，沿著平階而上，十八條血性漢子俱恭身的畢立在寺廟的兩旁，靜靜的寺廟裡透著縷縷燭光，橫匾書守著「無名」二字，兩頭石獅子左右而立，廟雖無名，神威猶在，人立廟前，自然而然能感受到那股莊嚴和肅默，楚八那張嚴厲的臉上掠過一抹激動而熟悉之色，遠眺著神廟四週的夜景，曾幾何時？自己也曾是這裡的常客，誦經拜佛，修功習劍曾是自己日常的課程，苦修的三年日子使自己與老僧有同樣的思緒，誦經禮佛是禮讚佛祖的仁慈，陳劍修身是健康自己的體魄，那段日子裏，他隨老師父日起日落，千遍一律的清苦日子，也曾厭煩而有偷跑下山的慾念，但老師父諄諄相教的苦心令他感動而虛心……意念如流轉的電閃，片片過去的景像在眼前飛過，也許是近鄉情怯，也許是情深義重，楚八遲遲沒踏進廟門之中，神廟裡又傳出老師父低啞而蒼老的誦經聲，篤篤的木魚在夜風裏飄揚，一句月蟬經還是那麼熟悉的傳進

楚八的耳裏，突然，木魚敲擊聲曳然而逝，只見老師父一身灰袍，佝僂著身子遲緩的從神殿前站起來，一雙目双慈祥而和煦的望著站在門檻前的楚八，他蒼老的道：

「進來吧，小八！」

老師父從不以師父自居，和楚八是朋友也是師友，那句小八，令楚八心裏流過一股暖流，熟悉的有若慈父的召喚，他眞想撲過去伏在老師父身上痛哭一場，但，老師父從不喜歡喜怒哀樂掛在臉上，他教他情在心中，何需形諸於外，遇事冷靜切莫情緒，雖然已事隔多年，諄諄教言依猶在耳，楚八沉冷的進了廟裏，他只握了握老師父的手，依慣例在佛前拈了信香，老師父望著自己調教出的徒弟，僅以淡淡地口吻，道：

「看你面帶煞氣，眉有隱緒，小八，你有了困難？」

老師父善觀天象，熟易經，能閱人，更算未來，楚八的面相一落入老師父眼裏，過去未來盡入老師父眼裏，楚八面有愧色，道：

「老師父神眼，弟子確實有了麻煩。」

老師父沉思道：

「你眉有殺氣，心有血意，仇念已像蠶網似的網住了你，這是刼也是難，我老師父想挽回狂瀾，只怕力有未逮，只願你少殺生，多寬恕！」

點點頭，楚八恭聲道：

「弟子明白。」

老師父雙目一垂，緩緩坐在蒲園上，道：

「你來找我一定有所求……」

楚八嗯了一聲道：

「弟子要取血牙……」

血牙……二字一入老師父耳裏，以數十年佛學潛修的涵養居然是神色一變，他那雙微開的雙目逼射出一道寒酷的冷光，半响沒有說話，楚八站在那裏，四目交射，居然令楚八感覺出一股從沒有過的寒意，楚八顫聲道：

「老師父……」

老師父終於長嘆了口氣，道：

「血牙刀是楚家老爺子親手交給老衲保管的，當初楚老爺子把血腸劍血牙刀一併交給我的時候就說過，血腸給小八，血牙要保存，此物最不祥，嗜殺是其性，小八，難道你忘了你爹的話……」

楚八眼裏泛射著晶瑩的淚光，他永遠不會忘了父親的交待，血牙刀嗜殺，是聞名武林的十大凶器之首，此器雖名曰刀，其實是似劍沖劍，似刀非刀的穿喉利双，它有十三把裝在皮囊裏，只要將皮囊纏在腰際，十三柄血牙刀陡時可彈發而至，其父楚雲爲了血牙刀而喪命，感其覇道而將此刀藏於神廟中，非不得已決不可輕易從現江湖，血牙刀是楚家之物，楚八要取回此器，老師父自不便拒絕，唯有將血牙刀的後果先告訴楚八。

楚八黯然的道：

「弟子當謹記父言，少殺生……」

老師父長嘆一聲道：

「令尊爲了這十三把血牙送了命，江湖上如果知道此刀重現道上，只怕那些死在此刀下的後人會找上你，小八，你會枉樹強敵，何不……」

楚八何嘗不知道血牙刀的威名，道上同源若知道塵封武林的血牙又重現江湖，只怕無數殺手會找自己拼命，但，眼下毛三、苗子、蝎子毀了六合幫，洗了象徵六合精神的萬家樓子，那無異是讓楚八死無葬身之地，更何況楚八爺有意知道其父楚雲是死在那些人之手，藉這十三柄血牙，或許能將父仇的凶手引出來，楚八已沒有選擇，道：

「老師父，弟子全明白。」

老師父愼重的道：

「不後悔……」

楚八爺斬釘截鐵的道：

「永不後悔。」

老師父長袍微拂，人已自蒲園上站了起來，道：

「血牙十三刀是楚施主拼其一生得來的利器，現在它就物歸原主，我已把它壓在神龕上，希望能借佛祖的神光化解它的凶厲，但願你能謹記，少殺生，少顯露，當心凶禍上身……」

字字如金石般的敲進楚八的心坎裡，他恭謹的凝立在神龕前，老師父果然從神龕下拿出那十三柄聞名天下的血牙小刀，暗黑的皮囊彷彿沾滿了血腥般的令人矚目，一十三把小刀斜插在皮囊中，隻隻小刀泛射出條條寒厲的冷光，如魔鬼的牙叉般的那麼令人驚心，楚八只覺心田裏有股衝動的熾熱在洶湧，以他那沉穩的功力，居然也會有這種異常的感受，他的心一沉，彷彿有道千斤重擔已壓在他的肩上，鐵肩擔道義、辣手蕩江湖，他知道，自己接下的不僅僅是十三柄血牙刀，還有挑不盡的江湖道義，當著老師父的面，當著佛祖前，他已承接了無數的恩怨和情仇，楚八爺沒有將皮囊繫在腰際，而是斜掛在肩上，老師父詫異的道：

「你爹傳給你如何使用它了？」

楚八搖搖頭道：

「沒有，我也不明白爲什麼？直覺的想斜披在肩上，老師父，難道我掛在的方式不對……」

老師父口喧佛號，合什道：

「天意，天意，血牙正是這種用法……」

彷彿有隻看不見的魔牙，替楚八配置上血牙刀的帶法，楚八有了血牙十三刀，突然覺得有股從未有過的豪情和胆識充塞在他的心田，也像是自己突然得了十三名殺手般的那種狂喜，但楚八決不會被那股莫名的狂喜沖昏了頭，他知道自己往後的江湖道上更加多舛和險阻，所揹負的仇怨將使自己疲於奔命，老師父嘆氣道：

「你心頭有種狂熱……」

楚八一怔道：

「你知道……」

老師父語重心長的道：

「令尊將它交給我的時候，我會有種莫名的衝動，如果我定力不夠，一定會去試刀，從那次，我知道它爲何會名列十凶之首了，小八，它嗜血，它好殺，當初給它取名血牙，定是鑄刀

之人知道它的凶厲，你小心……」

楚八點頭道：

「我終於明白爹爹爲何將它寄在神廟裡了，它是柄不平凡的刀，它有靈性，有詭異的魔力，爹當年若不是血牙離身，也不會死在仇家之手……」

老師父揮手道：

「別追問過去，你去吧。」

楚八想向老師父跪拜，老師父却已轉身面向神佛，他知道老師父的脾氣，默默地退出神廟，風在廟外狂嘯，十八條血性漢子守置著站立在廟前，一揮手，十八道人影已飄向石階，楚八在兄弟的陪伴下向山下行去。

山上又响起老師父的撞鐘聲，嫋嫋的餘音一直在山谷裏迴蕩，朦朧中，在一片隱隱的黑霧裡，有一張酷冷的臉從廟後伸了出來，他那雙冷漠的眼神直似要看透了老師父的心事，一移身，人已站在廟院中，老師父耳目何等聰靈，這人一現身，他已冷冷地道：

「該聽到的你都聽到了，該看到的你也看到了，施主，這半個月來你常常偷窺老衲的隱私，居心何在？」

這個人雙目如兀鷹般的敏銳，目光在神廟裡略略一瞄，人已站在老師父的面前，冷冷地道

「他可是楚雲的兒子？」

老師父一震，道：

「出家人不打誑話，不錯，他是楚雲的兒子，小八！」

那人面上忽然掠過一抹殺氣，冷聲道：

「十三柄血牙刀也交給他了？」

老師父淡淡地道：

「一切都瞞不過施主的慧眼，你應該比我明白……」

那人脚一跺，道：

「你該死。」

他眞恨不得給自己一巴掌，這半個多月來，他白白守候在老師父的神廟，總希望能發現血牙刀的踪影，但老師父心如靜潭，從沒有展示這十三柄名聞天下的凶刀，他也曾趁老師父上山散步或打柴的時候，進廟裏搜尋過，從沒有發現它的踪影，他一直想偷出這十三柄血牙，但，他失敗了，他從沒想到這十三柄血牙刀會藏在神龕下面，佛祖慈悲，血牙凶厲，他怎麼也不會想到老師父會將它放在佛祖座下，當然，他永遠不會了解老師父那股苦心，要以佛法化去它的

凶厲。

老師父對這個陌生漢子暴跳如雷的神情恍如未見一樣，他合什道：

「施主要超度老衲……」

那人嘿嘿地道：

「老師父，你知道我是誰？」

老師父淡淡地道：

「知與不知又何妨？但憑善念存心房……」

那人厲聲道：

「我黃蜂，黃蜂尾上針世間最毒，你交不出血牙刀，我會要你的命，也會燒了這座廟，否則，嘿嘿，實難消我心頭之恨……」

老師父心頭頓時劇烈的一震，他雖然出家已久，禪定功夫已保，但是，黃蜂之名也令人心顫神搖，橫行黑山白水，五湖四海的大殺手——黃蜂，道上不知此人者鮮少，他不但殺人，還會刼財刼色，素有惡夜殺手之名，老師父合什道：

「施主要殺老衲，不怕因果報應……」

黃蜂不屑的道：

「要有因果早該有了，要有報應也早該報了，我黃蜂殺人無數，報應在那？……」

老師父搖搖頭道：

「不是不報，是時辰未到……」

黃蜂嘿嘿地道：

「老東西，死的是你，報應的也是你，今夜我拿不到血牙十三刀，就拿你先來開刀……」

話聲一落，他忽然仰天一聲長嘯，但聞遠遠的神廟底下响起一連串快速的蹄聲，夜色裏，只見五匹快騎快速的向神廟前如箭簇般的向這裡奔馳而來，馬上五條壯碩的漢子凶惡的飛撲而來，他們個個身手狡捷，五條牛皮索已邊快的套在老師父的身上，老師父有如老僧入定的凝立在地上，任那五個漢子將自己手脚和頭上套上牛索。

黃蜂冷冷地道：

「老東西，我要五馬分屍……」

老師父合什，道：

「施主，你會後悔……」

黃蜂厲聲道：

「後悔個屁，兄弟給我殺……」

那五條漢子俱是黃蜂手下，黃蜂語音一落，五個人同時吆喝一聲，五匹健馬長嘶一聲，各自往不同方向奔去，此刻，老師父四肢和脖子俱已栓上牛皮索，五匹健馬快速的奔去，只見牛索已拉的綳緊，只聽老師父一聲大喝，五條漢子同時由馬上栽了下來，人人眉心上插了一柄小刀，那五個健碩的漢子連慘叫都喊不出來，便已死在石地上，而牛索早已斷裂數段，老師父依然凝立在那裏，面不喘氣不湧的冷冷瞄著黃蜂，黃蜂目睹老師父這一身蓋世武功，吓得神色慘變，楞楞的僵立在地上，半响，道：

「血牙……血牙……」

老師父面上一陣冷清，道：

「算你還有點眼力，一眼能看出那是血牙刀，血牙十三刀是天下十大凶器之首，我老師父豈會輕易與人……」

黃蜂顫聲道：

「你交給楚八的難道不是血牙……」

老師父冷冷地道：

「是血牙十三刀，而且是眞正的血牙刀，不過在交給他之前，我老師父已複製了十三柄血牙刀，跟他手裏的刀一模一樣，往後，我老師父要殺誰就殺誰，江湖上會把一切帳算在楚八的身上，可惜，楚八永遠也不會想到會栽在我老師父的手裏……」

黃蜂突然靈機一動，道：

「我明白了，你根本不是老師父，天下有誰不知道老師父是楚雲的好朋友，也是楚八的啓蒙恩師，如果你是老師父，你決不會陷害小八……」

老師父哈哈大笑道：

「我不是老師父，我是誰？」

黃蜂沉思道：

「天下易容能唯妙唯肖，連楚八這麼精明的都能瞞過的，捨東魔外，在下實在想不出還有那個有這麼大本事！」

老師父是個何等沉著的老江湖了，黃蜂這句話居然令他心顫魂搖，他本來以爲自己做的天衣無縫，舉世必能看出這個秘密者不多，那想到黃蜂居然能在一瞬間就猜出他的來歷，老師父沉思，道：

「你憑什麼說我是東魔！」

黃蜂嘿嘿地道：

「老師父，別忘了，我黃蜂在這裡守候了半個多月，爲了那十三把血牙，我幾乎天天都記錄老師父的行踪，及生活習慣，老師父有一種最大的習慣，不論刮風下雨，他每天午後必定到寺後小泉處洗澡，而你，却沒有洗澡的習慣，我曾經研究過這種習慣的轉變，最後，我判定你不是老師父……」

老師父垂目沉思，道：

「那又怎麼能斷定我是東魔呢？」

黃蜂得意的道：

「這更容易了，東魔易容之術獨步天下，但，不管如何變，東魔那雙脚永遠變不了，他脚小如七寸，如女人的金蓮，我只要看看你的脚就知道你是誰了？」

果然，老師父的脚小的僅有七八寸，他雖然以褲脚掩住，但稍爲留意，還是能看出倪端，老師父心神略震，仰天大笑道：

「黃蜂，你果然是個不同凡响的殺手，可惜，你知道的秘密太多了，知道秘密愈多死的愈快……」

黃蜂神色微微一變，霍地一退，道：

「你不會殺我……」

老師父一怔道：

「爲什麼？」

黃蜂大笑道：

「因爲我還有利用價值，我知道名聞天下的東魔雖然獨來獨往慣了，但，確有稱霸天下之意，你缺少人手，缺少能爲你賣命的人手，而我，正是你要選擇的人，東魔，咱們互相利用，兩合則有利，分則兩害，你可以考慮考慮，是殺我呢？還是用我……」

東魔兩眼一直盯在黃蜂身上，沉思道：

「你爲什麼要和我合作？」

黃蜂嘿嘿地道：

「道理太簡單了，我幹殺手已有十來年了，各路兄弟，幫會門派，那裏都容不下我了，所以我才想盜取血牙十三刀，有了你的庇護，我便有了護身符，如果我不依附著你，江湖上還有容我之處麼？」

東魔聞言哈哈大笑道：

「好，黃蜂，我暫時不殺你，不過我也不信任你，即然你是個殺手，你先替老夫殺了葉超，落日刀葉超是你的兄弟，也是好朋友，你殺他，他永遠也不會料到……」

黃蜂心神一顫，落日刀葉超是神刀門的大執法，在神刀門中有極高的地位，他和他有不凡的交情，兩人視爲兄弟，如今東魔頭一件差事就是這麼辣手的事情，他呆了一呆，道：

「爲什麼要殺他？他惹了你……」

東魔冷笑道：

「這是給楚八的往後生涯鋪路，他擁有血牙十三刀，豈能容神刀門張狂，殺了葉超，留下血牙刀的破綻，你想想看，道上的刀客那個不人人自危，將一切罪推到他頭上，而我們予取予求，利用血牙刀除去該除去的人！」

黃蜂大惊道：

「你要他揹黑鍋……」

東魔冷笑道：

「報仇的方式很多，這只是我報復的手段之一，誰叫楚八錯投了胎，要投在楚雲的名下……」

話竟隨著夜風飄傳過來，字字句句是那麼酷厲，黃蜂只覺心底寒顫，徐徐寒意從心底裏冒出來，但，他知道自己惹不起東魔，他更知道自己已全落在東魔的掌握中，他沉默的站在風地裏，腦子裏思索要如何去殺葉超……

冷風如刀双般在呼嘯，借著沉吟的夜色，十八騎如風雲電閃的向前奔馳，遠處狗叫不絕，路邊林葉簌簌而响，使這黝黑的夜裡顯得更加荒涼，迎著撲面的冷風，迎著拂面的寒意，楚八心裏感覺出絲絲涼意，從揮別神廟開始，一路奔馳，他始終未發一言，雖然血牙十三刀已歸屬於他，但，心裏始終是沉甸甸的，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名聞天下的血牙刀在自己身上竟然沒有半點喜悅之感，反而有愈來愈沉重的壓力感，他想起老師父對待自己的恩情，而自己却無法隨侍在旁，照顧他的生活起居，心裏頓覺歉然，忽然，一點靈光閃現在他的腦海裏，他發現老師父的鼻音有重濁的現象，說話不似往昔那麼爽明，更令他不解的，老師父的脚也似乎變小了，難道一個人的年歲會隨著無情的歲月使自己的雙脚都起了變化，此刻腦海中意念流閃，耳邊蹄聲篤篤，驀然間，一股冷流從心底裏流過，他機警的向還處一瞄，左手疾快的一揮，身後的十八個兄弟各自剎住了奔勢，眞是動作劃一的釘立在地上，雷一刀追隨八爺多年，楚八的任何一個動作都能傳達出八爺內心的任何訊息，他目梢子向各地一望，低聲道：

「八爺，有動靜？」

楚八嗯了一聲道：

「在前邊那片大坡地裡，好像有點不對勁……」

雷一刀立刻伏在地上，耳朵貼在地面上，凝神的聽了一會，道：

「不錯，有脚步聲……」

楚八冷笑道：

「還有沉濁的呼吸聲……」

在這方面，楚八的機警就強過老雷太多了，他功力深厚，五十尺內任何聲响都瞞不過他那雙耳目，楚八那雙寒厲的目叉向自己兄弟略略示意，十八騎已分散開來，他們俱是道上兄弟，應變的能力自是高人一等，他們首尾相接，各有一定的距離，隨時能接應自己人，雷一刀和萬戟已貼在楚八的身後，一行人謹愼的向前行去。

驀然——

遠處的林子裏响起一聲長嘯，黝黑的林子裏人影幌動，七八十條黑衣漢子如蜂湧似的向這邊困來，楚八爺面上漾起一抹不屑的笑意，沉聲道：

「何方朋友，先報個名來？」

此刻楚戈四面，楚八眼裏彷彿又看見萬家樓子那片慘狀，他雙目佈滿血絲，渴望來的是毛三，他要替萬家樓子上百條性命討回公道，他要爲自己妹子討回那條命，十八條漢子，十八樣銳利的武器，已磨得透光，楚八只要一聲命令，這些漢子會竭盡全力的爲自己的覇子拼命，個個機警的隨時準備殺伐。

半响，林子裏傳出一聲冷笑，嘿嘿地道：

「八爺，兄弟久候了！」

語音好冷好冷，彷如吹自九幽的寒森，隨著話聲，楚八看見一個身穿銀衣的漢子，在四個藍袍漢子的擁簇下，已向這邊行來，而四周的數十條黑衣漢子，扇形般的向楚八這邊包圍過來了。

楚八心裏略略一震，冲霄的殺氣燃上眉頭，冷冷地道：

「苗子。」

這話飄進兄弟夥的耳裏，大家心中俱是一緊，毛三手下頭一個難纏難惹的人就是苗子，苗子是個狠厲的角色，道上朋友有誰不曉得苗大爺是何許人物，苗子那雙目叉如利劍般的逼視著楚八，他嘿嘿地道：

「老楚，久違了，六合聯盟全散了，爲了你一個人，兄弟們日夜都在奔波，我們已跟踪了你有半個多月，你他媽的眞機靈，每次都能逃脫了，今夜，我不信你插翅還能飛出我的掌心去……」

嗯，楚八淡淡地道：

「苗子，我不想飛了，我想殺人了，往昔，念在咱們相識的份上，一直不想過份，結果，

毛三、你、蝎子，個個仁武仁六的殺我兄弟，毀六合寨子，這些血債是你們償還的時候了……」

苗子大笑道：

「楚八，你這是跟苗大爺說話麼？六合幫的日子已過去這許多年了，你們六合兄弟在地面上作威作福，毛三、我、蝎子早看不慣了，如今，嘿嘿，只要宰了你，六合就算瓦解了，往後天下是我兄弟的……」

楚八不屑的道：

「你作夢……」

苗子還想說話，他身旁的四條漢子已如風似的搶了出來，楚八一怔，這四個怪里怪氣的漢子俱是眼生的緊，不像是在六合地面混的兄弟，腦中意念流閃，暗中心神一震，那張奇冷的臉上頓時掠過一條訝異，那四個漢子俱是一色的紫袍，藩刀似的勾魂彎刀，一看就知是名聞天下的神刀門兄弟。

四柄彎刀如四道流灑的冷孤似的閃落下來，已繞著楚八的身邊飛閃，這四條酷冷的漢子俱面現殺氣的盯住了楚八，他們隨時準備給楚八一次痛擊。

楚八冷冷地道：

「眞想不到，苗子，神刀門也跟你們搭上線了……」

苗子呵呵地道：

「八爺，別忘了，神刀門是毛三毛大爺請來的殺手，他們負責取你腦袋而來的，本來不需要這麼愼重其事，毛三爲了穩紮穩打，所以請了這批朋友，如果不盡快除了你這根芒刺，我們毛爺連睡覺都會做惡夢……」

楚八聞言大笑道：

「毛三太瞧得起我了！」

他雙目一寒，瞪著那四個漢子，大聲道：

「報上名來。」

當先那個高大的藍袍漢子，冷冷地道：

「兄弟殺人，從不留姓留名，我們是爲銀子殺人，殺了你，領了銀子走人，如果不幸敗了，你也不必知道我們是誰？只要記住神刀門怨背不報，一定有人會找上你。」

話音冰冷，果然有股殺手的酷冷味道。

雷一刀大聲道：

「狂徒，我老雷先教訓你一頓……」

他身子一弓已彈了出來，一柄劍已抽出鞘外，那知楚八雷一刀一攔，道：

「老雷，這些見不得人的東西，是用不著兄弟們出手，他們玩刀，必然死在刀下，你先囑咐兄弟，千萬別放走苗子，今夜是你們復仇雪恨的開始……」

雷一刀應喏一聲道：

「好，覇子，小心點。」

楚八點點頭，移身迎向神刀門的殺手，道：

「朋友，不留姓不留名，倒也爽快，神刀門能在江湖上被譽爲神刀，自然是在刀法上有獨到之處，我楚八使用刀來領教領教四位的刀法！」

苗子聞言一怔道：

「你也用刀……」

苗子對楚八的底細知道不少，他的一柄血腸劍名滿天下，何時又玩起刀來了，苗子如墜五里雲霧，怎麼也想不通其中的道理。

楚八大笑道：

「玩刀有啥了不起，我的刀略略小了點……」

那四個神刀門兄弟還眞俱備了殺手的要領，不多言，不多問，四個人略略一施眼神，四柄快刀已急速閃電的向楚八砍了過來，神刀門的刀與普通的刀有些不一樣，薄而彎，講究的速度，這一刀砍下，當眞不給對方有喘息的機會，他們是想一刀致楚八於死地，四柄刀發自四個不同的方位，不論楚八如何閃避，都會挨上一刀，那知楚八不但不移退，他反而向前踏出半步，人已凌空拔起，在拔起的剎那，四柄刀已貼著他的靴底飄過，就在鋒利的刀鋒剛剛掠過的瞬息之間，楚八的手已按向掛在肋下的皮囊摸去，手裡已拈住了四柄血牙——

耳邊只聽一聲冷笑聲：

「去吧。」

任苗子功入化境，他也沒看楚八是如何出手的，但却感覺到有四點寒星帶著一抹冷嘯的向神刀門兄弟射去，慘叫之聲隨著不絕於耳，四條魁梧的漢子已仰天翻倒在地上，每人眉心中間插著一柄如狼牙似的小刀，那犀利的刀双在寒地裏泛射著清瑩的光暈，全場彷彿被一股寒冰凝結住了，沒有一絲聲響，俱望著倒地而死的漢子身上。

雷一刀和萬戟都被這種乎其技的血牙刀震懾住了。

半响——

苗子大叫道：

「血牙十三刀……」

他如夢初醒般的被楚八震懾住了，血牙十三刀名列天下十大凶器之首，發無聲，去無影，殺人於瞬間，道上兄弟，江湖同源能避過這凶厲小刀的人不多，楚八僅僅是一舉手，就毀了這四位神刀門的殺手，那份超絕的功力，剎那間震懾住了全場。

「血牙十三刀」五個字有如巨雷般的傳進每個人的耳中，苗子的手下俱知如遇上奪命咒符似的，各自往後退了數步，他們惊恐的盯住楚八，目梢子全盯住楚八爺的身上，唯恐奪命的血牙刀再次出手。

楚八隨意的殺了四名神刀門殺手，頓時把嗜殺成性的苗子給吓住了，他殺人也怕被人殺，殺人是件不太愉快的事，被殺更不是件愉快的事，苗子全神貫注的凝視著楚八爺的每個動作，臉色已有些蒼白。

楚八冷冷地道：

「苗子，過來。」

這一刻，楚八爺的話，每個字都是那麼鏗鏘有力，苗子只覺威風盡失，先前的豪性及勇氣已不知溜向何處？他全身一顫，道：

「八爺，你要殺我……」

苗子胆氣一向過人，但，這一刻他心底裏却突然產生一種莫名的懼意，他不知道自己在這一剎那何以會變的如此却弱，昔日的那股壯烈至鋼的性子居然不知跑去那裏，楚八爺這一吼，居然不自覺的向前踏了出去。

楚八不屑的道：

「你是想活麼？老苗，你手上沾了多少血腥，殺過多少江湖漢子，今夜是你自絕生路，血牙十三刀下有誰能逃得生命？嗯？」

苗子畢竟是個歷經大風大浪之徒，剎那間的畏縮並不表示是他眞正的胆却，他長長吸了口氣，嘿嘿地道：

「八爺，別忘了，苗子不是給人吓大的，雖然你手上擁有血牙十三刀，但，兄弟也不是省油之燈，何況，血牙十三刀再狠再厲也不過是一十三把，眼前你用了四把，充其量你手裏還有九把，我用九條命換你九把刀，楚八，剩下的就全看眞功夫了……

嘿，果然不愧是江湖上的老狐狸，任何風浪在他眼梢子溜過，他都能看出點門道，血牙十三刀快利奪命，却只能連續發十三把，刀子施出之後，必須盡連收回才能連續施用，苗子江湖門道精、經驗豐，僅眨眨眼就看出了血牙的弱點，他算準了楚八沒有機會收回發出的血牙刀，自己只要用兄弟的命換過這九柄利刀，楚八的能耐就算完了，苗子頓時自以爲已尋找出血牙刀的弱點了。

楚八大笑道：

「老苗，有你的，我小八手上這點玩意，你還摸的很透澈，來，九把刀裡有一柄是爲你留的，殺了你，你那股子兄弟能爲你拼命的只怕沒有幾人了……」

苗子心底一寒，想不到楚八也是那麼善解人意，剎那間就點破了自己的詭計，他了解血牙刀的覇利，如果楚八存心宰殺自己，那鋒利的刀刃還眞能要了自己這條老命，眼下自己是躲不過這場浩劫了，苗子心念一動，叱道：

「殺，兄弟，別給那龜兒子一點發動的機會……」

他權威之在毛三之下，這次自己是拍了胸脯吹了大牛，向毛三保證必能毀了楚八這一票兄弟，如果自己面對血牙刀而扯腿，只怕毛三、蝎子，會恥笑自己的無能，他丟不起這個人，也栽不起這跟斗，一聲冷喝之下，數十條漢子已向這邊衝殺過來。

數十條人影如勃起的隼鷹，個個凶煞惡神似的撲擊過來，楚八筆直的挺立在地上，面對著這些撲向死神手裏的事，連正眼也沒瞧上一眼，隨在他身後的雷一刀和萬戟，早已首尾相叨的發出一聲聲冷笑，就在他們的笑聲中，十八條血性漢子的刀已個個出鞘了，這十八條漢子是歷經風浪，曾經歷過無數次的大場面，苗子的手下雖然人數衆多，但却未必令這群漢子胆寒，他們各自選中了自己的目標，狠厲的迎上前去。

雷一刀首當其衝的吼道：

「兄弟，殺，宰了這些雜碎！」

在疾冷的風嘯裡，在寒凜的沉夜中，那酷厲的刀劍已隨著這頭悚的喊吶而發出怖厲的慘嚎，數十團人影疾起疾落的追殺著，頭一波的攻擊是凌厲的，苗子手下並不都是省油之徒，其中確有不泛之輩，饒是十八個生死兄弟拼盡生命撲殺，依舊是難擋其如潮水樣的攻勢。

慘叫不絕，地上已躺下了十餘條漢子，雷一刀雙目迸著濃烈的焰火，刀刀不會落空，而他自己却已掛了彩，萬戟畢竟還年輕，身勢靈活多了，他左突右衝，抽冷子哈對方一劍，剎那間，已宰殺了七八條漢子，但，十八個兄弟中也有幾個掛了點，傷勢也頗沉重，雷一刀看的火光四冒，厲吼道：

「龜兒子們，咱們拼了。」

這夥兄弟聞聲精神隨之一振，殺聲頓時震天，苗子早已洞測現場整個情勢，他知道單憑這十八人之力決阻遏不了自己這幫子手下的殺陣，面上不禁浮現出一抹詭秘的笑容，他呵呵地道：

「加把勁，兄弟，他們撐不下多久了。」

但，當他掀在嘴邊的笑容尚未消逝的剎那，他一眼看見楚八爺的手上已亮起了一柄血牙小

刀，那柄奪命人命的小刀有若張著巨盆大口似的老虎之口，正狠厲的面對著自己，苗子的心頓時一沉，有如沉入了冰玄的古潭，他疾速的閃移著自己的身子，道：

「老八，你……」

楚八如座神雕般的屹立在那裏，陰冷的道：

「你給我跪下……」

苗子只覺自己的身軀忽然一輭，幾乎眞的要跪了下去，但苗子畢竟不是個普通的人，在畏懼的那一瞬息間，他的凶性突然又自心底漾起，暴吼一聲，道：

「去你的！」

這三個字的字音猶拖在空中未逝，手裏的劍已如凌浪般的顫閃出來，迅烈的向楚八揮來，快速而準確。

但，楚八早算準了他這一招，在一陣冷笑聲中，手上的血牙小刀已如一抹精靈般的射了出去，眞是一柄不凡的小刀，嘎然聲中一閃而沒，只聽苗子慘叫一聲，人已歪歪斜斜的向旁邊倒去。

突然有人叫道：

「大哥掛了！」

這聲暴喊立刻使那些正在衝殺的兄弟產生了震憾的驚悸，在懼然中，紛紛向苗子身邊撲去，他們七手八脚的將苗子扶起來，而用人牆擋住了苗子。

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決不可失，雷一刀厲聲道：

「殺，別放走一個！」

借苗子躺下，他手下已無意戀戰的情形下，給了十八兄弟有乘的機會，刀光劍影中，又砍了十來個，而就在這時，人群中有人叫道：

「先退！」

苗子在衆人的護擁下向外撤去，雷一刀還要追殺，楚八已嘆口氣，道：

「讓他們去吧，咱們已佔盡便宜了。」

雷一刀惊地一聲道：

「算他們運氣！」

搖搖頭，楚八苦笑道：

「是咱們運氣，若不是苗子掛彩，咱們兄弟只怕會通通栽了，老雷，先看看兄弟有幾個傷了！」

萬戟立刻道：

「王小痴、寒重光、毛六、董七……兄弟死了六個，傷了八個，八爺，這一仗咱們損失不輕，想不到一個苗子就讓咱們兄弟折損了這麼多……」

楚八面上一陣黯然，慘聲道：

「厚葬他們，其他的……」

萬戟點頭道：

「會的……」

楚八凝重的向四野瞄了一眼，道：

「立刻退——」

雷一刀不解的道：

「苗子掛了，他們只怕聞風喪胆，早已溜了……」

搖搖頭，楚八語重心長的道：

「他們還會反撲……」

雷一刀一震，道：

「眞有種……」

他心裏雖然有點懷疑楚八的判斷，但，他對楚八料事如神的判斷一向也很佩服，嘴裡雖然猶疑，還是立刻下了決定，揮手道：

「咱們走！」

沉沉黑夜裡，他們動作快速的移向那座山頭的東方，死的兄弟暫時埋厝，傷的在兄弟的扶持下，移動的速度也算快的，可是……

遠處，响起了懾人魂神的狼嗥……

三

那要命的小刀斜斜插在苗子的脖子上，鮮血沿著薄刃流了出來，他躺在木床上，瞪著那雙凸起的眼珠子，一副極其可憐的啾著毛三和蝎子，毛三臉色凝重的檢視苗子的傷處，良久，他才長吐了口氣，道：

「還好，不會要了你的命……」

苗子顫聲道：

「我……」

毛三嘿嘿地道：

「我明白，你要剝了那兔宰子，行，他那些把兄弟已剩下七八個了，要活宰那小子太容易了，兄弟，忍著點，天亮之前，我毛三一定會提著楚八的人頭給你當球踢，現在，你靜靜的養傷，一切由大哥我作主……」

苗子痛苦的點了點頭，毛三和蝎子同時退出了房外，毛三那張臉忽然凝重起來，他步履沉重的向前踏著步，心裏一直在盤算楚八爺那票要命的小刀。

蝎子低聲道：

「毛老大，有把握麼？」

毛三的肩頭緊緊的皺在一起，道：

「血牙十三刀，天下十大凶器之首，楚八有這麼霸道的凶器做護身符，要毀了這狗養的還眞不容易，除非，咱們要犧牲多條漢子的命……」

蝎子一震，道：

「難道要咱們放手，瞧瞧苗子那副慘景，雖然僥倖保了那條命，至少也要躺上三五個月……」

毛三一擺手，沉思道：

「幹掉他，決不讓他活過今天……」

蝎子振奮的道：

「好呀，大哥，咱們去抄他……」

毛三嗯了一聲道：

「不要人多，我只要七八個人手就夠了，憑心而論，除了楚八扎手外，其餘的有那個能算上塊料，老雷，小萬，由你對付足足有餘，至於楚八，交給我來……」

蝎子點頭道：

「太好了，目前楚八那幫子兄弟能動手的也不過七八個人，咱們乘他們最脆弱的時候殺過去，必然能毀了他們這夥人……」

在毛三的挑選下，他愼密的選了追風黃沖，密宗巴札，加上他最信任的少林弟子谷峰，這陣容夠強夠壯了，全是江湖上一時之選，再加上蝎子和毛三自己，拼鬥楚八這夥人足足有餘了……。

毛三雖然是個粗漢，行起事來却愼密細緻，他把每個可能發生的章節仔細的分析過了，把應分配的人手都指名道姓的解說的很清楚了，他們動身了……

藉著濛濛的天色，他們向好漢坡行去。

寒悚的星兒猶在天邊眨著眼睛，嘎嘎冷風自林稍頂上拂過，在那斜坡的矮林子裏，兄弟們已躺在鬆輭的草叢裡，歷經長時期的廝殺，楚八的兄弟已勞累的躺下去喘口氣，眼看著受傷的兄弟，個個強忍著骨裂的痛苦，猶硬撐著不吭半响，楚八凝立在那裏，慨然的嘆道：

「眞是些好兄弟……」

兄弟中有人叫道：

「八爺，歇著點，待會兒也許還有一場硬拼……」

苦澀的一笑，楚八道：

「你們先歇會兒，我在這裡守著，看這陣勢，毛三這夥人決不會讓我們這麼輕鬆的活著，我太了解他了，他故意派苗子探探路，當他摸清楚咱們的底細後，他抽冷子給咱們個狠的……

……

雷一刀拍拍胸脯，道：

「來吧，兄弟們拼了這條命也不會皺個眉頭……」

夜離天亮前還是很漫長的，空際裏猶刮著寒峭的冷風，但，楚八這票兄弟胸中的熱血猶在沸騰著，他們那股寧死不屈的精神依舊滙聚著一股可怕的力量，雖然傷的傷，死的死，但，尚有一博之能……

忽然間，有人打了個寒噤，一股陰森而怖厲的寒意吹向每個人的心底，遠處响起沙礫翻動的細碎聲响，每個人的神情隨著一凜，個個抖索起精神嚴密的守著自己的方位，楚八朝前一站，手已揚起了勢子，那是告訴這夥兄弟，有情況了。

半响，楚八朝十丈之外，沉聲道：

「是那路朋友？在下楚八，這廂有禮了！」

他已感覺出丈外已有三人踪，人數不多，但，個個決對都能稱得上是高手，從對方的衣履

聲中，他判定來人俱非普通之輩，正是因爲這種判斷，而使他連想起可能是另一批武林人物，或許並不是沖著自己來的，因爲毛三那批人在行動之時，大多是以人多勢衆取勝，而這批人……

……

寒寒冷風中，忽聞毛三那响亮的聲音傳來，呵呵地道：

「八爺，久違了。」

眞是久違了，從萬家樓子慘案發生起，楚八極思劈了這梟霸，而毛三也正恨不能剝了他的皮，兩人却沒有機會碰上面，今夜，兩雄終於朝上面了，那刻骨銘心的恨意，自兩人心底中同時燃燒起來，隨著毛三的話聲，人影已自茫茫夜色中呈現出來，楚八的心陡然一緊，全身毛髮都彷彿豎了起來，仇人見面分外眼紅，萬家樓子那一幕又歷歷如繪的浮現在八爺眼裏，他鼻子裏重重一哼，道：

「毛三，我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毛三在兄弟的追隨下緩緩行了出來，陰沉的道：

「何其不幸？你遇上了我……」

楚八不屑而憤怒的道：

「太不幸了，從今夜起，江湖道上將不會再有你毛三這一號人物，你會像隻被宰殺的兔二爺似的，把屍躺在那裏，讓所有人唾棄……」

毛三那雙寒利的目刃突然一瞪，冷澀的道：

「楚八，光要嘴皮子是成不了大事的，瞧瞧你那班子兄弟的皺相，有幾個還能算個人物，今夜，毛三要讓你再跑了，毛三就是你養的婊子兒……」

好毒的咒咀，毛三把自己喻爲婊子養的，正表示他那顆極欲置楚八於死地的決心，萬戟是楚八兄弟中最沉得住氣的人，當他目梢子掠向毛三身後那些人時，他心底裏猛然一沉，他看見追風黃沖，密宗巴札，還有少林谷峰時，他知道八爺今夜遇上了當今江湖上最頂尖的殺手，毛三和蝎子已股難纏難惹了，再加上這幾塊料，形勢好惡在瞬息間就能判明了，他沉重的低聲道：

「八爺，那些人……」

八爺淡淡一笑道：

「我瞧見了，在六合地面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來的差不多了，黃沖、谷峰、還有那個番不番，人不人的巴札，他們全是毛三的狗腿子，今晚咱們就來個大收屍，要他們來的了，去不了……」

這番話字字句句落在毛三和蝎子的耳朵裏，巴札和谷峰俱是怒目瞪著楚八，他們眞恨不得

一掌劈了這個眼中釘，但，楚八爺的威名不是平空得來的，他能領袖六合寨子响譽江湖，手底下決不是省油之燈，更何況，苗子功力那麼渾厚的人都經不起八爺的要命小刀。

巴札嘿嘿地道：

「毛當家的，聽見沒，人家可沒將咱們這幫子兄弟放在眼裏，咱們今夜要不剝了這些龜兒子，往後六合地面上就甭玩了！」

毛三冷澀的道：

「讓他們說吧，看看天色，他們還有多少時光可說。」

雷一刀呸地一聲道：

「他媽的，毛三，你還眞以爲自己是個東西，我老雷早瞧你這小子不順眼了，今天，你要想活著離開這裡，嘿嘿，只怕機會不多了……」

在六合兄弟裏，雷一刀性情烈、脾氣壞，做事也衝動，不像萬戟週事冷靜而沉穩，話音一落，他連招呼也不打，人似旋風樣的揮著手上那柄刀瞄準毛三衝殺過去。

楚八一楞，道：

「老雷，不急——」

但，老雷的動作太快了，他人已衝進毛三那夥人的範圍內，人連刀，刀連人，像道黃土路面刮起的小旋風，人刀全旋轉而去，劈向凝立在那裏的毛三身上。

毛三暴喝一聲道：

「找死。」

毛三就是毛三，他不是普通的高手，反應動作都快人一等，雷一刀的身子甫接近他的身軀，毛三的右手五指冥神，虛幻而快速的猛拍向雷一刀的腦袋瓜兒上，雷一刀只知道殺人，殊不知毛三是殺人的老祖宗，功夫又高出老雷許多，當雷一刀的刀勢落空，毛三的指掌已按死他的頭上，老雷慘叫一聲道：

「你！」

毛三的指頭插進雷一刀頂門之時，巴札和谷峰更是動作快速，自左右兩邊切入，兩柄劍已插進雷一刀的胸腹之中，他慘聲不斷，人已如殭足的屍怪般，鮮血淋淋的噴洒出來，那副慘狀令人不忍目睹。

就在雷一刀慘死，毛三的手尚未收回之時，楚八爺已在一聲怒吼下，手裏的血腸劍已驚起一道銀虹，像劃過空際的血影般，罩向毛三的身子，這柄血腸劍原本就是千古利器，雖不若血牙刀那樣霸道，在江湖上也算是名器之一，那一劍是在憤怒和惊詫下出手的，威力果然令人震訝，毛三太聰明了，他殺雷一刀是用了點心思，因爲他了解雷一刀的性子，衝動又易犯錯，事

前早已算定楚八的手下，老雷會頭一個出手，他也頭一個要殺老雷，唯有殺了老雷才能讓楚八的兄弟惶了手腳，毛三算無遺策，料事神準，所以，毛三殺了老雷之後，他立刻收身疾躍，楚八爺那一刀果然落了空。

但要說楚八爺是個泛泛之輩，那是毛三看走眼了，楚八爺那一劍雖然落了空，可是楚八也決不會空手而回，他身子尚在半空，人劍猛地向未及走避的谷峰衝去，其勢之快，連毛三都有點目眩神搖。

毛三震喝道：

「老谷，快退。」

楚八爺那容谷峰有後退的機會，劍勢疾轉而下，斜斜飄射而去，空際裏佈滿一片森冷的劍光，血腸劍已穿進谷峰的心口窩上，那一劍眞狠眞烈，居然穿了個透明窟窿，谷峰在慘嗥聲中，人已仰翻而倒，鮮血如雨樣的噴洒在地上，還濺了巴札和毛三一身。

毛三殺了雷一刀，楚八毀了谷峰，這只是瞬間的事，雙方各死了一個高手，表面上早扯平了，可是楚八爺和毛三間的心境各有不同，雷一刀跟了八爺有大半輩子，兩人情同手足，死了老雷，在八爺心裏種下了極大的陰影，也激起他那幫子兄弟過度的憤慨，而毛三和谷峰間不過是互相勾結和利用，毛三並不怎麼悲戚，他只覺得谷峰空負少林之名，居然接不下八爺的隨手一劍。

追風黃沖和密宗巴札却稍有不同，平常，谷峰和他們飲酒作樂，同逛窯子，玩女人，一向進出慣了，此刻一見谷峰慘死八爺手裏，那股子憤慨簡直是怒到了極點。

黃沖厲吼道：

「他媽的，楚八，你是人生乏味活夠了，兄弟劈了這小子，今夜，咱們要是放過他們一個，咱們就不是娘養的……」

黃沖和巴札幾乎是在同時撲向八爺，兩個人身勢快如疾電，出手更是迅烈，兩柄兵器一長一短，俱往八爺的致命處招呼。

在搖曳的身影中，八爺早已躍起，他心胸中充塞著無邊的殺意，知道今夜若不拼命，自己這夥兄弟必將死無葬身之地，血腸挾著寒光，迎向這兩大高手。

萬戟目套欲烈的叫道：

「媽的，你們仗著人多！」

他對八爺中心耿耿，唯恐八爺上了這些人的惡當，運起長劍，已撲向前來，一劍劈向黃沖。

楚八睹狀大惊，沉聲道：

「小萬，當心蝎子……」

八爺終究是位經驗豐富的高手，他和毛三蝎子這夥人已有太多的爭鬥經驗，他懂得這些惡鳥們的心意，小萬一亂了陣脚，立刻就會給對方有機可乘，果然，八爺料的不錯，小萬身子才撲過來，蝎子和毛三已同時主動身子撲向自己那僅餘的七八個兄弟人堆中。

蝎子狠，毛三厲，這兩人的出手決不會有給自己兄弟喘息的機會，以這兩大狠勁的高手的功力，他們出手一向不會容情，只見這兩人一先一後，狠厲的宰殺楚八那幾個兄弟，劍劍不離要害。

八爺的這幾個僅餘的兄弟，有如死神向他們招手一般，一個個的向血影中撲去，連著三個全在蝎子和毛三的手裏倒下，但他們眞是頂天立地的漢子，明知自己要死，却沒有一個退縮，他們蜂湧的撲殺著——

小萬想不到這些人這麼陰毒，僅是眨眼間，他們就掛了自己的兄弟，他目背欲裂，心裏那股子恨火如泉水般的湧現出來，疾速的回身，連著七劍劈出去。

毛三的用心太明顯了，先收拾了八爺這些殘餘的人手，再集全力對付八爺，這一道是他最狠的地方，小萬的劍甫落，毛三已喘地被踢出一脚，而蝎子緊抓住這稍縱即逝的機會，突然勾魂似的自袖子裏射出一柄匕首，那麼快速的穿進小萬的咽喉處，小萬是對敵經驗太差了，他只顧敵人，只知道要爲兄弟復仇，腦子裏已紊亂的失了思想，蝎子那柄匕首飄過來，他不閃不避，而只有一個意念，拼了，他的劍硬伸出去，硬往蝎子和毛三的身上劃去，而嘴裡如殺豬般的大叫道：

「咱們拼了。」

可惜，毛三和蝎子都太狠厭了，在他們眼裏要對付小萬這種毛孩子太容易了，他們了解楚八身邊的每一個人，這孩子衝動、任性，稍一刺激，即理智盡失，他志在拼命，不畏不閃，正中了這兩人的詭計。

八爺的血牙小刀已快疾的閃射了出去，悲吼道：

「小萬，閃呀、閃呀。」

但，畢竟在時間上差了那麼一截，小萬的咽喉已戮進了蝎子那柄匕首，而蝎子和毛三在疾速的退避下，小萬揮出的刀，已全落了空。

慘叫之聲隨著八爺那疾悍的身子而傳出來，巴札和黃沖雖然窮極兩者之力，也未能逃脫出死亡的陰影，血牙十三刀的威名果然絲毫也不虛傳，俱準確而怖厲的硬奪了這兩條漢子的生命。

可是，小萬也沒倖脫出蝎子的手裏。

八爺的眼裏迸著盈眶的淚永，他心愛的兩個助手老雷和小萬，就這麼死在這群窮神惡煞的手中，再從目斜望，自家的兄弟已個個倒臥在血地裏，這一戰當眞是悲慘悽涼，所有的人全裁

進去了。

毛三大笑道：

「八爺，這結果早在意料中了……」

八爺的神智忽然一沉，他突然冷靜了下來，先穩住了那震顫的身子，將凌亂的思緒盡拋諸腦後，理智而穩當的盯住毛三和蝎子，這兩個人可不是普通的人物，個個都是道上的狠角色，自己要爲兄弟報仇，要宰殺了這兩塊料，必須保持應有的清醒和冷靜，他冷冷地道：

「毛三，你夠狠！」

毛三陰惻惻地笑道：

「你更不錯，憑著血腸劍和聞名天下的血牙十三刀，居然連巴札和黃沖都栽在你手裏，憑你這份功夫，六合地面足可自傲了，可惜，你得罪了我毛三，毛三的兄弟早看不順眼你們六合兄弟了，念在你我也曾相識過的份上，給你兩條路……」

八爺長吸口氣，淡淡地道：

「謝謝毛爺的提拔，這兩條路我都不想走！」

蝎子的眉頭一皺，嘿嘿地道：

「你不想知道是那兩條路麼？」

八爺恨聲道：

「不想，我只知道萬家樓子的血債連連，屍首無數，這裡，地上躺著的，挺屍在荒野的全是我十八個生死與共的好兄弟，他們跟隨了我大半生，與我共進退，而今，却一個個死在你們手裏，這筆血債深呀，我楚八，只要還有一口氣，還有那麼一點人性，這筆帳是非算不可，毛三、蝎子，除非你們能殺了我，否則，今天，我決不會罷手，非討回這筆血債不可……」

毛三聞言搖搖頭道：

「可惜，可惜。」

八爺一怔，道：

「這話怎講？」

毛三滿面得意的道：

「這一切結果早在我們掌握之中，憑你這點武功或可領袖六合幾個寨子，要想發大雅之堂，那就差了點，雖然你擁有血牙十三刀……」

八爺哼地一聲道：

「足夠了，天下有誰能避過牙刀之利的，瞧瞧地上的巴札和黃沖，他們的死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驀地裡——

蝎子仰天一聲得意的大笑，他可領教過八爺的厲害，知道八爺的手段決不比毛三差，可是，八爺沒有毛三的點子多，蝎子這一笑，倒使八爺楞了一楞。

楚八冷冷地道：

「你笑吧，前次你逃了命，這次，哼哼……」

蝎子呸地一聲道：

「別他媽的想憑著血牙十三刀就能耀武揚威，試一刀瞧瞧，我蝎子就不信邪——」

八爺正疑中暴叱道：

「好。」

血牙在他手裏似已通靈似的，隨著那個「好」字，自指縫間流傳了出去，其勢之快，簡直眩人耳目，那麼沉練的向蝎子的胸口穿去，蝎子似已胸有成竹的一挺身子，大笑道：

「來吧。」

「叮」然聲中——

那柄薄如蟬翼，其利快捷的血牙刀已插在蝎子的衣衫上，蝎子雖然運起了強勁的內勁，還是退了三步，在叮然聲中，八爺的心開始一沉，直直的沉落谷底，他感覺出那柄刀像釘在鐵板上，居然戮不進對方的身軀裏，在訝異中，八爺震駭的道：

「這……」

蝎子大笑道：

「怎麼樣？你的血牙刀也只不過如此吧，八爺，告訴你，我們三當家的點子多，腦袋瓜兒特別靈光，他曉得你那把小刀霸道狠厲，要對付血牙刀必須身穿鐵甲，饒你他媽的刀子厲害，也戮不進我的身子……」

毛三怒聲道：

「蝎子，你的話太多了……」

蝎子也知道自己洩了底，吓得一哆嗦，急忙收口。

八爺不屑的道：

「謝謝你告訴我這些，蝎子，你放心，下次出手，我決不會再戮到你身上，你只要當心你的頭就行了。」

他知道原因之後，心裏反而更沉著了，他佩服毛三的點子，也知道血牙十三刀是穿不進這兩個人的身子了，唯一能讓這兩人致命的地方就是他們的咽喉和頭上了，他目中殺機陡湧，略略一抖手，毛三和蝎子以為他又要出手血牙刀，兩人同時閃移了一下身子，就在這兩人一動的

剎那，血腸劍猛砸毛三的頭上。

毛三冷笑道：

「蝎子，上——」

他倆似早有默契，兩柄鋒利的劍已左右斜攻而至，八爺那飄起的身子在半空裏如旋風似的滴溜溜的旋轉，毛三和蝎子聯手的威勢就大的太多了，他倆在來之前已先研商過了，以毛三爲餌，蝎子爲攻，八爺的血腸劍甫展露開來，蝎子已搶身移躍，一舉搗在八爺的身上，八爺硬接了蝎子那一拳，哇地噴出一口鮮血，但血腸劍依然劃破了毛三的大臂，鮮血也是涔涔而落，痛的毛三大叫——

八爺硬接蝎子這一拳是有代價的，他劍刃在傷了毛三左臂之後，立刻稍稍一撤，手裏的血牙小刀已從指縫間流瀉出去，嘎然聲中戮向蝎子的大腿上——

叭地一聲重响，蝎子人似石頭般的從半空中落了下來，捂住大腿的血洞，哇啦哇啦的叫了起來，道：

「覇子，我掛點了！」

毛三何嘗甘心挨了那一劍，他像頭瘋狂的猛獸朝著八爺撲去，嘴裡嚷嚷道：

「蝎子，拼呀！」

毛三在拼命，蝎子在發狠，八爺只覺有一股劇痛穿入心肺，那流動的眞刀猛地一洩，人已踉蹌的退向一邊，而鮮血泊泊地流出。

毛三臉上帶著一股獰笑，陰狠的道：

「八爺，認命吧，六合地面上將永遠沒有楚八這號人物了。」

雖然他左臂上給劃了一道血口，鮮血猶自流個不停，可是毛三的身手決不會因自己受傷而停手，他那灰淡的身子如飄浮在半空的幽浮一般，猛地連人帶劍俯衝而落，在銀樣的劍光中，向楚八宰殺而來。

血腸劍疾速彈出，叮地兩劍相觸，毛三略退半步，在兩者相距不過三尺的距離，八爺那兩柄按在指間的血牙刀已急速射出。

毛三果然是個經驗老到的江湖高手，人一伏、頭一低，整個背部迎向這兩柄血牙小刀，連著脆响，那兩柄鋒利的小刀已釘在毛三的背脊上，毛三是有備而來，前胸後背都貼上鐵甲，這兩柄刀居然沒透穿過去，饒是如此，刀尖還是穿過鐵甲刺進毛三的背上，鮮血緩緩流下，痛的毛三慘哼一聲道：

「好利的小刀。」

血牙十三刀在道上能被譽爲天下十大凶器之首，其利自是可知，毛三縱是有鐵甲護身，也

是受了扎傷，但，毛三能拼了挨上這兩刀而自然有其犯著，在悶哼聲中，一柄劍已插進八爺的大腿上——

八爺悶哼一聲吼道：

「好狠。」

血腸劍斜推而去，但，守在一旁的蝎子可絕不會放鬆住可趁的機會，他早已看準了時機，斜掌借毛三放出的剎那，運勁向楚八拍去，八爺腹背受敵，大腿已挨了一劍的情形下，暴吼一聲，大學右劍，同時奮力擊出，居然是兩敗俱傷的打法。

毛三聰明，這節骨眼他反而不硬拼了，急速的一縮身子，人已縱出去，而可憐的蝎子就沒有毛三這麼愼密了，他只顧拼命，忘了毛三已抽身而退，只顧攻敵八爺，正給八爺反撲的機會，血腸劍斜劈而落，驀然慘叫聲中，蝎子那顆頭顱已像西瓜般的給切下來了。

但，蝎子那一拳也把八爺打得狂吐鮮血，在地上翻了幾個滾，蝎子死，八爺也躺下了。

而毛三，在獰笑中，已知道勝利在握了。

毛三緩緩走近八爺，冷酷的道：

「楚八，你還有本事麼？使出來……」

八爺只覺全身像散了一樣，全身骨骼如裂開般的疼痛，他暗中一運氣，忽然覺得自己那口

先天之氣如雲如霧般無法凝聚在一起，心中一惊，忽然想到蝎子連打自己兩拳，這兩拳有若巨錘似的，早已將他的氣血擊潰了，他暗暗一嘆，腦海裏疾快的忖道：

「完了，想不到自己英雄一世，今日果然毀在毛三手裏！」

他咬咬牙，道：

「毛三，給我個痛快！」

毛三嘿嘿地道：

「行，我只要砍下你的雙手雙脚，讓你變成個多瓜般的活死人，求生不能求死不成，這算便宜你了……」

八爺悚然一惊，無手無足，不如喪命斷頭，活著苦，生受罪，毛三用這麼酷厲的手段對付自己，頓時將八爺那股烈性暴怒的脾氣激發起來，吼道：

「毛三，有種殺了我！」

他的手已將血腸劍揚了起來，雖然憤怒下他尚能握住與自己共存亡的寶刃，心裏却比誰都明白，這一激要殺毛三無異是以卵擊石……

毛三冷酷的道：

「你那麼想死？」

八爺呸地一聲道：

「伸頭一刀，縮頭也一刀，你他媽的廢話太多了。」

血腸劍突然從他手裏如脫韁的箭矢，迅快而疾速的往毛三射去，這是八爺欲死前的最後一擊，畢盡全身力道猛甩過去，準確無比的迎向毛三，毛三似乎早已料到這殘餘的一博，身子一個旋轉，已避過血腸劍的穿射，一縷劍光在寒悚的疾剎中罩向八爺。

八爺唉地一聲嘆道：

「罷了。」

他自忖自己無力再和毛三相抗衡，索性垂上雙目任毛三盡性向自己砍下，寒悚的空氣裏有如凝結著一層冰渣子一樣，毛三的劍像擊碎了層層冰霜般的切下，渾厚的力道能開山裂石，叮地一聲，毛三只覺自己的劍恍如砍在鐵板上，耳際彷彿有一聲冷笑和不屑的怒哼，毛三心底恍如一沉，他從繚繞的雲霧中，只覺有道人影虛幻的幌移了一下，然後，什麼都不見了，連地上的楚八也無影無踪，空際只留下一縷淡逸而醉人的清香……

清香……。

在那股清雅飄逸的香味中，八爺從朦朧中清醒了過來，他腦子裏空空蕩蕩的沒有半條的思維，但他確記得自己是躺在冰冷的黃泥地裏，周遭不僅散落著草屑和樹葉，還有股股沁鼻的血腥味，而現在，他却覺得自己是睡在輭棉棉的床褥中，不但輭馨舒適，鼻息間尚能嗅著一絲絲，一縷縷清幽的香味，他在惊疑中，思索著昨夜裡所發生的情景，毛三不會那麼輕易的放過自己，他是個不置人於死地決不會罷休的人，當然不會這麼輕易的放過自己，道上江湖同源固然很多，但，要從毛三手裏搶救出自己的人，應當是位很有份量的人？這位仁兄會是誰？仁兄？如果他是位仁兄，怎麼將自己安置在這樣淡雅而又有脂粉氣息的房間裏，難道她會是位女人……

……

女人！

八爺心裏悚然一惊，他可是位坦蕩蕩的仁人君子，要自己睡在女人的閨房裏，對他這樣一位江湖中人來說，可是件極不可思議的事情，八爺一念想到這裡，急速的想掙扎起來，他身子甫動，忽然覺得陣陣疼痛傳來，這才想到自己受傷非淺，刀劍之傷俱已見骨，長嘆口氣，腦子裏疾速的忖道：

「這個人能從毛三手裏搶出自己，定是大有來頭之人，大丈夫蒙受點滴之恩，他日定當圖報，只是不知這位仁人義士是誰？」

此刻腦中意念飛散，愈發對這地方和這個人產生了好奇，他舉目在這雅緻的房子裏略略一瞄，心頭忽然劇烈一震，只見離床不遠的床頭小桌上有一束黃色的玫瑰插在那裏，而玫瑰下放

著一枝蝴蝶頭簪，八爺詫異的道：

「蝴蝶宮……」

蝴蝶宮中多玫瑰，玫瑰多刺，宮中盡是女流，決不容男人踏進宮中半步，蝴蝶宮自成一格，江湖上素不與其他門派往來，爾今自己却落在蝴蝶宮中人手裏，這簡直是件不可思議之事，更甚者，自己與蝴蝶宮亦無瓜葛，也無糾纏，它何以會伸援手，將自己救來這裡，剎那間，八爺腦海思潮起伏，念頭百轉，就是想不出其中道理……

忽然——

八爺覺得屋子裏人影一幌，身邊已傳來一聲低吟：

「你醒了。」

醒了，八爺早醒了，他此刻意念流閃，只想早點曉得這女人是誰？一移頭，已啊了一聲道：

「黛玉……」

多柔的名字，多和婉的稱呼，溫黛玉可是八爺認識已久的女人，八爺在前頭村和溫黛玉相識，兩人村前戲水，村後狩獵，那股情景，每當在夜深人靜之時，一幕幕景像總會歷歷如繪的浮現出來，但，自從六合瓦解，萬家樓子被洗之後，八爺已沒有心情再會晤小溫了，想不到在

自己命在危旦時，小溫却是自己的救命之人，人生眞是幻海如夢，幽幽幻幻而變化無情……

溫黛玉那張粉靨上並不如八爺預期的那樣興奮，她臉靨上透露著一抹憂悒而又勉強擠出的笑容，低聲道：

「你醒了就好。」

八爺驟然看見她那種神情，心裏頓時一惊，在認識的過程中，小溫如一抹煦陽似的終日笑意盎然，而現在，兩人在長達數日不見的情形下，小溫不但沒有喜悅之態，反而有種幽怨悲戚之色，八爺黯然的道：

「小溫，有事……」

溫黛玉苦澀的道：

「你好了，我放心了，其他的……」

八爺悚然的道：

「有隱情！」

小溫瞪著一雙苛大的眸叉，惶亂而惊恐的直搖頭，道：

「沒有，沒有！」

八爺滿臉肅然的道：

「小溫，我倆相識已有多年，你的日常生活我都瞭如指掌，雖然咱們已數月未見，但，那份了解却是來自內心，說，蝴蝶宮和你什麼關係？」

溫黛玉顫悚的道：

「不要問了，不要問了，只要能救回你這條命，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說著，眼淚已泪泪地流了下來，那行清淚沿著腮頰而落，只看得八爺心裏一陣絞痛，畢竟這女人在他心裏佔了相當的份量。

他顧不得自己身上傷勢初癒，猛然伸手拉著小溫那隻抖索的小手，道：

「你入了門……」

天下有言，蝴蝶宮門深似海，進入蝴蝶宮永生不能脫離，一輩子奉獻宮中，宮中三主，大宮主無情、二宮主無慾、三宮主無悔，三個無情無慾無悔的女人創造了這個神秘的組合，凡入蝴蝶宮者必須宣誓入宮，生命一切俱爲宮主主宰，永不翻身。

點點頭，溫黛玉戚然的道：

「唯有蝴蝶宮才能從毛三手裏挽回你這條命！」

八爺週身冒著冷汗，大聲道：

「我寧死也不要你入蝴蝶宮！」

搖搖頭，溫黛玉顫聲道：

「留著生命總比死在那群豺狼手裏好，你如果眞的喜歡我，就來宮裏搶人，蝴蝶宮雖然酷冷無情，但却有條規矩，只要能闖出蝴蝶宮，任何條件三位宮主都會答應！」

八爺憤怒的道：

「你何苦？」

小溫苦澀的道：

「我只知道要救你，任何代價我都願意付，當我知道毛三、苗子、蝎子他們要置你於死地時，我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要救你，不管付出的代價有多大……」

八爺捶床道：

「傻丫頭，傻丫頭……」

溫黛玉抹乾了腮上淚痕，悽然的道：

「別說了，我還有三個時辰停留，在這段時光中，我們談些愉快的，也許，今生今世相見無盡期了！」

八爺是條豪邁的漢子，大聲道：

「什麼？你要走，小溫，沒有人能從我手中搶了你，蝴蝶宮雖然是一個覇子，但，也要問

問我八爺答不答應。」

溫黛玉搖頭苦澀的道：

「別傻了，八爺，你揹負著上百條人命的血債，毛三不殺你誓不罷休，我幫你也只能幫一次，往後就要靠你自己了，記住，我是自願入宮的，不要埋怨蝴蝶宮，你也不必視蝴蝶宮爲敵，因爲你招惹不起……」

八爺面上殺氣一湧，冷冷地道：

「我怕過誰？寒過那個？如果蝴蝶宮眞是不講理，說不得，我要闖一闖……」

四

那曉得八爺脾氣拗起來會拗的連十條老牛也拉不過來，他的話聲高亢鏗鏘有力，溫黛玉唯恐這話給人聽去，急忙捂住他的嘴，道：

「不說了，不說了。」

八爺一扯他的手，道：

「怕什麼？」

是不怕什麼？以八爺在道上的名頭自是不會怕誰？可是他要惹的是蝴蝶宮，蝴蝶宮能單憑三個女人雄霸一方，在道上闖出顯赫的名聲，自非一般人物可比，八爺是算得上個人物，可是在溫黛玉心中，八爺畢竟還弱了點，單憑八爺一己之力要和蝴蝶宮一爭長短，怕會差了一截……

……

驀地裏——

半空裏响起一一酷冷的陰笑，如一道冷流似的穿過兩個人心中，溫黛玉如著邪似的，全身泛起了一陣陣顫抖，八爺雙目瞪得有如銅鈴，愀著房門外，喝道：

「是誰？」

隨著話聲，一個全身素白衣衫的女人冷峻的站在門口，這女子冷灑中透著一股酷冷，一雙眸刃像一枝長劍的刀刃泛泛生光，她冷冷凝視著八爺，淡淡地道：

「你還挺凶的，早知你這麼凶悍，我也不必大老遠的跑來這裡強行插手了，毛三雖不是什麼東西，在當時殺你，應該不會有問題……」

八爺混身劇烈的一震，想不到搶救自己的會是這樣的冷艷女人，八爺雖不想和蝴蝶宮沾上半點關係，但，大丈夫恩怨分明，自己好歹也是人家伸的援手，他淡淡地道：

「謝謝姑娘了。」

那女子鼻子裡微微一哼，道：

「用不著謝我，該謝的是溫丫頭，要不是她苦苦哀求，我三宮主也不會淌這混水，蝴蝶宮一向不愛管閒事，管上了就不會罷手，你放心，毛三不敢再惹你了，我已說過，楚八那條命是蝴蝶宮的，誰也不能拿去……」

這話太狂，八爺是何許人？堂堂六合的霸子，他豈會要一群女流來保護，八爺聞言怒道：

「你們管的太多了！」

那女子不屑的道：

「別吹大氣，溫黛玉不求我，你早挺屍了，楚八，記住，溫黛玉爲了你已拜進蝴蝶宮，進了宮中，她與你的那些恩恩怨怨將一筆勾消，自今日起，你倆已成陌路，再相遇也不可相識，否則，你將永遠是蝴蝶宮的仇人……」

溫黛玉眸中含淚，顫聲道：

「宮主！」

三宮主無悔杏眸一瞪，道：

「不准插嘴，這裡由我做主！」

溫黛玉果然不敢再吭聲，坐在床沿邊暗自飲泣。

八爺只覺全身血脈賁張，吼道：

「你硬要拆散我們……」

無悔宮主淡淡地道：

「這是條件，怨不得誰？」

八爺咬咬牙，道：

「如果我不准你帶她去呢？」

無悔宮主斬釘截鐵的道：

「你就得死……」

那個「死」字一落進溫黛玉耳裏，恍如一聲巨雷似的，震得她腦子嗡嗡直响，她慌亂的幾乎要跪下去，道：

「三宮主，不要……」

三宮主無悔冷澀的道：

「本來我還想讓你們多聚一會，這樣看來楚八實在是個不可理喻的東西，小溫，咱們走……」

話語一落，人已轉身，溫黛玉吓得急忙站起來，但，她一生情愫全投落在這個粗獷漢子的身上，兩人在瞬息間就要永隔一方，自是舉步維艱，她依依不捨的握著八爺的手，顆顆眼淚如珍珠似的串流下來，脚下却無絲毫移動之意。

八爺激動的道：

「不准走！」

三宮主無悔驀一回頭，道：

「我叫無悔，做任何事都不會後悔，現在我必須告訴你，楚八，你再攔著她不准她走，我就要你後悔一輩子，溫黛玉將不再是溫黛玉，她會……」

八爺腦子像要炸開來似的，瞪眼，道：

「你要怎麼樣？」

三宮主無悔姑娘道：

「我要讓她變成個人人厭惡的女人！」

八爺霍地躍起來，厲道：

「你敢，你敢，我會拆了你的蝴蝶宮！」

無悔姑娘身居蝴蝶宮三大宮主之一，說出的話自是一字千金，她斜睨了八爺一眼，朝溫黛玉冷冷地道：

「小溫，跪下。」

眞聽話，溫黛玉在無悔姑娘面前溫順的像隻小棉羊，當眞是跪了下去，無悔姑娘冷冷地道：

「告訴他，妳投進蝴蝶宮前說過的話。」

溫黛玉眼淚迸流，顫聲道：

「我生爲宮中人，死爲宮中鬼，只要是活著，永遠供蝴蝶宮使喚，決不後悔……」

三宮主無昏姑娘嘿嘿地道：

「聽見沒有，楚八，你還有話說麼？嗯？」

八爺咬牙道：

「你們逼她的……」

無悔姑娘怒聲道：

「住嘴，入蝴蝶宮的都是心甘情願的，我要她死，她會立刻死，我們是一個命令一個動作……」

八爺搖頭道：

「我不信。」

他伸手一拉溫黛玉的手，大聲道：

「別理她，我不信一個小小的蝴蝶宮能難得住我們……」

三宮主無悔冷笑道：

「不信你可以試試。」

說著人已往外行去，她連看也不看溫黛玉一眼，那份絕情和自信令八爺心底一涼，要和蝴蝶宮在道上名聲不薄，無悔姑娘能有把握讓溫黛玉跟她走，定有一套控制她的方法，八爺心寒之下，只覺溫黛玉的手掌冰涼，如一塊寒冰一樣不帶一絲溫暖，溫黛玉面上浮掠著一片秋霜似的寒凝，突然掙脫出八爺的掌心，跟著三宮主無悔身後而去。

這行逕當眞是鐵石心腸，以溫黛玉的性情她不是這麼絕情絕義的人，什麼原因使她性情大變，蝴蝶宮又用何種手段控制她的行動？

八爺暴吼道：

「站住！」

他顧不得自己的傷勢，人已斜躍而起，手裏已暗扣著血牙小刀，他要以這柄血牙刀擊退無悔宮主，阻攔住小溫不讓她進入蝴蝶宮。

飛身一躍，已橫在無悔宮主身前，怒視著這個女人。

無悔宮主冷冷地道：

「最好滾回去，否則你會死……」

八爺冷冷地道：

「留下她，你走！」

無悔宮主哼地一聲道：

「作夢！」

三宮主無悔隨手一揮，一股大力如巨濤似的向八爺身上拍來，八爺身上傷勢本極不輕，無

悔宮主這一掌又要挾怒而發，他只覺身子一震，胸口上頓時如中巨錘似的一翻，哇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但，八爺志在拼命，硬挨了這一掌，手裏的血牙小刀已破空射出，血牙刀聞名天下，發時無聲，傷人無形，三宮主無悔姑娘彷彿低估了八爺那身武功，當她發覺情形有異之時，那柄血牙小刀已射進她的左臂上，這還是她閃移的快速，否則這一刀很可能會要了她的命。

鮮血涔涔而落，小刀已沒入臂上。

溫黛玉吓得臉色蒼白，顫聲道：

「宮主！」

三宮主無悔恨聲道：

「這就是妳的好漢子！」

三宮主無悔姑娘性情剛烈，那能容下自己挨了這一刀，一移身，一脚將八爺踢翻在地上，右手已疾快的劈向八爺。

八爺暗中一嘆，道：

「罷了。」

他自知自己決然經不起這女人的一掌，索性垂上雙目，是死是活全聽天由命……。

但——

小溫已慘叫道：

「三宮主！」

溫黛玉睹狀大駭，人如瘋狂似的撲向八爺，此刻這女人心裏只有一個念頭，決不能讓八爺死在三宮主手裏，三宮主的掌快，溫黛玉的身子更快，拍地一聲脆响，溫黛玉在慘叫聲中，人已跌飛出去。

滿臉的鮮血，鼻子和嘴巴已扭曲在一起，三宮主無悔姑娘也是一呆，想不到這女人居然不顧自己的生命而硬用自己接下這一掌，這一掌無巧不巧的敲在溫黛玉的臉上，整個芙蓉如玉的臉靨有若熟透了的柿子被擊碎了般的那麼稀爛和難看。

三宮主無悔一呆道：

「妳這傻女人……」

她的確是個傻女人，爲了那份深濃若海的感情，她不顧自身生命，將整個臉容毀於一旦，無悔看的心裏如電流般的閃過一抹感傷，情字害人，多少千古人物終其一生爲其所困，而自己……

溫黛玉顫聲道：

「宮主，饒了他……」

無悔宮主冷笑道：

「不行，這種人居然敢對本宮主無禮，凡冒犯蝴蝶宮者都得死，更何況，他還想置我於死地……」

說的酷冷無情，連一點餘轉的餘地都沒有。

溫黛玉顫聲道：

「宮主，只要饒了他，我願做牛做馬！」

三宮主無悔搖頭道：

「住嘴，本宮主說的話任誰也不能更改！」

八爺言怒叱道：

「小溫，別求她，這個老女人是蛇蝎心腸，妳說破了嘴，她也不會心輭！」

女人最怕說老，三宮主無悔是女人，還是個漂亮的女人，誰要說她老，比殺了她還要難過，她本來就是個怪異的女人，殺人在她來說比踩死隻螞蟻還容易，她狠狠瞪了八爺一眼，叱道：

「好，妳想早點死，我就送你上路！」

八爺自知自己決然逃不過這女人的重手，瞪著一雙大眼睛，要看看這女人如何殺死自己。

溫黛玉大吼道：

「宮主，你眞要置他於死地麼？」

三宮主無悔姑娘一怔道：

「本宮主說過的話，何時更改過！」

溫黛玉點頭道：

「好，你要殺他之前請先殺我！」

無悔一怔道：

「你是我宮中之人，我爲何要殺你！」

溫黛玉黯然的道：

「他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寧肯先他而死，免得我看著他死更難過！」

此刻，溫黛玉一張漂亮的臉靨已是血肉模糊，但，當她片言隻字的說出這樣動人的話語時，那張浮腫而血紅的臉上居然露出一種從未有過的神彩之色，是那麼純眞和幽雅，所以說，一個人要講眞話，發自內心的話最能感人，她寧願死也不願意八爺先死，這份情，這份眞，任是鐵石心腸的人也會感動，三宮主無悔是個女人，她也有過滄桑和經歷，尤其是感情間事，她心中的創痕至今猶未吻合，溫黛玉的話予她感動，但，這份感動並未消弭掉她心中的恨意，由於

她創痕太深太明顯，反而激起她心中那股不平的憤意，她怒聲道：

「好，你要死，我就讓你死……」

一縷掌影輕飄飄的拂出，切向溫黛玉的胸前。

那是蝴蝶宮的不傳之秘——蝴蝶奪命掌，中者會像蝴蝶被人拍碎一樣的四散而死，狠中帶毒——

八爺大叫道：

「快閃！」

他江湖閱歷深、經驗豐，人雖傷的不能動彈，但，也知道蝴蝶掌的厲害，睹狀大駭下，出口大叫。

溫黛玉苦笑一聲道：

「八爺，我先走了……」

這女人自知自己決躲不過三宮主無悔的一掌，不但不閃，反而迎上去！

砰然一聲——

她人眞的像被拍落的蝴蝶一樣，在慘叫聲中揮了過去，一片血從嘴裡噴洒出來，整個身子的骨骼有若散了一樣的躺在地上。

三宮主無悔目睹溫黛玉這種慘景，心裏不覺一呆，她沒有想到這女人眞不要命，在她想像中，溫黛玉雖愛楚八至深，但，生命畢竟是很可貴，自己揮出這一掌，溫黛玉應該會閃會避，誰知道她不但不閃不避，反而迎了上來，三宮主想收手也來不及了，她名字叫無悔，可是這一刻內心還眞有點悔意，無悔是個女強人，內心再悔再狠，也不會在面上露出來，僅淡淡地道：

「死了也好，省的活著痛苦！」

八爺厲聲道：

「三宮主，我楚八今天發誓，只要我有一口氣在，定會踏遍蝴蝶宮，將妳們這些爛女人剁個稀爛！」

三宮主無悔哼地一聲道：

「你不會有機會去，蝴蝶宮做事一向斬草除根，楚八，念在這女人對你情愛至堅的份上，我給你一個痛快！」

這女人天生冷酷，對生死之事本來就看的很淡，她傷心要置八爺於死地，嘴角含著一抹冷厲的笑意，緩緩向八爺行去。

八爺沉聲道：

「臭婊子，動手吧。」

此刻八爺自忖必死，嘴裡頓時迸出這樣一句粗話，他無非是要激起三宮主無悔的怒意，好早點了結自己，三宮主無悔聞言突然大笑道：

「不錯，我是婊子，你呢，你是婊子的兒！」

這女人彷彿被觸動了塵封已久的心事一樣，在痛苦中又挾雜著一些恨怒，一移身，斜掌硬劈了下去。

八爺長嘆道：

「罷了。」

他索性垂上雙目，任三宮主無悔的掌勢揮來，要知楚八爺雖然剛強自傲，但却是性情中人，溫黛玉爲他奉獻出自己一生的關愛，最後連生命都拋棄了，他自是爲這種無悔無怨的愛而感動，所以，三宮主無悔要殺他，他也不會爲卽將逝去的生命而挽惜！

三宮主無悔的手掌已按向八爺的胸前，那是心口窩上致命之處，任何人挨上這一掌都無法倖脫——

驀地裡——

半空裏响起一聲沉冷的冷笑，只聽一個話聲道：

「你眞要置他於死地……」

三宮主無悔那一掌眼看已按上八爺的胸口，耳際突然傳來語聲，心頭一震，陡然有一股無形的力道，自遠處源源而來，令她震駭的是憑自己宮中不傳絕學蝴蝶掌，居然能讓對方輕易的化了開去，她大駭之下，叫道：

「是誰？」

當她定睛一看之時，只是遠處飄來一縷清淡而灰白人影，這人仙風道骨，灰袍在風中抖索，行起路來有如行雲流水，輕靈而至。

三宮主無悔乍見此老，心中突然掀起一股寒意，只覺這人能從自己手中輕輕化解了秘傳之掌，這簡直是件匪所思夷之事，再見這人雖未剃渡，但，灰袍芒鞋，顯然是位帶髮修行之人，從這老僧面貌上可看出他至少也在六十之上，面容上汲冷中帶有一抹笑意，這時笑意却深沉的令人寒懼，以三宮主無悔姑娘這麼老道的江湖人都覺得有點懼意。

這老人淡淡地道：

「把他交給老衲，你走！」

他定下身來，單掌合什，僅僅片言數字，意思却顯明至極，說話乾脆有力，更有種命令之勢，以三宮主無悔的身份地位和蝴蝶宮強大的聲勢，居然也被這老僧的威勢所震懾。

三宮主無悔冷冷地道：

「你命令我！」

老僧淡淡地道：

「姑且是命令吧，老衲的話一向不會更改。」

平和的口音中，透著倔強而倔人的口氣，三宮主無悔一向都是命令指使別人，何嘗讓人這般的頤氣指使，心裏火氣頓冒，大聲道：

「你是誰？憑什麼？你可知道本宮主是誰？」

那知八爺此時早已睜開眼來，道：

「老師父……」

他乍見老師父出現，心裏的確是激動極了，沒想到在柳暗花明之時，伸手援救自己的會是那座無名寺的老師父，他暗中在惊疑中，突然有個意念瞬快的閃過他的腦際，有若驚弓般的忖道：

「老師父入主無名寺，曾發過重誓，永不離寺五十里外，這誓約曾不只一次的向自己提起，而今他爲何千里迢迢的趕來援助自己，難道他破誓了……」

這念頭也不過是在腦子裏一幌而逝，三宮主無悔姑娘可不知道八爺口中的老師父是誰？她跺脚道：

「原來你是楚八的師父……」

老師父呵呵地道：

「小八的功夫我是指點過，但決不全是我教的……」

三宮主無悔哼地一聲道：

「楚八是死定了，老人家如果不想惹火上身，請不要伸手管這檔子事，蝴蝶宮的人，你惹不起！」

老師父啊了一聲道：

「蝴蝶宮能吓住道上各門各派的角色，但對我老師父而言就太不足道了，妳是個坤道人家，我老師父也不爲難妳，快滾吧。」

八爺聞言一楞，老師父平日溫文儒雅，出言有禮有分，那知今日所言，俱非八爺聽過之句，八爺在無名寺中和老師父相處不少歲月，對他一言一行瞭如指掌，誰知今日老師父言行俱狂，更有不雅之辭，這彷彿不是老師父……

無悔宮主怒聲道：

「大胆，居然目中無人……」

她一向被人尊從慣了，憑其蝴蝶宮的威赫在道上當然受道上尊敬，但，老師父彷彿根本沒

將她無悔宮主放在眼裏，三宮主無悔自是無法忍下這一口氣，語聲一落，人已斜躍而起——

突然——

遠處響起一聲鳴叫，跟著一聲狗吠——

只見數道人影向這裡狂奔而落，前前後後，一共落下六人黑衣彪形漢子，那聲雞鳴和狗吠，就是這夥人發出來的——

當先那個是留著兩綹鬍子的凶猛壯漢，他先瞪了地上的八爺一眼，也瞄了老師父一眼，然後向無悔宮主拱手大聲道：

「雞頭和狗尾向三宮主報到——」

嗯，三宮主無悔淡淡地嗯了一聲，道：

「你們來的正好，這個老東西太惹人厭了，我看了就生氣，你們替本宮主處理一下……」

要知蝴蝶宮雖然全是女人，但，三位宮主在外面各自樹立自己的勢力，許多江湖漢子都投效在她們之下，聽命於這批女人之手！

雞頭聞言雙目一瞪，嘿地一聲道：

「宮主，這點小事交給我們辦了。」

雞頭和狗尾是這幾個人的把子，他們平常隨在三宮主左右，只是三宮主無悔不喜歡自己身邊跟了一大批臭男人，進出道上，他們只是遠遠守候著，聽候差遣，他們俱是三宮主的心腹，個個都願意爲這女人賣命，宮主交待一聲，這些人已將老師父團團圍住了。

雞頭瞪著老師父叱道：

「老狗，你他媽的眞是有眼無珠，竟敢招惹咱們的三宮主，現在如果你跪頭認罪，也許……」

老師父怒聲道：

「住嘴，你是什麼東西，居然用這種態度跟我說話？」

雞頭吼道：

「老小子，你還眞不怕死。」

他向身邊的五條漢子一施眼色，六道人影如激起的六條水柱一樣，從六個不同的方位撲向佇立在那裏的老師父，這夥人刀劍俱舉，手脚快疾而俐落，這一連環出手，威勢果然強大，頓時將老師父困在中間。

老師父突然吼道：

「你們敢！」

他的身形突然溜溜的一轉，寬大的灰袍頓時隆隆鼓起，一股浩瀚的大力如泉湧似的撞了出來，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在他那激蕩的掌勁下，六個彪形漢子有若落葉般的向四處翻滾，他們翻出之後，如枯朽的枕木激烈不動，更怪的是這六個人雖然不動了，每個人的眼珠子都猶在翻動，人人臉上有副痛苦不堪之色，嘴却發不出絲毫聲响——

八爺雖不能動，暗中却詫然的道：

「這是什麼功夫？我怎麼從來不知道老師父有這麼霸道的掌法！」

而三宮主無悔已叫了出來，道：

「枯屍掌！」

老師父沉聲道：

「妳滾！」

三宮主無悔神色蒼白，道：

「你是東魔！」

她的話音才吐，老師父已衝過來了，三宮主無悔疾速的一退，只聽老師父冷冷地道：

「你要再開口，我會讓妳跟他們一樣……」

顯然他不想讓三宮主說出自己的來歷和身份，三宮主無悔知道對方的身份後，心裏的確驚詫萬分，這個號稱天下第一魔的老魔頭居然是楚八的師父，她知道單憑一己之力決不是這老魔頭的對手，但，憑蝴蝶宮的力量也未必就怕了這老東西，她略略一退，人已全面戒備，道：

「好，蝴蝶宮會找你結這筆帳！」

老師父嘿嘿地道：

「告訴那個臭丫頭，說我老師父出面了，誰也別想再動小八一下！」

三宮主無悔當然知道他指的是大宮主無情，在這老魔頭面前，三宮主無悔再狠再傲，她也能勉強自己嚥下這口氣，鼻子裏重重地一哼，道：

「我會轉告我們大姐！」

人若飄起的蝴蝶，已轉身翻躍而去。

地上的六個人却啞口無言，躺在那裏靜靜等死。

八爺長嘆道：

「老師父！」

老師父眼裏那股子凶光突然自眸叉中斂逝，他連看也不看地上那些即將死去的人，緩緩移身到八爺身邊，道：

「傷的不輕！」

八爺淡淡地道：

「還好。」

老師父嘿嘿地道：

「你惹上蝴蝶宮麻煩會不小，日後道上可要小心了，蝴蝶宮的人會如影隨形的永追不休……」

八爺突覺豪情萬丈，大笑道：

「她們就是不找我，我也會找上那個女人，黛玉和我數年交情，竟然被逼死這裡，老師父，別替我擔心了，人生有命，是死是活任它來……」

他是一代豪傑，眼看溫黛玉那副慘狀，心如宛如刀割，但，此人天生英雄，雖然痛苦莫名，但也盡情大笑，這種笑比哭還難聽，連老師父那種人都覺得心悸。

老師父搖頭道：

「先服藥，你內傷不輕！」

八爺仰天大笑道：

「謝謝老師父，這份恩情容後再報了！」

他仰頭將老師父送來的解傷葯吞下，老師父的葯還眞靈，沒多久已覺輕鬆舒坦，老師父再替他敲了幾處穴道，八爺的傷勢果然好了許多——

遠處，有陣蹄聲，得得的輕脆响起，八爺心傷溫黛玉之死，揮舞著長劍在地上挖坑，他掘的塵土飛揚，一個大泥坑很快露了出來，他抱著溫黛玉的屍體良久不忍放下，八爺慢條斯理的替她整理好了凌亂的髮絲，再整理她的衣衫，一直認爲滿意才緩緩將她放進坑內……

人生幾何？解了幾何又奈何？良宵苦短，人生匆匆，來的快，去的疾，她的生命如個浪花般的結束了，八爺擦乾了眼角的淚水，將一把把泥土放覆在她的身上——

泥蓋著她，人躺在泥裏，落葉歸根，歸於泥土——

老師父早已行踪渺茫，何時離去，八爺根本不知。

蹄聲曳然而止，空中飄來臘臘風嘯，八爺獨自坐在墳邊，望著空中浮雲，怔怔出神。

突然——

有個沉濁而蒼老的聲音，道：

「是小八嗎？」

這話在陌生中又有些熟悉之感，八爺坐在那裏，身子連動也沒動一下，他怔怔望著空際出神，頭也沒回的道：

「誰？」

背後，有人呵呵地道：

「我是七叔……」

七叔，這兩個字落進八爺耳中，身子微微一震，江湖上被尊稱爲七叔的只有韓七爺，他是父親的生死之交，小時候自己見過此老一次外，再沒見過，人世變幻無常，此老是生是死？至今不知，爾今，突然有人自稱是自己的七叔，他不自覺的道：

「那個七叔——」

背後的人嘿嘿地道：

「臉上有疤的疤七叔！」

這句話有如一道電流樣的流過八爺的心坎，記得自己頭一回認識韓七叔的時候是個晚上，父親和七叔在對飲，母親領著自己找父親，父親介紹七叔，七叔在幾分醉意下摟著自己，當時自己怕七叔的酒味，躲開七叔的親吻，七叔叫自己叫他，他看見七叔臉上有條大刀疤，就叫他疤七叔，惹得父親大怒，七叔却大笑，認爲疤七叔更好聽。

疤七叔就是八爺和他的默契。

八爺霍地一轉身，驀見四週挺立著七匹健碩的壯馬，馬上各端坐著七個威猛如神的壯漢，而那位疤七叔却畏縮在一頂軟轎上，兩個漢子抬著軟轎，將疤七叔抬到八爺的面前。

八爺一呆道：

「眞是七叔。」

疤七叔雖然蒼老的連頭髮都白了，但，任它時光轉幻，也轉幻不了他老人家臉上那道斜橫的刀疤，八爺記憶猶新的撲上去，緊緊抓住疤七叔的手。

疤七叔呵呵地道：

「小八，你長大了。」

八爺激動的道：

「太多年不見了，七叔，姪兒好想你。」

疤七叔搖搖頭道：

「別難過，咱們不是又見面了麼，瞧瞧這裡，好像經過一番打鬥，地上那幾個活死人，中了一種絕毒之掌！」

眞是老江湖，僅僅略略一掃場面上的情景，就已判斷出整個事情的經過，八爺嘆口氣，道：

「是蝴蝶宮的人……」

疤七叔搖頭道：

「不，中掌的人他們身上的掌痕決不是蝴蝶宮的功夫，小八，還有一個人是誰……」

八爺苦澀的道：

「七叔，你認識的……」

疤七叔一怔道：

「我來之前看見一個灰衣老人，他如飛的逝去，彷彿有意避開我們，難道他認識我……」

八爺點頭道：

「他是老師父……」

疤七叔一震，雙目瞪的有如銅鈴，道：

「老師父，那個整日唸佛吃齋的糟老頭，小八，你沒看錯人吧，老師父深居無名寺，曾在你爹爹和我面前發過毒誓，永遠不下無名寺一步，這老怪物一生說話算話，決不會更改半個字，他就是不死，也不會下山來到這裡……」

八爺一呆，脫口道：

「他的確是老師父……」

疤七叔沉思道：

「這些人是誰殺的？」

八爺沉思道：

「老師父……」

他也說不出老師父有何怪異之處，但從老師父的眼神和行跡中，他又覺得與昔日相依相偎的老師父實有不同之處，不同之處却又無法一一舉證出來——

疤七叔臉色突然凝重起來，他從軟轎上霍地坐起來，在雞頭和狗尾那些死去的人身上凝視，突然道：

「劍虹，掀開他們的衣服……」

嘎地一聲，一個漢子從馬上斜翻而落，這漢子濃眉大眼，魁武有力，身形却輕若柳葉，八爺在道上走久了，劍虹彷遍西南武林，是個頗有份量的人物，眞想不到七叔手下還有這樣一位人物。

劍虹行動神速，一伸手掀開了一個漢子的衣衫，只見一隻大紅帶藍的手印點在這漢子的脇骨上，疤七叔神情隨即一變，腦子裏頓時思索起來。

半晌，疤七叔沉思道：

「小八，你說，這確是老師父出的手！」

八爺點頭道：

「錯不了，七叔，小八當時雖然受了重傷，可是這雙招子還不瞎，親眼所見，親目所睹，他的確是用掌擊斃這些人的……」

疤七叔嗯了一聲道：

「你可知道這是什麼掌法？」

八爺一怔道：

「這……」

疤七叔嘿嘿地道：

「那個蝴蝶宮的女人一定認出來了，才會自動放手離去，否則以蝴蝶宮的威名，斷不會這樣就罷手……」

八爺腦中意念流閃，脫口道：

「三宮主好像叫這功夫枯屍掌！」

疤七叔嘿嘿地道：

「果然是東魔的絕學，這種掌法中者無救，死時眼睛還睜著，臉上不會有任何痛苦表情……。」

八爺大聲道：

「不會的，老師父怎麼會是東魔，他如果是東魔就不會出手相救，我聽爹爹說，東魔和我們楚家有著極深的怨仇，難道……」

疤七叔也想不透其中道理，道：

「不錯，這老魔頭恨不能將我們這幾個老不死全殺了，他又那會出手救你，更何況，他又那會變成老師父……」

八爺百思不解的道：

「我弄糊塗了，七叔，我們要不要去看看老師父……」

疤七叔沉思道：

「小八，這裡面玄疑之處太多了，據我所知，老師父一生都練童子功，不近色，不嗜酒，更不會練這種狠毒的功夫，但，這幾個人又明明是他殺的，莫非……」

他突然想到自己拜頭大哥楚雲之死，頓時疑雲叢生暗中一咬牙，道：

「只有一種可能，老師父和東魔有某種程度的勾結，東魔以枯屍掌爲交換條件，達到他的目的……」

搖搖頭，八爺苦笑道：

「不會，不會，老師父決不會是這種人！」

半响，疤七叔也嘆道：

「我也不相信他會幹這種事……」

突然，遠處塵土飛揚，有數十道騎影向這裡狂奔而來，劍虹身子一彈而起，射向馬上，遠處一眺，已大聲道：

「七叔，有警！」

疤七叔雙目一寒道：

「先弄清楚是那方的兄弟！」

這十幾位快馬瞬息間而至，只見十數個斜揹長刀的漢子橫跨在馬上，怒刺刺的狂奔不已，剎那間已至跟前，個個朝他們望著——

劍虹神色一凜，道：

「神刀門的兄弟——」

五

神刀門這三個字落進八爺和疤七叔耳裏，俱未動聲色，他們知道自己和神刀門中人素無瓜葛，這批人衝過來，他們根本沒有在意，認爲他們不過是碰巧路過這裡，那會想到神刀門正是沖著他們來的。

最先跨躍過來的是個滿面鬍髭的健碩壯漢，他雙目圓睜，斜跨馬上，揹負著一柄長刀，目光溜溜閃閃的溜過每個人的臉上，隨後十餘道騎影已陸續而至，全站在這漢子的身後。

疤七叔有點不悅的道：

「劍虹，他們神刀門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門大派，在這裡賊頭賊腦的看個什麼勁，告訴他們，有話快說，沒話快滾……」

劍虹還沒答話，那個漢子已抱拳，大聲道：

「這位可是人稱疤七叔的七老爺子，在下神刀門左傳，今日奉門主之命來追殺一個兇手，有啥得罪之處，尚請七老爺子多多海涵！」

僅僅幾句話已可看出這個左傳還算是個人物，江湖禮數，道上規矩尚能兼顧，疤七叔眉頭

略略一皺，道：

「姓左的，這裡全是我的人，沒有你要找的人，更何況，我七叔從不和神刀門有往來，你們可以走了……」

在疤七叔嘴裡，這番話已夠客氣了，左傳是個久在道上打滾的人，他當然知道這位疤七叔在道上的斤兩，聞言之後，不但不氣，反而哈哈兩聲，道：

「以老爺子的身份地位，在下當然信的過，不過，這事有關本門聲譽至鉅，在下不能不愼重，七老爺子，恕在下無禮，要看看貴屬內有否本門要追緝之人……」

疤七叔眉頭一皺，冷冷地道：

「你可認得此人！」

左傳一呆，道：

「老實說，不認識！」

疤七叔怒聲道：

「即是不識，又如何找出這個人！」

左傳冷笑一聲道：

「本門自有方法，老爺子，別忘了，本門在道上素以追殺爲名，如果我們要追殺某個人，天涯海角，他即使化成灰，我們也能追到！」

疤七叔哼哼地道：

「你如果在我們這些人當中找不到這個人……」

左傳嘿嘿地道：

「沒有三分，不會上梁山，老爺子，你等著瞧吧。」

劍虹冷冷地道：

「姓左的，我們老爺子好說話，我劍虹却不好說話，如果我們當中沒有你要找的人，嘿嘿，我要把你姓左的頭揪下來當球踢……」

左傳面色一變，道：

「劍大先生，話不要說的太滿，誰踢誰還不知道呢？」

劍虹冷冷地道：

「滾吧，這裡沒有你要找的人，否則別怪我們不客氣，我們沒有多的耐性……」

疤七叔一擺手，道：

「讓他找，省的他說咱們神龍旅不近人情……」

神龍旅三個字從疤七叔嘴裡迸出來，不但左傳心口窩裡一陣劇跳，連八爺也是一陣驚詫，

江湖上只知有一夥神龍不見尾的江湖奇士，行踪飄忽，神奇如風，但，誰主持，誰負責，其中有那些人是該旅的份子？江湖上始終無人知曉，而今，疤七叔公然承認自己就是神龍旅的份子，顯然，他們將以眞面目在江湖上露面了。

左傳拱手道：

「謝謝老爺子成全，神刀門左傳必回去將老爺子這份心意轉告本門主，日後定有所報……」

說完話，已向身後的漢子揮揮手，剎那間，已有兩個神刀門漢子疾躍而落，他倆在疤七叔這些人間瞄了一瞄後，立刻走到八爺身邊。

其中一個道：

「這位朋友可是六合瓢把子楚八爺！」

八爺點點頭，道：

「不錯。」

這漢子立刻回頭道：

「在這裡。」

左傳面上掠過一抹酷厲的笑意，道：

「七老爺子，兄弟得罪了。」

一說完，人已移了過來，站在八爺面前，又道：

「八爺，我姓左！」

八爺淡淡地道：

「久仰了，左兄，神刀門和六合兄弟向來沒有糾葛，今日貴門大舉而來，難道是沖著我來的……」

他自從服了老師父的傷葯之後，果然葯力神奇，已是痊癒不少，餘下僅僅是些外傷，左傳站在他面前，八爺連看都不看他一下，使左傳覺得心裏十分不好受。

左傳嘿嘿地道：

「八爺眞是快人快語，兄弟們已追了你兩天兩夜，總算在這裡追上了，八爺，你眞行，殺了人，混在七老爺子行列中，就認爲能逃脫了……」

這話眞是莫明其妙，饒是八爺精明一世，人也如墜五里霧中，他這幾天歷經生死邊緣，自己昏睡了幾天都算不出來，左傳口口聲聲說追踪自己數日，這話該從何說起，難道神刀門正在追殺自己。

八爺眉頭一皺，道：

「左兄，你說我殺了人？殺是？」

左傳嘿嘿地道：

「八爺眞是糊塗，兩天前在汕河鎭殺了本門落日刀葉超葉老前輩，這事八爺應當記憶猶新，當不會否認說不是你幹的吧。」

八爺聽得一楞，他連落日刀葉超長的什麼樣子都不知道，更談不上恩談不上怨，自己怎麼和對方扯上邊，更何況兩天前自己尙在昏睡中，神刀門將落日刀葉超之死硬栽在自己身上，顯然是誤會了。

八爺仰頭一笑，道：

「神刀門朋友，你們誤會了，我楚八根本不認識貴門葉超，兩天前在下也沒去過汕河鎭，更不可能殺了葉超，我不明白，左兄何以爲據……」

八爺否認像早在左傳意料中一樣，他沒有半分意外，僅是胸有成竹的道：

「我明白你會否認，因爲我們當場沒有逮到你，不過沒有關係，我們會將你拿回神刀門，在神刀門的方法下，你定會招認！」

八爺憤怒的道：

「這麼說你是認定我了！」

左傳嘿嘿地道：

「血牙小刀，天底下有誰會玩這種奪命的東西。」

八爺一楞，血牙小刀確實是自己的專屬武器，血牙十三刀是父親留下的絕命武器，這玩意已屬獨門武叉，落日刀葉超如果眞的死於血牙刀，神刀門自是認定自己了。

他沉思道：

「血牙小刀……」

疤七叔眉頭一皺，道：

「小八，令尊的血牙刀已交給你了！」

八爺點頭道：

「老師父親手交給我的……」

疤七叔沉思道：

「落日刀葉超卽然是死在血牙刀下，看來是你做的，不過你明明沒有幹這檔子事，這其中……」

他還沒有說完，左傳已大聲道：

「不管這件事是否是八爺幹的，請隨在下回神門刀走一趟，神刀門做事恩怨分明，如有誤

會，當會還給八爺一個公道！」

八爺想了想道：

「目前我無法分身，假以時日，我定會親赴貴門給予貴門一個交待！」

左傳嘿嘿地道：

「八爺，恕難照辦了，本門門主已撤下神刀追殺令，通令神刀門全體門中弟子，務須拿下你八爺，否則以格殺論……」

八爺搖搖頭道：

「那就很爲難了！」

疤七叔突然道：

「小八，說，你有沒有幹下這件案子！」

八爺苦笑道：

「七叔，小八是你從小看大的，雖然不是頂天立地，至少也是敢做敢當，殺個人有何了不起，我又何必去否認，雖然對方咬住了，但，決不是我幹的！」

疤七叔嗯了一聲道：

「左傳，聽見沒有？」

左傳點頭道：

「老爺子，左傳是聽見了，無奈神刀門門規森嚴，門主撤的追殺令，誰都不能違抗，神龍旅和神刀門素無來往，老爺子何苦淌這混水！」

疤七叔嗯了一聲道：

「我想聽聽左大英雄要如何處置小八！」

左傳想了想道：

「活著要人，死了要屍，如果八爺不肯隨在下走一趟神刀門，在下這班子兄弟只好將他打倒在這裡了。」

八爺聞言大笑道：

「姓左的，不要欺人太甚，憑貴門這十來個兄弟，我楚八是沒放在眼裏……」

左傳大笑道：

「好，兄弟就來領教領教。」

要知神刀門在道上一向狂妄慣了，他們素以製造殺手爲名，底下兄弟個個都是殺人的高手，在他們眼裏，八爺或能以血牙小刀殺了落日刀葉超，但八爺如要單獨對付他們一十七個兄弟，那就未必能佔到便宜了。

左傳的話聲一落，一十七位神刀門的刀客已自馬上躍了下來，頓時將這裡圍困起來，每人手上都多了一柄殺人的利刀。

八爺跨前，道：

「好，我楚八就看看神刀門有何過人之處。」

八爺個性倔強，人更傲，雖然身上尚有傷痛，依然擺出一副神聖而不可犯之勢，一伸手，長劍業已出鞘。

疤七叔搖搖頭道：

「左傳，你眞不知死活。」

左傳一怔道：

「七老爺子，難道貴旅要伸手管這檔子事。」

疤七叔嘿嘿地道：

「我老疤在道上是個何等角色的人，我相信你也風聞過，神龍旅在江湖上的身價你不會不曉得，現在，我鄭重的告訴你，小八已在我神龍旅的範圍裡，任誰要動他，也得先給我老頭子一個面子！」

左傳眉頭一皺，道：

「老爺子，這會死很多人！」

疤七叔點頭道：

「不錯，神刀門能否接得下神龍旅這種強勁的對手，你姓左的最好先掂掂自己，一十七名神刀門高手如果全毀在這塊死人之地，嘿嘿，對你們神刀門的打擊不謂不小，左傳，最好回去跟你們的門主商量商量再來。」

左傳嘿嘿地笑道：

「老爺子，神刀門可不是吓大的，神龍旅如果硬要插手這件事，日後神刀門必會加倍報復，這後果很嚴重，望老爺子能三思。」

呸，疤七叔怒叱道：

「大胆，小小的神刀門也敢在老頭子面前賣弄，你左傳也不過是神刀門的腿子，居然在我老頭子面前大言不慚起來，限你立刻滾，不然，我老頭子要你們全躺下。」

說完後，轉頭又繼續道：

「陸剛，我老頭子想喝酒，小八和我已太久沒見面了，弄點酒來，我和小八喝上一杯……」

……

陸剛和劍虹俱是疤七叔的得意門徒，這兩個人終日追隨老爺子身邊，從未輕易不離開，疤

七叔嗜杯中物，陸剛隨時隨地都準備在身，老爺子話聲一落，陸剛已應聲而來，他從套在馬背上的行囊中摸出一個大葫蘆，拿了兩個大碗，隨便找了塊大石頭，大葫蘆倒出泪泪香醇的美酒，疤七叔從軟轎上下來，立刻有人送過兩把小椅子，疤七叔坐完之後，向八爺召召手，道：

「小八，過來，陪老頭子喝杯酒，小時候，你常偷喝你爹的陳年老酒，這幾年酒量應該練的不錯了。」

八爺淡淡地道：

「謝謝七叔。」

疤七叔拿起大碗仰頭一乾，道：

「別理會那些兔宰子，由劍虹陸剛去料理吧。」

這老頭子當眞是瀟灑已極，在這種狀況下還有閒情雅意的乾兩杯，八爺狂，老爺子更狂，兩個狂人就這樣喝將起來。

神刀門兄弟那會想到這個貌不怎麼樣的老頭子和死不足惜的楚八竟喝起來了，左傳神色一變，其他的兄弟更是憤憤於色，他們覺得這一老一小太瞧不起神刀門了，他們那知神刀門在這兩人眼裏根本不值什麼？

左傳憤憤地道：

「楚八，你躲在七老爺子懷裏就能逃過一刼麼？」

劍虹和陸剛的神情一冷，劍虹已沉聲道：

「我們老爺子喝酒一向不喜歡有人驚擾，左傳，立刻帶著你的人離開這裡，否則，兄弟不客氣了。」

神龍旅在江湖上自樹一格，凶狠之名決不亞於神刀門，更何況疤七叔名傳天下，在武林中份量極重，即使神刀門門主親來，也會有所顧忌。

左傳大聲道：

「八爺，你逃過今天，也躲不過明天！」

八爺不想讓自己惹的事情由神龍旅出頭，他乾了一碗酒，抹抹嘴皮子，道：

「七叔，我料理一下再來陪你喝！」

疤七叔搖手道：

「別理他，由他們應付就行了。」

他老人家說話次數不多，却份量十足，八爺還想說話疤七叔又乾了一大碗，似乎根本沒將這檔子事放在眼裏，這情景落在神刀門的人眼裏，他們眞是能忍又不能忍，那股難過勁兒當眞是憤恨難當，其中一個漢子，道：

「左師兄，咱們難道就這樣耗著等他喝完了老酒，江湖上如果知道神刀門在人家眼裏是這份德性，只怕門主怪罪下來，你左師兄也承受不起！」

左傳神情一變，道：

「洪飛，我明白，姓楚的再狂再傲，咱們現在也不過是給神龍旅一個面子，姓楚的除非在這裡耗到天黑！」

神龍旅三字畢竟份量足，神刀門在人家面前也不敢過份囂張。

這番話字字句句落進疤七叔耳裏，他眉頭一皺，道：

「陸剛，剛才是誰在那裏嘰嘰喳喳，我老頭子要是再聽見一句不太順耳的話，你們就給我自己掌嘴！」

陸剛連忙道：

「是，老爺子。」

他一昂身，冷冷地盯著左傳，道：

「左傳，眞要我們下逐客令麼？」

左傳恨聲道：

「你們神龍旅欺人太甚……」

他猶在強忍那口氣，但，底下的兄弟們却忍不住了，尤其洪飛，他向來是個急性子，在神刀門中有中霹靂之稱，見左傳還在那裏忍氣吞聲，已經不高興了，大喝一聲，道：

「他媽的，神龍旅有什麼了不起，就憑這幾個熊樣的想壓住我們神刀門，呸，他媽的，也太小看咱們了！」

他的話鄙粗又暴，一番話也不過是剛剛落下，眼前的陸剛身子已如箭簇似的躍了起來，叱道：

「你是缺少點教訓！」

拍地一聲，以洪飛在神刀門末期師兄弟中，武功算是很出色的角色，但，陸剛這疾快的一掌，洪飛居然沒有閃開，清脆而有力的讓人家給擊中了，洪飛像個大番薯一樣的從馬背上栽下來，這還算他裡子硬，底子好，臉上挨了那一掌，人還能挺的住，不過，五道指印已絡在臉上腫的半天高。

洪飛倒地亮出了刀，吼道：

「姓陸的你敢！」

陸剛有什麼不敢的，除了天上的月亮他摘不下來外，以他那份過人胆識，連疤老爺子都誇讚不已，他聞言仰天大笑，道：

「這是小小警告，還有更狠的！」

洪飛眼裏噴火了，厲道：

「砍了你。」

神刀門能以刀爲名，刀法自是有其過人之處，洪飛的刀在空中一展，顫出了七八個刀浪，一個旋身，連人帶刀向陸剛盤旋滾去，這種地堂刀的砍殺非常陰辣，專攻敵人的下五路，洪飛恨陸剛給他難看，出手毫不客氣，以洪飛的想法，這幾刀一定能將剛才失去的面子討回來。

神龍旅能在近幾年中响譽江湖，決不是憑空得來的，疤七叔固功在組合，但手底下的劍虹、陸剛、鐵虎……七個小兄弟個個都是人物，陸剛性烈，功力也深，他那將洪飛放在眼裏，一移身，右手猛地兒了出去，眞是快速的一拳，居然是穿過洪飛的刀浪，而將洪飛一拳擊在胸口，洪飛在悶哼聲中，被擊翻在地上。

洪飛哇地一聲道：

「你！」

他雖然勉強的站了起來，但搖幌一陣後，哇地一聲，噴出一道血箭，人已栽向地上，整張臉變的蒼白。

左傳顫震的道：

「洪飛，怎麼樣？」

洪飛又吐了口鮮血，道：

「老哥，殺，神刀門丟不起這個人……」

神刀門當然丟不起這個人，如果神刀門在神龍旅前嚥下這口氣，神刀門往後的氣數就差不多了，左傳無法擔負起這麼大的責任，他只有硬著頭皮幹下去了，左傳眼裏像噴出火來一樣，厲聲道：

「洪飛，放心，這個仇咱們報定了！」

一揮手，十七八柄鋒利的刀叉已揮洒開來。

神刀門兄弟在左傳的命令下，這些兄弟已奮不顧身的衝向神龍旅，劍虹滿面寒氣，冷笑道：

「你們找死！」

隨著話聲，人已迎了上去。

陸剛，鐵虎在劍虹的發動下，決不會有絲毫留情，在暴聲中俱搶著出手，神龍旅今日隨老爺子來的共有七個兄弟，他們全是老爺子身邊的貼身高手，神刀門全部出手，這些人也不會閒著，立刻迎了上去。

剎那間，血光四濺，慘叫聲不絕……

八爺通了臉，道：

「七叔，爲我的事，兄弟們全出手了，我反而在這裡喝酒，老爺子，我不安，萬一有兄弟……」

疤七叔呵呵地道：

「小八，你放心，神龍旅是憑眞正本事出來的，這點小伎陣就難住我這幾個小徒弟，那他們就太不爭氣了。」

僅這幾句話間，劍虹已砍了兩個神刀門弟子，而陸剛却殺了三個，鐵虎更不容情，帶著其他的兄弟，居然將神刀門的人全擋逼在一邊。

左傳恨聲道：

「拼了。」

神刀門是拼了，但，神龍旅的力量太浩大了，他們的武功俱在頂尖之上，眨眼間，神刀門已躺下七八個。

疤七叔的目梢子突然一閃，道：

「劍虹！」

劍虹大聲道：

「老爺子，有何吩咐？」

疤七叔嘿嘿地道：

「不要留活口，只要留下姓左的……」

神龍旅的兄弟果然狠厲，在疤七叔的命令下，鮮血隨著人影而噴洒，洪飛目睹兄弟們個個倒斃，顫聲道：

「逃呀，神刀門兄弟不能全死在這裡……」

左傳何等精靈，他可不願意落在神龍旅的手裏，身子疾躍，揮刀劈出七八下，先逼退陸剛的攻勢，人已往後縱去，此人刀法精、武力更不錯，幾個閃移，人已躍出丈外，他厲聲道：

「疤七叔，神刀門定會血報此仇……」

疤七叔仰頭道：

「好呀，姓左的，你留下吧。」

這老爺子功夫有多深，即使是劍虹、陸剛、鐵虎……這些人跟隨了他這麼多年，也弄不清他的深淺，此刻左傳人已落在丈外，自信絕對可逃離出去，那曉得老爺子忽然一張嘴，一點黑影斗然射了出去，這點黑影快的連八爺都沒看清楚是什麼？只聽左傳哇地一聲，人已栽倒地

上。

疤七叔冷笑道：

「鐵虎，押過來。」

鐵虎像一隻掠起的兀鷹，猛地拔起半空，一伸手，將栽在地上的左傳抓起來，呼地扔到疤七叔跟前，左傳挨了那一記彷彿受傷頗重，人跌在地上，還沒爬起來，疤七叔已伸手一巴掌拍下，道：

「你還要報仇麼？」

左傳咬牙道：

「我姓左的栽在你老爺子手裏，要殺要剮隨你，我們神刀門雖不是名門大派，但，恩怨分明，今天你的神龍旅殺我門中弟子，**他**日定有所報……」

他還像條漢子，沒有軟骨頭般的乞憐饒命。

疤七叔淡淡地道：

「好，像個漢子，左傳，在我老頭子面前你不要逞能，我會讓你像條狗的扒在我面前求饒——」

左傳吼道：

「你敢。」

疤七叔大笑道：

「我有何不敢？」

說著突然伸手拉起左傳的右手，將他的五根手指押在地上，疤七叔慢條斯理從懷裏拿出一柄刀子，又道：

「先砍下你的五根指頭，看看你嘴還硬不硬……」

這話一落，左傳神色已經大變，他雖然是個狠角色，但，在疤七叔面前他是賭王對賭棍——差遠了，疤七叔可毫不客氣，一刀眞的切了下去——

哇地一聲慘叫，左傳已是汗珠岑岑，四根手指已硬給剁了下來，左傳再狠再硬也痛的在地上打滾，疤七叔冷冷地道：

「你還嘴硬麼？」

左傳咬著牙顫道：

「我……我……」

他實在沒有勇氣再嘴硬下去，但，神刀門中他是這一夥人的頭頭，十來個兄弟雖然只剩下洪飛和另二個兄弟，他也不能在他們面前裝沒種，又不能再講狠話，只有……我……我……的

吭不出來。

疤七叔得理不饒人，道：

「回去告訴你們神刀門的主兒，神龍旅的把這事攔下了，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找我老爺子……」

左傳顫聲道：

「我會的……」

疤七叔嗯了一聲，揮揮手道：

「活的你都帶走，死的我會埋了……」

八爺長嘆口氣，道：

「左傳，楚八對今天的事實在不想多說，落日刀葉超之死，跟楚八一點關係沒有，今天你們毀了這許多兄弟，也只能怪你們遇事不明，自取其辱了……」

左傳恨恨地道：

「好，八爺的話我會帶到，不過神刀門往後如何取決，就不是左傳能預料了！」

他四指已斷，痛入肺腑，強忍著痛，咬著牙由洪飛扶著一搖一幌的離去，神刀門做夢也沒想到會栽的這麼淒慘，往後江湖神刀門要再威風就不容易了。

疤七叔連乾三杯，笑道：

「小八，願不願意跟我走一趟落魂堡……」

天下三大堡——落魂堡的威名不小，道上黑白兄弟誰都無人去招惹這個煞星，落魂堡在道上有名的濫殺強搶，誰惹上他誰先倒霉，神龍旅要會落魂堡，的確令楚八心裏一沉。

八爺點頭道：

「老爺子，落魂堡不好惹！」

疤七叔心裏也是一沉，道：

「不錯，但是神龍旅已接下了這件樑子，他們強搶了陸剛的妹子—陸小蝶，要陸家交出落魂堡邊的那片土地，江湖五行有行道、門有門規，落魂堡仗勢欺人，這件事不沾邊便罷，沾上邊，我老頭子一定要替陸剛討回這公道。」

八爺瞄了陸剛一眼，道：

「是陸兄弟的事，我們立刻就走……」

陸剛感激的道：

「八爺，你一句話就有千斤重，八爺是六合之首，有你出面，這事就不一樣了，如能救出我妹子，定當——」

八爺一揮手，道：

「別說這些，六合已瓦解，我那班子兄弟全死在毛三、苗子這些人手裏，否則，咱們力量會更大……」

劍虹一拱手道：

「老爺子，何時出發？」

疤七叔看了天色，道：

「上路……」

遠處刮著浩浩的風嘯，雲天裏白雲片片，灰濛濛的天際下，幾隻孤鷹在那裏飛翔，七八道騎影在暮色中飛馳，而當那些騎影逐漸消逝之時，樹叢裡緩緩走出那個灰衣的老師父，他望著遠處的騎影，面上露著一抹笑意，自言自語的道：

「眞想不到這個老疤還沒有死，有他在，要控制楚八就不容易了，看樣子要先毀了疤老七才能……」

話語間，眼前人影晃動，黃蜂已畢恭畢敬而來，老師父點頭道：

「神刀門已認定楚八殺了落日刀葉超，但，神刀門的人也會追查眞象，咱們也要防著點，現在我要你再殺一個人，讓小八百口莫辯……」

黃蜂一呆道：

「還要殺一個，殺葉超已夠險了，要不是仗著血牙小刀，咱們還栽不到楚八身上，東魔，你又要殺誰？」

老師父目光一閃，道：

「陸小蝶！」

黃蜂一怔，他可沒聽過這個名字，但，由東魔嘴裡說出的人，一定是位極有來頭的高手，黃蜂疑惑的道：

「她是什麼人？」

老師父嘿嘿地道：

「疤七叔二徒弟陸剛的妹子，現在落在落魂堡手裏，神龍旅這次遠征落魂堡，就是要救出這女娃兒……」

黃蜂皺眉道：

「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老師父怒聲道：

「你懂個屁，疤七叔不死，我東魔的眞面目一定會被他拆穿，那時候要控制小八就不容易

了，咱們必須挑起落魂堡和疤七叔之間的火拼，最好老疤死在落魂堡……」

黃蜂哦了一聲道：

「落魂堡進出不易，要殺陸小蝶太難了。」

老師父想了想道：

「落魂堡主曹奎是個貪求無厭的人，而他的手下更是嗜財如命，黃蜂，應付這樣的人，你說，要殺陸小蝶容不容易……」

黃蜂彷彿明白了什麼，笑道：

「容易，容易……」

老師父揮揮手道：

「去辦吧，這樣的殺人不會太困難，但有一個先決條件，你必須要在疤七叔之前辦妥這件事，否則，那種結果就不一樣了。」

黃蜂點頭道：

「好。」

他還眞聽話，東魔的話聲一落，人已移身而去，老師父彷彿非常滿意黃蜂的聽話，酷冷的臉上閃過一抹笑意。

×　×　×

入夜。

天氣有點酷寒，路上行人已稀，稀落的燈火閃爍在長夜裡，在這樣的天氣中，路邊那個小酒舖子尚挺熱絡的，噴鼻的酒香隨風飄逸，七八個醉意猶濃的漢子還在品嚐著酒的辛辣。

黃蜂斜坐在靠窗的座頭上，暗中留意酒舖裏的每一個漢子，他點了盤滷牛肉，半壺燒刀子，慢慢的喝了起來，半天，夜風刮的呼啦呼啦的响，寒意從窗櫺間透進來，忽然間——

酒舖的門兒推開了，一個頗有管事之態的漢子凝立在門口斜睨了舖子裏一眼，店家立刻上前招呼道：

「寶爺，你也來薰二杯……」

寶爺是落魂堡的管事，嗯了一聲，揮揮手，目梢子落在黃蜂身上，緩緩走了過去。

黃蜂嘿嘿地道：

「請坐。」

寶二爺淡淡地道：

「你找個女人！」

黃蜂嗯了一聲道：

「姓陸……」

寶二爺嘿嘿地道：

「你帶來了麼？」

黃蜂從懷裏掏出一疊銀票，往桌上一扔，道：

「全在這裡。」

寶二爺略略一瞄，道：

「天亮時分，在落魂堡小門交人！」

黃蜂嗯了一聲，站起身來走了，寶二爺也走了，就在他倆離開這兒之時，旁邊一張桌子的兩個人也站了起來，那是受傷的左傳和洪飛，他倆無意中碰上了黃蜂，洪飛對黃蜂注意了很久，總覺得面熟的很……

左傳望著黃蜂的背影，道：

「洪飛，你確定這個人和葉超會過面！」

洪飛堅定的道：

「不錯，那天姓黃的和葉超叔見面不久後就被殺，那天我正在葉師叔家裏替他整理蒔花，要不是那柄血牙小刀，老實說，我眞不敢說是八爺幹的……」

左傳心裏一凜，道：

「難道咱們神刀門誤會楚八了……」

洪飛沉思道：

「血牙刀確實是八爺的，至於這個姓黃的，多少會和葉師叔的死有關，左師兄，咱們先回師門把這件事秉報門主……」

左傳沉思道：

「姓黃的和落魂堡寶二爺有交易，咱們盯上它，傳書給神刀門兄弟，也許咱們能證明殺葉超的凶手是誰？」

洪飛點頭道：

「好，你盯人、我傳書，如果咱們能替葉師叔報了仇，嘿嘿，神龍旅那批宰子……」

他說的口沫橫飛有些太得意了，左傳是個老江湖了，在落魂堡的地面上，神刀門也不敢太張狂，急忙一旋眼色，在小酒舖裏果然有些江湖人物，他倆急忙收口，喝起酒來……

夜更深了……

六

夜的確很深了，霜露已染遍了黑黝黝的大地，唯有些柔的月光隱隱約約的從雲層中透露下來，映在叢林木樹間，有一層霜向反射出來，在這樣的夜裡，本來就已鮮少人跡，更何況，此刻已是三更時分，路面上，早已渺無人跡，誰說沒有人跡，就在落魂堡後門小道上，已有人影蠕動了，那是依約接人的黃蜂，他看看天色，將自己縮在一棵樹邊下，兩隻眼睛筆直而不瞬的盯住那道小門，他知道，寶二爺一定是從這門扇出來，落魂堡雖大，但，前後進出的門却只有四扇，東南西北各有一門，這是南門，寶二爺指明在這裡交人，黃蜂相信不會找錯了地方，夜寒，霜露奇重，他左右看了四下無人，縮緊了脖子，斜倚在樹幹上，兩眼不瞬的盯在小門上。

他在這裡聚精會神等寶二爺交人，殊不知他背後也有一批人在盯著他，黃蜂是藝高胆大，他決想不到道上會有不開眼的朋友正在算計他，他太大意了，否則，以黃蜂的功力，這些人想要瞞過他並不容易，可是今夜，黃蜂太大意了，他不信道上還有不長眼的兄弟敢盯它的梢，但，今晚不但有人盯他的梢，還是不少人呢……

呀！

果然，三更時分剛剛過了頭，那扇小門已呀咿的啓開了，只見有兩個漢子閃了出來，向四下望了望，然後其中一個向黃蜂招了招手，低聲道：

「是黃大爺嘛。」

黃蜂精神一振，移身道：

「不錯，在下黃蜂！」

那漢子嗯了一聲道：

「寶二爺交待，黃爺指名要陸姑娘，現在人在這裡，黃爺請立刻帶她遠離本堡十里外，萬一出了漏子，寶二爺決不負任何責任！」

話聲一落，門後又閃出了漢子，手裏柱著一個綠衣女子，這女子已昏迷過去，臉且尚稱不惡，細白的皮膚尚稱勻稱。

黃蜂猶疑的道：

「她是陸姑娘！」

那漢子嘿嘿一笑道：

「老爺放心，你要姓陸的，寶二爺決不會給你姓張的，咱們是銀貨兩訖，各不退換，再見了！」

他們把陸姓女子交到黃蜂手裏，隨後砰地一聲關上了那扇門，黃蜂嘿嘿一笑，他人已閃身移向林子裏，這個人還眞是個鬼靈精，進了林子並不立刻離開，伸手拍開那女子被封的穴道，沉聲道：

「妳可姓陸……」

那女子乍然醒過來，一眼看見一個大男人站在她面前，吓得她臉色早已蒼白，她慌悚而迷亂的道：

「是！」

那個「是」字音間顫抖而惊動，一臉畏懼之色，黃蜂露出滿口的大黃牙，嘿嘿一笑，道：

「姓陸就好。」

伸手又點了那少女的穴道，他看看這林子陰暗又潮濕，雖然離落魂堡很近，但，却是埋屍的極佳之處，選了一個雜草叢生的地方，用劍在地上挖起坑來。

四處冷風颯颯，冷利而陰森，他的劍尚在那裏揮舞，驀聞背後有人冷冷地問道：

「你要埋了這女人……」

黃蜂心裏一惊，在這樣的樹林子裏，居然有人隱在自己身邊而茫然不覺，這一惊當眞是吓出一身冷汗，他霍地一回身，沉聲道：

「誰？」

當他回過身時，他看見一個滿身灰袍的老人悄然的立在身後，兩手揹負著一股酷厲之色，神光灩瀲的盯著自己，這一震，頓時將他驚出一身冷汗。

那老人淡淡地道：

「你是黃蜂！」

黃蜂更是懼駭不已，他詫異的道：

「你是誰？怎知我是黃蜂！」

那老人冷冷地道：

「我是誰？你不必過問，今夜，你遇上我，只能說你倒霉，這小女人我要定了，你識相，立刻滾，否則，這個坑埋的會是你自己了。」

這話眞狂眞傲，黃蜂出道至今還沒碰上這樣狂妄之人，他也是堂堂江湖中人，在道上提起黃蜂，雖不能如雷貫耳，但也是人人皆知之人，這老頭狂傲的近似目中無人，那能讓黃蜂心服口服，他冷笑道：

「朋友，你看錯人了吧。」

那老頭嘿嘿地道：

「決不會錯，你黃蜂只要知道我老頭子是誰？你一定會跑的比誰都快，除非你不要命了……」

黃蜂呸地一聲道：

「去你的。」

他決不是省油之徒，這老人雖然給了他極大的驚恐，但要黃蜂就這樣把這少女拱手送人，他寧死也不甘心，手裏的劍有如閃電般的穿射過去，他的劍不但快，而且狠，在他預料中，這老人必然閃不過他這奇快的一劍，那知這老人不但閃的快，而且閃的連影子都不見了。

黃蜂一震，道：

「好身手。」

那老人如鬼魅般的斜躍而來，嘿嘿地道：

「你找死。」

還是那個位置，依舊站在黃蜂的面前，黃蜂還想動手，此際忽聞沙沙之聲，彷彿有數百人之衆，四面八方向他圍困而來，這一驚當眞是如霹靂擊頂，他神色慘變，道：

「你還有幫手！」

那老人哈哈大笑道：

「本門要的人，那個敢不從，黃蜂，給你臉，你不要臉，現在你後悔，只怕兄弟們也不肯饒了你……」

眨眼間，人影幌動，刀影霍霍，雖然這片林子裏黝黑無光，也恍似千軍萬馬之勢，黃蜂想不到自己會落在這樣的境地裡，他暗中一震，已看見一柄柄刀影挾著冷艷的光暈向自己逼殺過來。

黃蜂大叫道：

「神刀門的……」

那老人嘿嘿地道：

「不錯，神刀門兄弟在此……」

黃蜂在暗色中他終於看清了兩個人的臉是他所熟悉的，那是在小酒舖裏跟寶二爺談交易時，兩個喝酒的客人，一個是左傳，一個是洪飛，他終於明白怎麼回事了，立刻冷笑道：

「原來是你們這兩個雜碎！」

左傳大聲道：

「姓黃的，現在可不是你發狠的時候，留下人，神刀門或可饒你一命，否則，這裡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黃蜂的劍一閃，道：

「來吧，院非將我打倒，不然你們休想……」

那個老人嘿嘿地道：

「老左，你就打倒他……」

左傳在神刀門中一向刀法精妙，雖然傷了手指，依舊握刀如神，是同門師兄弟中的佼佼者，那老人既然叫他出手，當然是有十成把握，左傳立即向前一移，長刀已揮了出來，道：

「好，伍先生……」

神刀門的伍先生，這名字一落進黃蜂耳裏，他的心裏驟然間一緊，倾時知道神刀門的二號人物出來了，他很了解神刀門今夜動用這麼多人手來搶這陸姓女子，一定與楚八有關，也許……

……

他的思緒也不過是剎那間而已，左傳的刀已迎面劈來，黃蜂面對著左傳這柄凶厲的長刀，可不敢有半毫大意，一挫身子，沉聲道：

「來的好。」

他的劍邊快的劈了出去，黃蜂在道上名聲惡，手段厲，是個十分溜滑的人物，他不在乎左傳，却在乎伍先生，這老頭子怪絕異常，喜怒不形於色，他隨時都有出手的可能，黃蜂有這層顧忌，出手間就不敢盡其全力，暗中隨時留意伍先生的動靜。

左傳就沒這層顧忌了，神刀門兄弟也出動了大半，再加伍先生親身坐陣，他有穩操勝券的把握，出手俱是狠招，竟將黃蜂逼得連退了幾步。

黃蜂一咬牙，道：

「伍先生，我有話說。」

伍先生一怔道：

「有何話可說？」

黃蜂冷冷地道：

「這陸姓女子你可知是誰指名要的？」

伍大先生和左傳俱是一怔，他們要強取這陸姓女子是因爲八爺和神龍旅間有那層微妙關係，如果能將這少女拿獲或可逼神龍旅和八爺拆夥，神刀門要報葉超之仇就易如反掌了，楚八必然是孤立無援……

但，黃蜂在江湖上惡名不小，說話却有相當份量，他既然忽然說出有人垂青這陸姓少女，這個尚未露面之人必有極大來歷，伍大先生是何許人？招子可亮的很，意念在流閃間，已揮手道：

「黃蜂，說，是誰要這女子？」

黃蜂嘿嘿地道：

「說出來會吓死你。」

他見這一招奏效，胆氣自是一壯，爲了保持幾分神秘氣氛，故意不立刻說出來，伍大先生眉頭一皺，哼地一聲，冷冷地道：

「你不說，只怕要留下來餵野狗了。」

黃蜂冷澀的道：

「東魔……」

這兩個字一落進神刀門這些人耳裏，人人臉上都有種蒼涼又灰白之色，伍大先生的臉色隨之一寒，他雙目緊緊地逼視在黃蜂臉上，道：

「東魔，黃蜂，你可不能信口雌黃……」

畢竟東魔的名頭太响了，這個橫行道上近四十年的大殺手，行事怪異，手段狠烈，任何幫派道門俱少沾爲妙，想不到這個令人頭痛的魔頭居然也沾上了邊……

黃蜂大笑道：

「伍老頭，我黃蜂天胆，也不敢拿這位高人來隨便吓人，你應當知道這老先生懲治人的手段有多狠，現在，我話說下了，惹不惹得起，全看你一念之間了。」

伍大先生的心果然沉下了，他眼珠子直轉，一直猜忖應如何處理這件事，神刀門固然稱得上是個大門派，但惹上東魔這種人，他自信有些招架不住……

左傳咬牙道：

「神刀門難道給這老小子吓住了……」

神刀門兄弟在左傳的煽動下，果然個個蠢蠢欲動的瞄準了黃蜂，他們寧可拼了也不願讓黃蜂一句話吓死，誰知伍大先生一咬牙，道：

「退……」

這字居然從伍大先生嘴裡說出來，不但神刀門兄弟俱楞在那裏，連黃蜂也呆了一呆，他還眞想不到東魔這老東西的威名果然有一套，居然連神刀門的伍老頭都吓住了，他愈想愈得意，忍不住的仰天暢笑起來……

神刀門弟子畢竟都是久經訓練之人，伍大先生的一句話，他們已疾快的向各處隱去，伍大先生臨行道：

「黃蜂，你要是敢冒東魔之名扮鬼吓人，不但東魔不會饒你，連我姓伍的也饒不了你。」

說完人已悄然而去。

黃蜂嘿嘿地道：

「有東魔撐腰，我不信誰能咬我個雞子……」

那知他的話聲一落，身後已飄起一道涼風，黃蜂暗中一震，回首間，只見老師父灰衣飄飄，凝立在風中。

黃蜂拱手道：

「東魔！」

老師父平淡的望著神刀門逝去的人影，道：

「伍老頭眞機靈，居然能忍下這口氣，神刀門在短短十幾年的功夫能闖出這個局面，的確是有其獨到之處……」

黃蜂嘿嘿地道：

「你還眞行，提起你就把他們吓跑了……」

老師父冷冷地道：

「你懂個屁，姓伍的可不是省油的燈，他不過是給老夫一個面子罷了，下次他未必會賣帳了，你這蠢材，遇上事就把我給抬了出來，不出三天，整個江湖都知道我東魔又出山了……」

……

黃蜂一呆道：

「難道你不願意人家知道……」

老師父冷冷地道：

「狗屎，我東魔是要利用小八殺人，你給我喧的滿天飛，往後行起事來可難辦了……」

……

黃蜂聞言一震，吓得不敢吭聲。

東魔忽然一寒，道：

「那女子呢！」

黃蜂連忙道：

「在這裡！」

東魔連看也不看一眼，道：

「殺了。」

黃蜂一笑道：

「殺了！」

東魔鼻子裏重重一哼，道：

「如果不是念在你還忠誠，我連你也一塊殺了……」

黃蜂滿頭霧水的道：

「老師父，我不明白，黃蜂跟著你，可說是小心翼翼，小疏忽雖有，大過却未必，你爲何連我也要殺了。」

老師父不屑的道：

「這女子雖然姓陸，決不是陸剛的妹子，憑你黃蜂的道行，居然也給人玩了。……」

黃蜂聞言大惊，一脚踹向地上那個女子，喝道：

「寶二爺敢玩我！」

落魂堡的寶二爺有誰不敢玩，仗著落魂堡的威名，寶二爺玩過不少人了，黃蜂眞恨不得一頭栽進地洞裡，偌大個人了，也是個老江湖了，竟栽在一個小毛頭手裏，黃蜂的確是憤怒難當，那一脚踹下去，頓時將那個少女蹬得慘叫一聲，已魂歸九宵……

而老師父的人影已是一幌，有若一條淡白的影子，幽幽忽忽的消逝而去……。

× × ×

天有點燠熱，半空裏吹拂著一股熱風，午後的太陽特別顯得懶散，這種天最好能睡個午覺，而落魂堡曹奎每天在這時候總要小睡片刻，而他睡覺必定要睡在宛大媽的房裡，宛大媽的名字聽起來有點「老」字味兒。實際上宛大媽也不過是三十出頭，百里方圓中，提起宛大媽，凡是懂得女人的男人，沒有一個不想舐舐這女人的那身肉，宛大媽不但一身細皮白肉，人更美的像棵熟透了的杏子，嬌艷欲滴不說，更是蜜汁如糖，想親近她的人眞可說是車載斗量，但，能獲得宛大媽垂青的也只有賈奎賈大堡主了，這並不是賈奎長得年青英俊，而是宛大媽要在這地段上混下去，她手下還有三十來個姑娘，肉蒲團是她的招牌，方圓中，她在落魂堡的眼皮之下，已是獨領風騷，那個商家大爺不來孝敬幾分。

肉蒲團名字响了，也引得這些狂蜂浮蝶瘋了。

賈奎睡覺還有個嗜好，他喜歡枕在宛大媽的奶子上睡，這就跟個嬰兒一樣，一邊吸吮著奶，一邊玩捏著乳頭，在心理學上是個有戀母狂的習性，唯有這樣，賈奎才能睡得安適。

賈奎午睡最忌人吵，每天午睡時刻，寶二爺必定跟在身邊，當然，寶二爺是不能進房的，他只能在外頭小房間裏守著，不准任何人打攪。

當然，寶二爺也不是那麼閒得着的人，他總會溫壺酒、三二碟小菜，再找個粉頭，在那裏也自得其樂起來，像寶二爺這份差事眞煞羨了落魂堡的兄弟，人人都想有這種差事，但，賈奎獨鍾於寶二爺，因爲他人聰明，手段高，服侍賈奎舒舒服服的——

天有點熱，寶二爺灌足了黃湯，也有點睏意，今天他召的粉頭叫桂香，這女人雖不頂美，

却有副健壯的身子，一雙能令人心跳的胸乳，是寶二爺對她有興趣的原因，寶二爺是有樣學樣，他雖然暗戀宛大媽已久，但那是賈堡主的愛物，有心却不敢染指，選上桂香，也是想過過當堡主的癮。

寶二爺老酒下了肚，手也就不老實起來，一邊親著桂香那張臉，一邊捏著桂香的奶子，他嘿嘿地道：

「桂香，晚上我包了，連妳妹子也叫來……」

桂香小嘴一泯喲地一聲道：

「二爺，你也太貪心了，憑我桂香一個還不夠，還想要我妹子，我們姊妹倆聯起手來，我保證你明天你連走路的勁都沒了……」

寶二爺哈哈大笑道：

「笑話，誰不知我二爺有猛張飛之勇……」

他還眞得意，得意自己跟對了人，攀上了賈奎這條路，一朝天子，雞犬升天，人家啃肉，他喝湯也過足了癮頭，這日子變好過的……

人不能太得意，寶二爺正在口沫橫飛的訴說著自己得意之事，突然，外頭有了脚步聲，並且還有敲門聲——

寶二爺的眉頭一皺，道：

「是誰？那個不開眼的東西？難道不知道這是內院，你家大爺全包了，嗯！」

桂香低笑道：

「二爺，何必發那麼大的火，也許是沖著賈爺來的，否則，這地方閒雜人等是不准進來的！」

寶二爺嘿嘿地道：

「我管它是誰？要想見我二爺，也要等二爺辦完事，盡了興才能來……」

只聽——

房門外有人冷冷地道：

「對不住，二爺，我可沒興趣等那麼久，你二爺在落魂堡只不過是條看門狗，一條狗只會幌幌人而已……」

寶二爺一聽這話，全身的筋骨彷彿抽了起來，在落魂堡這百里之內，有誰敢用這種口吻和他說話，除非這人不要命了，他看得賈奎的臉色，決不會看其他人的臉色，剎那間，那股子淫念邪心有如澆上了寒冰一樣，冷的他通體冰涼，他顧不得再摸桂香那豐滿的胸乳，霍地從床上跳了起來，叱道：

「小子，有種別走……」

只聽有人笑道：

「二爺，我說要走麼？」

砰地一聲，那扇門硬生生的給踢開了，寶二爺二眼像銅鈴樣的瞪著門外，只見二道人影冷漠的站在門口，這兩條大漢陌生的很，但，個個都有股令人不敢逼視的神威，寶二爺一見這兩人十分眼生，尚摸不透對方身份之前，他嘿嘿地道：

「二位，你沒弄錯吧。」

右邊的漢子冷冷地道：

「錯不了，你就是賈奎身邊的寶爺，你是黑白兩頭混，硬的吃，輭的拿，這幾年你發了不少橫財……」

寶二爺一震，道：

「原來二位想黑吃黑，找上我寶……」

他的話尚未完全吐完，人家早已進了房中，最先說話的漢子已伸手揪起了寶二爺，道：

「二爺，我要個人！」

寶二爺冷笑道：

「要人，朋友，你沒弄錯吧，我寶二爺又不是人口販子，你找我要人，我到那去找人……」

那漢子不屑的道：

「這個人你認識，不但認識，你還要了黃蜂一招，寶二爺，你眞是財運亨通，一鴨數吃……」

寶二爺心底一涼，頓知人家是沖著那個姓陸的少女來的，他招子亮，經驗豐，頓知眼前兩個人沒有一個好惹的，眼珠子一轉，嘿嘿地道：

「這跟我沒關係，是賈堡主……」

那漢子淡淡地道：

「姓賈的在裏面！」

江湖上能直呼賈奎的人不多，眼前的人口氣不善，直呼姓賈的，顯然來人沒將賈奎放在眼裏，他蒼白的道：

「堡主在小睡！」

那漢子冷冷地道：

「告訴他，我來了。」

寶二爺知道這兩人決不是省油之輩，但憑他在道上的閱歷，居然摸不清對方是什麼樣的底，他楞了楞，道：

「爺，你是那條道上的……」

那漢子不屑的道：

「我楚八！」

眞是人的名樹的影，楚八這二個字一落進寶二爺耳裏，眞是如雷貫耳，六合的總瓢把子，蘆葦蕩的大當家，寶二爺可知道人家在道上的份量，他在人家手裏連個小姆指都不如，連忙稱道：

「八爺，小的有眼無珠！」

楚八淡淡地道：

「通報吧，賈奎知道我來的意思。」

寶二爺此刻眞像條可憐的哈巴狗，道：

「八爺，賈堡主最恨人家在睡覺的時候叫他！」

楚八不屑的道：

「行，我自己進去。」

寶二爺連忙道：

「不，還是我來！」

他知道拗不過八爺，畏懼的往後面那間房門行去，一抬手，敲了兩下——

裏面沒有回音，半响不見動靜——

寶二爺又敲了兩下——

裏面一聲怒聲道：

「是誰？嗯，寶二，你不知道我睡覺的時候最討厭吵我……」

寶二爺吓得臉色蒼白，道：

「堡主，有人找你。」

裏面的人哼地一聲道：

「誰都是一樣，有話待我睡過後再說。」

站在楚八身後的陸剛眉頭一皺，喝道：

「賈堡主，你還能睡得著麼？好朋友來看你了。」

他心念自己妹子，一移身，人已踹向那扇木門，這條漢子的功夫不淺，那一脚頓時將木門踢開了，賈奎正在披上衣衫，一臉露著懷疑之色，而宛大媽早已慌張的躲進被窩裡，吓得唔唔

直叫，有人敢直接踹開賈奎的房門，這種大胆的行徑在賈奎來說，可說是絕無僅有，他憤怒的眞想罵出聲來，但，當他目注楚八和陸剛那股威厲的神情時，他的心頓時一沉，從楚八那副神態上，他知道來了勁敵，急忙一收心神，道：

「那條道的朋友！」

楚八冷冷地道：

「姓楚，人稱小八！」

賈奎的心頭一顫，道：

「八爺！」

楚八淡淡地道：

「這位是陸剛！」

賈奎一聽陸剛之名，立刻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他是老江湖，任何風浪對他只不過是像一道風過去，他立刻穩定下來，僅虛談的瞄了陸剛一眼，道：

「這位小哥是冲著老夫來的……」

陸剛滿臉的殺氣，咬牙道：

「還我妹子來。」

賈奎淡淡地道：

「小哥，不要激動，令妹在本堡安好無恙，留下令妹，只不過是想和小哥談筆買賣，你既然來了，我倆正好商量商量！」

薑是老的辣，冷中帶剛，柔中含硬，賈奎果然是個中分辣手人物，不溫不火的想先套住陸剛，誰知陸剛不賣這個帳，鼻子一哼，道：

「祖傳之土，我不賣！」

賈奎哈哈大笑道：

「話不要太滿，別忘了令妹尚在我的手中！」

陸剛怒聲道：

「賈奎，落魂堡不是鐵鑄的，神龍旅也不是好惹的，交出我妹子，咱們留點交情，否則，那後果！」

賈奎大笑道：

「八爺，這裡不是談話之處，咱們換個地方！」

八爺淡淡地道：

「賈堡主，是堡中，還是另覓他處……」

賈奎大笑道：

「隨便，地點由你八爺指定……」

八爺想了想道：

「太費事了，咱們是那裏見那裏算，選日不如撞日，賈堡主，就這裡了！」

賈奎的神情一冷，道：

「行，八爺，賈某人居心並不惡，留下陸姑娘，不過是借她之面表達本堡的一番心意，陸兄弟既然來了，賈某人願意十二萬分之誠意，談談那塊地……」

搖搖頭，陸剛冷聲道：

「交出人來，其他免談！」

賈奎冷冷地道：

「這麼說賈某這張老臉不值錢了！」

陸剛哼地一聲道：

「非親非故有何可談！」

賈奎果然是道上久玩的人，他不動聲色的顯露出老江湖的圓滑方法，哼哼嘿嘿的一聲長笑，道：

「也好，陸兄弟不賞臉，老夫也不強求，既然買賣不成仁義在，我立刻放人……」

他轉頭道：

「寶二，去請陸姑娘！」

寶二爺連忙道：

「是。」

寶二爺可機靈的很，縮身往外行去，陸剛的手眞快，伸手揪住了寶二爺的衣領，冷冷地道：

「規矩點，當心……」

寶二爺連忙道：

「陸爺，你也太小看我們落魂堡了，賈堡主一方皇雄，地面上是這裡的總把子，玩陰的，嘿嘿，二位只怕走不出方圓十里外……」

這倒不是狂話，以落魂堡的勢力，賈奎的確有這個能耐，但，八爺不是普通人，神龍旅更是不可忽視的勁敵，賈奎掂的出這個份量，他狐狸尾巴不會這麼快露出來。

八爺揮手道：

「去。」

寶二一溜煙滾了，但寶二爺的身影方逝，八爺已感覺出這屋子四週已傳出不平常的聲响，賈奎彷彿無動於衷，他眼皮子略略那麼一瞄，淡然的道：

「是那個？難道你們不知道我這裡有客麼？」

話聲方落，但見四處行影恍動，眨眼間這屋子裏已躍進十幾個紅袍漢子，個個紅巾纏頭，手持冷劍，八爺面上一寒，不屑的道：

「這都是貴堡的紅衣殺手了！」

落魂堡高手分紅衣、綠衣兩組殺手，紅衣是直接聽命於賈奎，綠衣殺手聽命於夫人，紅衣負責江湖事務，綠衣負責堡內之事，今日紅衣殺手突然來了這麼多，顯然得到堡主有事的訊息，特趕來援助。

當先的紅衣殺手是紅衣組的領頭，他拱手道：

「啓稟堡主，屬下夢無痕來遲，令您受惊了！」

神腿夢無痕在道上的名聲不小，一雙眼比刀劍猶厲害，八爺和這個人有過一面之緣，一見連夢無痕這樣的人物都屈身於落魂堡，可見賈奎這個人的確不是個簡單人物。

八爺淡淡地道：

「想不到夢兄在這裡得意。」

夢無痕有些尷尬的一笑，嘿嘿地道：

「幸會，幸會。」

說完話，人已站在一邊，一副冷漠的樣子，八爺微微一楞，想不到人世間變化這麼快，連神腿這種人也會隨日光歲月而變得這麼酷情。

賈奎淡淡地道：

「老夢，我很好！」

夢無痕嘿嘿地道：

「堡主是無恙，可是咱們堡子給人攪得天翻地覆，也不知道是何方來的一批兄弟，居然大鬧咱們落魂堡！」

賈奎神情一變，道：

「有這種事？」

他雙目寒光一湧，冷澀的道：

「八爺，我當你是個人物，想不到你却聲東擊西的拆我堡子，落魂堡惹上事決不會怕事，八爺，你要給我一個交待！」

八爺微微一笑道：

「你賈堡主扣住陸姑娘已犯下江湖大忌，我兄弟出手救人，在道上站得住脚，你不仁、我不義，有何不可！」

夢無痕嘿嘿地道：

「八爺，在老爺子面前你不要玩狠的，落魂堡能在道上獨樹一幟，決不是憑空爭來的，現在，你必須把犯我堡的那批人交出來，否則，你八爺和這位姓陸的小兄弟，全部留在這裡了……。」

陸剛聞言大怒，道：

「放屁，有種擺下道來，硬的接，輸的吃，憑神龍旅的招牌，我還沒把你們放在眼裏……」

賈奎大怒道：

「大胆，無知小子，居然在我面前賣狂……」

一揮手，賈奎又喝道：

「拿下。」

他這一施令，夢無痕的眼神早已轉動，站在他旁邊的兩個紅衣漢子悄無聲息的向陸剛撲去，這兩位落魂堡的高手俱是殺手級的人物，一手劍法快速狠準，陸剛的動作也不慢，連人帶劍迎了上去。

陸剛是神龍旅的勇將，手底下的功夫決不比任何人差，他知道面對這麼多落魂堡高手，手底下根本無須留情，一劍詭異的穿出，已刺進最先撲來的漢子腰上，只聽慘叫一聲，鮮血已如血樣的噴出來，人已搖搖而倒——

夢無痕是紅衣組的頭頭，一眼看見自己兄弟挨劍而倒，頓時怒從心來，暴喝一聲道：

「有種。」

他神秘的蹬出一脚，快速的直幻人耳目，陸剛尚未看清楚它的來勢，胸口已給蹬了一下，一陣氣血翻湧，人已跌出三尺外，而站立在旁邊的紅衣漢子，那會失去這難得的稍縱機會，紛紛舉劍向陸剛戮下。

陸剛早已痛得全身發輭，那有餘力閃避這些長刃的揮擊，雙目一閉，索性認了——

突然——

八爺一聲斷喝道：

「誰敢？」

在七點寒影中，七聲慘叫隨著八爺閃動的手影而暴傳出來，只見七個紅衣殺手每人的喉結上穿著一柄小刀，他們俱是雙目圓睜，似乎要凸出眼眶之外，死狀眞是厲怖，以夢無痕那麼老

道的江湖看了也不禁猛吸口氣。

賈奎厲聲道：

「血牙刀……」

這二個字有如晴天巨雷似的傳了開來，登時將全場的人震懾住了，名列天下十大凶器的血牙小刀居然在這裡出現，怎不令落魂堡的兄弟個個震憾惶恐……

七

血牙小刀的威名果然不同凡响，以夢無痕和賈奎這樣的狠角色，見了它的威力之後都神色慘變，他們雖然雄霸一方，但面對這種凶霸的利刃，也是深有畏懼，畢竟血牙之名不是平空得來的。

夢無痕蒼白無色的道：

「八爺，你用這麼凶狠的東西。」

八爺冷冷地道：

「落魂堡早已惡名天下，那個不是死不足惜，對付你們這種人，我還嫌太客氣了呢。」

這番話當眞將落魂堡這一干人觸怒了，天下惡人皆有一個通病，沒有一個人肯承認自己是惡人，賈奎也是這種人，他是吃、喝、拐、帶、騙，樣樣壞事做盡，但他決不認爲那是惡，在他眼裏，那是一種手段，一種行事的方法，爲達目地，手段是必然的工具。

賈奎恨聲道：

「八爺，你要付代價。」

八爺點頭道：

「我正候著賈兄的段數，交人，我們留下交情，不然，落魂堡從此而後將從江湖上除名了……」

賈奎吼道：

「你好狂。」

他自領落魂堡捕足江湖中事後，可說是萬事順風，尚未遇到挫折，像今日讓對方一出手便殺了六七人的場面可說是絕無僅有，他是一堡的覇子，雖無落魂堡的主權在於他的夫人，但，他還是份量十足，他不容許任何人當著他的面宰殺自己兄弟，他必須將敵人繩之於落魂堡的規法，在盛怒之下，他終於出手了。

以賈奎的道行，他是列江湖頂尖高手之列，隨著他的厲吼，他的右掌忽然化掌爲指，迅速而厭烈的向八爺的胸口抓去。

一爪野險是賈奎的絕招，這種烈掌屬陽，陽剛之動能碎石裂碑，八爺似乎沒有料到賈奎的閃動如此深厚，在猝不及防下，只覺胸口有股強勁湧來，他迅速的一移半步，身子已斜側而過，賈奎那一掌斜閃而過。

八爺在一閃之際，人已旋轉半步，右手急切揮出，賈奎對八爺應變能力雖不驚異，但，八爺的掌勁也是快如刀風，兩個人快速的交換了一掌。

砰然一聲震响——

兩個人身形俱是一震，雙雙後退，旋又飛撲在一起，兩個人俱是頂尖高手，交起手來當眞是如穿花蝴蝶，快的眩人耳目。

夢無痕的眉頭一皺，突然道：

「兄弟，上。」

凝立在四週的紅衣高手早就耐不住了，八爺一舉手宰了六七個，他們眼早紅了，夢無痕這一聲令下，俱揮劍撲了過來。

陸剛厲聲道：

「你們敢！」

他是個十分豪勇之人，動起手來，決對拼足了勁，別看他一個人，揮起劍來，居然砍了兩個，但落魂堡也不是省油之燈，剎那間那些紅衣高手已將陸剛困了起來。

夢無痕見自己兄弟已攔下了陸剛，他陰沉的泯嘴一笑，暗暗向場中一移，忽然一脚向八爺踢了出去。

神腿夢無痕的腿功在道上是相當有份量的，他的腿比他的劍猶勝一籌，這一腿挾其萬鈞之

力，玄妙無匹的擊出，的確讓八爺防不勝防。

八爺功力和賈奎本來尚在伯仲間，兩個人各顯出了全身功夫，尚在拼鬥之中，神腿這一腳踹來，他只覺背後一震，人已歪歪斜斜的摔了出去。

夢無痕立刻吼道：

「拿下。」

站守在旁邊的兩個紅衣漢子，一見八爺挨上一腿之後向自己這邊倒來，他們那會放棄這大好時機，兩人雙雙撲落，抱住八爺不放。

八爺要是這麼容易被拿下，他也就不配被尊爲六合之霸了，那一腿雖然在猝不及防下被踹倒，但他在一倒之勢時，血腸劍早已出手，居然硬將撲來的兩個漢子穿胸而過，在慘叫聲中，八爺的人已穩穩立起，一蓬鮮血濺落在他的身上，他像成了個血人……

八爺瞪著夢無痕，道：

「我要把你那條腿砍下來。」

夢無痕和賈奎做夢也想不到八爺的動作這麼快，僅在恍眼間已疾快的撲殺過來，賈奎厲聲道：

「掛了他……」

他是個百年成精的老狐狸，八爺這身罕見的功夫令他駭怕，今日如果不除去此人，他日再次遇上，後悔的準是自己，以自己的爪掌再加上夢無痕的神腿，合兩人之力，若不能將八爺除去，往後江湖道上就沒自己玩的餘地了。

夢無痕一聽賈奎下達了追殺的命令，他可不敢稍有大意，拳腿齊飛，人已硬衝過來了。

八爺怒聲道：

「好。」

血腸劍的劍芒有如一蓬銀花似的飛繞而起，八爺的劍法是老師父親手所教，快速中透著狠辣，一連七劍，居然將賈奎和夢無痕逼退了七八步。

八爺借這兩大高手一退之際，急快的瞄了陸剛一眼，只見陸剛雖然驍勇善戰，面對十幾個紅衣殺手的圍攻，却也無力攻敵，只有招架之力，八爺腦海中意念流閃，當機立斷的一聲大喝道：

「陸剛，突圍。」

他的身子疾快拔躍而起，一溜劍光穿射出去，緊接著三枝血牙小刀射殺過去，這動作眞快，剎那間慘叫數聲，圍攻陸剛的人群中已倒下了三四人。

陸剛的壓力頓感一鬆，借機揮出數劍，反而傷了對方一個，賈奎和夢無痕想不到八爺聲東

擊西的追殺自己的人，兩個人恨透了八爺，同時一聲大吼，雙雙向八爺硬撲而下。

八爺在這兩大高手的合撲下，他只覺得賈奎的怪爪令他喘不過氣來，而夢無痕的腿功更是讓他防不勝防，突然，賈奎的怪掌掃在八爺的左肩上，八爺悶哼了一聲，一條左手臂已麻了半邊，八爺顧不得自己的傷勢，一劍斜飄出去，挑向夢無痕那猛飛來的一腿。

呀的一聲慘叫——

這一劍飄的還正是時候，夢無痕那條右大腿上血流如注，他抱著自己的腿翻身倒地，顫聲道：

「你。」

八爺冷笑道：

「我說過，我要廢了你這條腿！」

賈奎一掌劈下，吼道：

「去你媽的！」

八爺那會停在那裏硬挨這一掌，人已斜躍而起！

突然——

外頭一聲大喝道：

「住手。」

只見一道黑影從外面飄了下來，砰地一聲摔在地上，竟然是寶二爺，他被摔的鼻血直流，人半死似的在那裏哭長著臉，扒在那裏連動都不敢動一下。

七道人影緊隨著從外面飄閃而入，賈奎尚在震駭中，看見這七八個身手快速的高手俱眼生的很，他斷喝道：

「是什麼人？」

疤七叔，神龍旅的瓢把子。

疤七叔緩緩行來，劍虹和其他兄弟緊隨其後，疤七叔淡淡的瞄了躺在地上的夢無痕一眼，見他那條腿穿了個大洞，已深可見骨，嘿嘿地道：

「老夢，還認得我否！」

夢無痕乍然瞥見疤七叔那張永生難忘的臉，居然吓得全身簌簌而抖，他彷彿見了鬼似的，連剛才的劍傷疼痛都忘了，他顫聲道：

「你……七叔！」

疤七叔一揮手道：

「拏下。」

劍虹一跨步，已揪起夢無痕，道：

「七叔，怎麼發落。」

疤七叔冷冷地道：

「他的那條做惡的腿已毀了，再毀掉他一隻眼睛，讓他一目一腿，看看他還能不能再次為惡！」

夢無痕大叫道：

「七叔，你不能——」

疤七叔哼了一聲道：

「五年前你落在我手裏的時候，你當著我的面發下重誓，如不再好好做人，願意讓我挖掉眼珠子砍掉腿，腿已由小八做了，眼珠子我交給劍虹辦！」

神腿夢無痕顫聲道：

「七叔，我不敢了！」

疤七叔不屑的道：

「太晚了，老夢，機會難再，你認了吧。」

此刻大夥雖然不知道老夢和疤七叔之間倒底有何恩怨過節，但由兩人的對話中，略知兩人必然有一段不為人知的過去。

劍虹的手已抬起，道：

「老夢，你認了吧。」

他的手尚未出招，賈奎已喝道：

「住手。」

疤七叔眼皮子抬都不抬一下，冷冷地道：

「你有什麼屁要放？」

賈奎嘿嘿地道：

「老疤，我知道你很有來頭，是位武林前輩，但是，你要看看這是誰的地面，誰是這裡的主，俗話說打狗也得看主人，有我老賈在，你最好不要輕舉妄動！」

疤七叔一回頭，問劍虹道：

「老賈是誰？」

劍虹一笑道：

「沒聽過的小子！」

疤七叔嘿嘿一笑道：

「他有資格跟七叔講話麼？」

劍虹笑道：

「他狗屁不是，那有資格跟七叔平起平坐！」

疤七叔嗯了一聲道：

「那就不理他，你只管動手。」

劍虹正等著這句話，老爺子的話聲一落，劍虹的右手疾快的戮了下去，他動作快，出手狠，一指戮下，奇準無比的刺入神腿夢無痕的眼珠內，神腿夢無痕慘叫一聲，人已暈死過去，而劍虹手指間已多了顆血淋淋的眼珠子。

賈奎是個狂人，那知今日遇上的比他猶狂數倍，神龍旅個個狠將，出手之毒絕不比落魂堡的兄弟稍遜多少，劍虹手裏托著那顆眼珠子，緩緩送到賈奎的面前，道：

「賈老爺子，你兄弟的眼珠子在此，請你老爺子再把他裝進去！」

賈奎大怒道：

「大胆，你們也囂張的過了頭……」

他一生中都是折騰別人，想不到今日却遭別人擺佈，心裏愈想愈懊惱，一怒之下，揮掌將劍虹手裏那顆鮮紅的眼珠子揮落地上。

疤七叔仰天一聲大笑，道：

「好，果然不愧是一方之主！」

賈奎哼聲道：

「老疤，別認爲你已佔了上風，姓賈的即使落在你們手裏，我老婆子也會把我給奪回去的。」

那是指賈夫人，落魂堡眞正的主。

賈奎搬出了他的夫人，這倒出乎神龍旅疤七叔的意料，他只知道落魂堡賈奎是個難纏難鬥的人物，却沒聽過賈奎的老婆才是個惹不起的人物，疤七叔天生不信邪，聞言哈哈大笑道：

「他媽的眞好笑，你賈奎原來是躲在女人褲襠裡過日子，才遇上一點挫折就把你老娘搬出來……」

那知八爺突然愼重的道：

「七叔，他老婆還眞是個人物……」

這話由八爺嘴裡突然迸出來，的確讓神龍旅所有的人吓了一跳，落魂堡久負盛名，江湖都知道賈大爺之名，可是關他老婆的事却絕少人知道，而八爺也不是個輕易奉承人的人，他能推許賈奎的老婆這個女人就不是普通人了。

疤七叔一怔道：

「她是誰？」

賈奎冷冷地道：

「你最好不要知道，不然你會挾著尾巴跑了！」

疤七叔大笑道：

「一個臭娘們能有多大道行……」

驀地——

有人冷哼一聲，大叫道：

「誰敢罵我妹子！」

隨著話聲，一道灰影驟然而落，只見一個灰袍的中年漢子持著一柄開山巨斧昂然而立，他雙目如鈴，兩道鬍髯斜飛，端是個軒武之輩，這人往場中一站，已有不凡的氣勢，連疤七叔都暗暗稱讚一聲果然是條漢子。

疤七叔冷冷地道：

「這是誰？」

這老人家畢竟離開江湖太久了，江湖上的新銳有許多他聽都沒有聽過，眼前的漢子他陌生的緊，所以轉頭問劍虹，想聽聽這人的來歷。

劍虹凝重的道：

「吳環！」

破天斧吳環的名聲响，功夫好，在道上是個獨樹一格的亡命殺手，一柄巨斧橫掃江湖，能在他手裏挨上三斧的人不多，想不到這個人居然和落魂堡扯上關係。

疤七叔嘿嘿地道：

「小子，你還算是個人物，但在我老頭子面前你最好不要賣弄，否則，我要你的破斧頭……」

破天斧吳環是何等囂張之人，從他出道以來，僅憑那柄斧頭砍了多少江湖巨擘，在他眼裏，除了他老姊之外，沒有幾個能讓他看得上的，疤七叔那種狂妄的語音，有如一道箭簇似的穿進他的心裏，他憤憤地道：

「死老頭，你找死。」

他是個渾人，一句話聽不入耳，立刻動了殺氣，巨斧朝前一掄，狠厲的向疤七叔當頭砸下了。

八爺急聲道：

「七叔，小心。」

疤七叔老歸老，身子骨却硬朗的很，迎著急速而來的斧影，右掌五指箕張，倏地兩指一合，硬將吳環劈落的巨斧双挾住了，破天斧吳環出道至今，會過多少英雄漢子，也劈過多少人命，從沒有一個敢用手指來接他的斧双，疤七叔他指挾住了他的斧頭，這種大胆的手法，簡直吓住了破天斧吳環。

吳環駭聲道：

「你眞有種。」

他暗中運勁，集全身功力向下硬壓下去，要劈開疤七叔的指掌，那知，疤七叔那兩指像一道鋼牆似的，動也不動的挾住巨斧，登時吓得吳環額頭汗漬橫流，這下知道自己遇上眞正的高人了。

疤七叔冷冷地道：

「小子，你服不服。」

破天斧吳環大叫道：

「不服。」

既然硬壓不成，唯有將巨斧抽回來，吳環運勁往後一拉，那知疤七叔依然紋風不動的將那巨斧扯在空中，吳環耗盡了全力也動不了疤七叔分毫。

疤七叔大笑道：

「滾吧。」

眞如他所說的一樣，破天斧吳環只覺全身劇烈的一震，一條手臂如被一條鐵棍敲了一下似的，麻的連抬都抬不起來，他悶哼一聲，人已退了七八步！

吳環怒吼道：

「我跟你拼了。」

他與人對敵可說是從未敗過，一向自視甚高，除了他老姊之外，他甚至連這個姊夫賈奎都沒瞧在眼裏，今日當著姊夫的面遭這老怪物修理，以吳環的脾氣，他實在嚥不下這口氣，在盛怒下，他又撩起了巨斧硬殺過來。

疤七叔冷笑道：

「再動手你就沒好日子過了！」

吳環眼都紅了，厲聲道：

「我不信。」

此刻他恨不能將疤七叔剁個稀爛，那曉得自己在對方眼裏不過爾爾，疤七叔不說還好，一

說更惱火了，人已瘋狂的衝過來了。

陡地——

一聲冷笑道：

「你還不停手。」

這話聲在吳環耳裏响起，彷彿是道電流似的那麼威猛，他只覺全身一顫，人已疾速的挫了挫身子，硬剎住了去勢，他破天斧吳環是天不怕，就是怕自己這個老姊，老姊開了腔，他只有唯命是從的份了。

他知道老姊叫他停手，一定有原因。

果然，一個中年婦人全身黃衫，姍姍行來，而在她身後緊隨著二十來個綠袍漢子，這就是落魂堡賈奎的夫人，一個並不出名，但却有實力的女人。

賈奎急忙道：

「老婆。」

那婦人瞪了賈奎一眼，叱道：

「別叫我，你還有臉說。」

寶二爺緊隨夫人身後，此刻苦喪著臉，一副無奈之色，顫顫兢兢的道：

「夫人，先別料理家務事，眼前的……」

黃衣婦人怒叱道：

「住嘴，這裡還有你說話的份……」

寶二爺吓得一哆嗦，果然不敢再吭半個屁。

賈奎心裏涼了半截，自己一向風流，喜歡沾花惹草，老婆是個外柔內剛的女人，表面上不過問他的風流帳，骨子裏別想讓她當面碰上，寶二爺居然將這婆娘弄來了，賈奎恨歸恨，但，這場面如非自己老婆出面，只怕今日之事難以善了。

破天斧吳環大聲道：

「姊，他們欺人太甚！」

那中年婦人鼻子裏哼地一聲，道：

「人家有一套，有本事，即使是欺負我們，也是咱們自找的……」

這番話眞是出人意料之外，平常發辣而狠厲女煞星吳媚，在道上人稱紅玉姑的女人，今天居然會說出這種話，不但落魂堡的人想不通，連神龍旅的疤七叔和八爺都有些百思不解。

疤七叔聞言一怔，呵呵地道：

「眞想不到落魂堡還有講理之人！」

吳媚冷冷地道：

「我紅玉姑吳媚雖是個女流，但，該講理的時候，我比誰都講理，你們是爲了陸剛的妹子來的！」

陸剛冷聲道：

「不錯。」

紅玉姑吳媚淡淡地道：

「小伙子，別急，你妹子在我這裡很好。」

陸剛不屑的道：

「人呢？」

紅玉姑吳媚淡淡地道：

「立刻放人……」

這話從紅玉姑吳媚嘴裡吐出來，神龍旅的兄弟全楞了，落魂堡的兄弟也呆了，他們俱詫異的望著賈奎，因這種行事方式決不是落魂堡應有的法則。

賈奎咬咬牙，道：

「老太婆，你有毛病！」

紅玉姑吳媚不屑的道：

「你想毀了落魂堡，嗯，瞧瞧人家的陣容，江湖老前輩疤七叔，六合總把子八爺，少年俊傑劍少俠、陸少俠，僅憑這幾位在道上的行情，咱們落魂堡要跟人家硬碰硬，只怕是自不量力……」

賈奎一呆道：

「你怎麼能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紅玉姑吳媚哼聲道：

「這裡由我當家，你站邊去。」

這女人果然有番威儀，旁邊沒有一個人敢再插嘴，紅玉姑果然是個人物，一揮手，果然有人送過一個細細瘦瘦的少女，陸剛乍見此女，心神一顫，脫口道：

「妹子。」

陸姑娘早已撲在哥哥的懷裏，居然哭了起來，陸剛拍拍自己妹子，立刻交給兄弟先帶她離開這裡。

疤七叔嘿嘿地道：

「謝了，夫人。」

紅玉姑長吸口氣道：

「老疤，人交給你們了，理字上我們落魂堡已站住脚了，現在，我要向你討回公道了……」

……」

疤七叔一怔道：

「你要討公道。」

紅玉姑吳媚冷冷地道：

「落魂堡可不是讓人踩由人踩的地方，你們在落魂堡威風要夠了，乘我和老頭子不在的時候，胡鬧一場，還傷了我不少人……」

疤七叔淡淡地道：

「小兄弟們不懂事，難免會有失手的地方，你大人大量，何須計較這點！」

吳媚杏眼一瞪，格格地道：

「老疤，讓你失望了，我吳媚是個女人，量小的容不下一粒沙子，我老公讓那位八爺修理了，我弟弟吳環自不量力，而手下又多不爭氣，老娘是嚥不下了……」

疤七叔眉頭一皺，道：

「你要怎麼樣？」

紅玉姑吳媚嘿地一聲道：

「殺！」

好狠的女人，好厲的角色，殺人之前猶能談笑風聲，面不改色的彷如談家常一樣，疤七叔江湖經驗再多，也沒遇上這樣奸詐的女人，當他發現紅玉姑吳媚的掌刃悄然推來之時，倉促間，疤七叔急速揮掌迎敵，當兩掌甫觸的剎那，有一道藍霧從掌指間散逸出來——

疤七叔大叫道：

「好毒的女人！」

是個毒的令人發毛的女人，那個藍霧也不過是剛剛擴散開來，疤七叔人已迎面翻起，一交摔在地面上，一張原本有疤的老臉，此刻已是滿臉水泡，更慘的是疤七叔那雙眼珠子已看不見了。他顫聲道：

「我的眼！」

八爺霍地衝過來，吼道：

「快擋住七叔！」

但，紅玉姑吳媚並不是個那麼容易罷手的人，疤七叔的眼一傷，她又斜移而至，一掌又向疤七叔的胸口拍下，這女人眞狠，那一掌居然將疤七叔打的鮮血一吐——

八爺一劍穿過去，道：

「你這毒婦人，今天不宰了你決不回頭！」

他恨透了這女人的陰毒，血湧顫吐間，銀光溜閃間，一蓬森冷而寒厲的劍光旋轉著無邊的寒意，無邊無岸的罩向紅玉姑吳媚。

紅玉姑吳媚那想到八爺的劍法會這麼快厲，她暗傷了疤七叔後，知道必會引起神龍旅的人狂烈追殺，那想到八爺的動作快的超乎吳媚的預料，她眼見一縷劍光疾閃而至，吓得她快疾的一扭身子，人已斜躍而起，嘎地一聲，吳媚只覺脇下一涼，一股冷風透進體內，這一惊，頓時臉色蒼白，只見有道血紅從衫上透滴下來……

她大叫道：

「老鬼，你還不來。」

她雄霸落魂堡已有數十年，只知道隨意殺人，而從沒嘗過被殺的滋味，今日突然間給血腸劍劃了一道，只覺心底毛毛沉沉的，臉色隨著這劍而蒼白。

賈奎疾奔而來，顫道：

「老婆，你怎麼啦？」

吳媚愈聽愈火，叱道：

「你沒眼睛，不會看！」

賈奎看了，他看見自己的老婆鮮血滴流，上身衣衫飛舞，他顧不得攻擊八爺，急忙扶著吳媚，道：

「先退。」

八爺冷冷地道：

「你們退了之後，會後悔！」

此刻雙方的人已衝殺過來，神龍旅因爲疤七叔的眼睛毀了，全圍在他身邊急救，而落魂堡的殺手却將他們團團圍住，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已準備生死一決了。

吳媚顫聲道：

「八爺，你闖禍了，傷了我，不單單是落魂堡無法饒你，我姊妹們更不會饒你……」

八爺淡淡地道：

「我知道，蝴蝶宮是妳的娘家，那又怎麼樣呢？眼下，你必須交出解葯，疤七叔的眼睛必須要治好。」

吳環大斧一揮，吼道：

「媽的，你作夢。」

八爺冷冷地道：

「走著瞧，令姊會自動送上葯來。」

這話太狂，令吳環和賈奎一怔，他們最顧忌的是疤七叔，現在疤七叔毀了雙目，已發揮不出威力，紅玉姑吳媚只不過受了點滴之傷，在他們眼裏那不算什麼？而八爺，却口出狂言的要落魂堡自動送出解葯，這太不可思議了。

賈奎咬牙道：

「殺，殺光這群王八蛋！」

他下格殺令了，落魂堡的兄弟企待的正是這句話，他們的主命令一夢，守在四週的兄弟已喊吶一聲，揮起手中利刃揮殺過來。

劍虹酷厲的叫道：

「兄弟，守住七叔，我和陸剛負責擋他們……」

神龍旅是久經磨練的一支隊伍，他們人少，默契却好，劍虹的話聲一落，七個人已佈好了陣勢，準備給落魂堡一個痛擊。

那知紅玉姑吳媚突然叫道：

「不准動。」

賈奎一呆道：

「老婆，你。」

吳環的斧頭早已揚起，吼道：

「姊，難道咱們眞怕他……」

吳媚慘聲道：

「你懂什麼？你老姊的命還要不要？」

這話由這女人嘴裡說出來，落魂堡的人全都一楞，吳媚不過是受了一點點創傷，怎會連命都不要了，難道八爺那一劍眞的讓她喪了胆，不會的，八爺的劍法固然是玄秘莫測，可是也不至於讓這女人吓破了胆。

吳環不解的道：

「姊，我不懂。」

吳媚凝望著八爺，道：

「他懂。」

八爺淡淡地道：

「夫人果然是個明白人，聰明非常人能比。」

吳媚哼地一聲道：

「你說吧，有什麼條件……」

八爺嘿嘿地道：

「我要解葯，七叔的眼不能瞎！」

吳媚冷冷地道：

「那我呢？」

八爺哈哈一笑道：

「妳當然不會死，因爲我會救妳。」

他倆這番談話聽進旁邊人耳裏，俱墜入五里霧裡，人人不知他們在談些什麼？吳媚語音一落，轉頭道：

「老鬼！」

賈奎楞楞地道：

「老婆！」

吳媚冷冷地道：

「把血靈丹給他……」

這話使賈奎的心神大震，血靈丹是他們賈家不傳之祕，能解天下百毒，連苗疆百毒門的門主都對這種神丹推崇不已，今天，好不容易毀了疤七叔的雙眼，如果將這種解葯給了神龍旅，豈不是放虎歸山，多加個強敵！

賈奎不解的道：

「老婆，你沒發燒吧。」

吳媚面色蒼白的道：

「你是給不給？」

賈奎想不到老婆子今天一反常態，一個視爲至寶的秘葯，居然輕易的交出來，他愈想愈火，吼道：

「媽的，老太婆，你要不說明白，我不交！」

吳媚怒叱道：

「賈奎，瞪起你那雙狗眼看清楚點，你老婆固然用藍魚毒霧傷了疤七叔，但是，楚八的劍也傷了我，你知道八爺的劍也有毒……」

這話登時使賈奎和吳環大吃一惊，他們雖聽過血腸劍覇道橫厲，不亞於血牙小刀，但決不知道血腸劍上會有毒，如今吳媚也中了毒，登時使他們慌了手脚……。

賈奎顫聲道：

「妳中毒！」

他雖然對這個老太婆愛恨有加，但在處理事務上他仰仗這女人的地方太多，骨子裏他還眞少不了她，一聽她中了毒，立刻從懷裏掏出一個玉瓶。

他瞪著八爺，道：

「你的葯呢？」

八爺淡淡地道：

「你有資格跟我談條件麼？」

賈奎怒聲道：

「八爺，別欺人太甚……」

八爺嘿嘿地道：

「賈奎，你必須冒個險了，七叔中的毒只不過是壞了一雙眼，而你的老婆子，很可能丟了條命，用一雙眼換一條命划得來，還是用一條命換一雙眼……」

賈奎氣的道：

「你……」

八爺冷冷地道：

「你必須賭賭運氣了，目前是我佔上風，如果你老婆眞的死了，老賈，不但吳環饒不得了你，就是落魂堡的兄弟也未必原諒你，因爲你老婆在落魂堡的地位比你還有份量！」

吳環大叫道：

「我老姊如果死了，賈奎，我會先殺了你……」

賈奎無奈的道：

「罷了。」

隨手將玉瓶扔給了八爺。

八爺嗯了一聲，瞄瞄玉瓶又交給了陸剛，道：

「先給老爺子服下！」

陸剛大聲道：

「好。」

賈奎已不耐煩的叫道：

「你的葯呢？」

八

八爺只是淡淡一笑，將血腸劍緩緩舉了起來，遞到紅玉姑吳媚的面前，那森寒的劍光在她眼前流動，只覺劍上瀲灩著一股青氣，八爺淡淡地道：

「這劍有毒麼？」

你這柄血腸劍無人能看出它是否有毒，可是吳媚却覺得這一劍傷得確有種酸麻的感覺，吳媚惑疑的道：

「你的劍沒毒！」

八爺鼻子裏哼地一聲道：

「楚八是個光明磊落的漢子，那會在劍上動手脚，吳媚，你根本沒有中毒，我又能給你什麼解葯？」

這一說，當眞把吳媚和賈奎要氣絕在地了，想不到八爺還眞是個難纏難鬥的漢子，略略運用了點小聰明就把他們要的團團轉。

吳媚臉色稍緩道：

「八爺，不要詐我，既然劍上無毒，爲何我的傷口有種麻麻酥酥的感覺，如果沒有這種感覺，我也不會懷疑劍上有毒了……」

八爺冷冷地道：

「其名血腸，必有所指，妳再仔細想想。」

血腸屬陰，精英寒鐵所鑄，中人髮膚，寒意逼人，自會有種麻酥之感，其理在此，自是令吳媚百思不解了。

八爺語音一落，轉頭道：

「七叔，怎麼樣？」

疤七叔服下那瓶解葯後，暗中運勁，但，繞行週天之後，僅感到眼珠子灼燒略輕而已，他沉思道：

「沒有感覺！」

八爺心底一震，雙目寒意陡湧，逼射在賈奎身上，沉聲道：

「老賈，你的葯靈麼？」

賈奎嘿嘿地道：

「解葯是眞，可惜還少了一味……」

八爺一顫道：

「那一味！」

賈奎仰天大笑道：

「這種解葯又叫做子母彈丸，一陰一陽，各盛其瓶，我只給了你一味，當然效力不夠，八爺，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詐了我們，我也玩了一招，咱們算是扯平！」

八爺的臉一沉，道：

「老賈，交出另一瓶……」

賈奎得意的道：

「你夢啊，八爺，要那老小子的眼睛好，除非殺了我，否則，嘿嘿，他只有永遠當瞎子了。」

八爺咬牙道：

「你玩我，老賈，代價會付的很高，我相信，落魂堡自今天起將永遠絕迹於江湖了。」

他一生在道上翻滾，歷經了多少風浪，但，決沒想到賈奎陰險的比他想像中還要可怕，他栽的太怨了，在一股子怒氣之下，八爺的身子有若溜閃的電閃，如春雷乍响般的猛地劈向尚在格格大笑的賈奎身上。

格格大笑的賈奎身上。

賈奎目注著八爺臉上那種驚詫和憤怒的神情，自覺是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件大事，他玩了八爺，江湖上能玩八爺的人不多，而他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暢聲大笑，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他也更有把握了，只要老疤看不見，憑自己，吳媚還有吳環三個人，應付神龍旅這夥人決不會輸到那裏，他太興奮也太得意了。

興奮過後的淒涼永遠是悲哀的，賈奎興奮的太早了，他幾乎忘了八爺的血牙刀天下第一，劍法也是頂尖中的一流，八爺的劍快，快的使四週的人都忘了去防禦他的快攻，嗆然聲中，賈奎的一條手臂已給八爺的血腸劍削了下來，血淋淋的帶起一股腥味，賈奎慘叫聲中，人往吳媚的身上倒去。

賈奎痛吼道：

「姓楚的，你好狠！」

吳媚厲聲道：

「殺了他，殺了他！」

吳環的斧頭已掄起了一道光影，照著八爺那疾躍的身影劈去，他眼見姊夫的臂膀是毀了，恨的將全身勁力運集在斧頭上，那一斧有開天闢地之勢。

八爺不屑的道：

「玩我，兄弟，你是瞎了眼！」

八爺爲了疤七叔可以幹任何事，他自己的命可以不要，七叔這雙眼睛必須要醫好，他砍了賈奎並不放鬆這連環的追擊，因爲他必須拿到另一瓶解葯，所以，他人往前撲，吳環的巨斧已揮了過來，八爺變招太快了，人一旋移，閃過那致命的一擊。

伸手一抓，八爺已抓住了卽將倒下的賈奎衣領。

這一著令所有人大吃一惊，誰也沒有想到八爺砍了賈奎後又不饒他的將他揪出來，賈奎已全身濺血的瞪著一雙驚怖的眼神，顫聲道：

「你……」

八爺恨聲道：

「我說過，玩我要付很高的代價，現在，你交出來另一瓶解葯，不然，我還要砍下你一條腿了！」

聲色俱厲，決非危言聳聽。

吳媚揮出一掌，叱道：

「放下他。」

這一掌的暗勁洶湧，悄無聲息的撞了過來，八爺猛地拉著賈奎一個大旋轉，利用賈奎的身子擋著吳媚的手掌吓得吳媚急忙縮手。

而吳環一斧落空，反而讓人制住了姊夫，這一惊當眞惊出了冷汗，但他一向自負慣了，不信自己的斧頭在人家手裏連一招都走不出去，嘿地一聲道：

「有種不要躲。」

運足斧勁，斜劈而落。

那知當吳環的斧頭甫起的剎那，背後响起一聲冷笑道：

「有興趣我跟你玩玩。」

劍虹那凌厲的身子如衝天炮似的冲了過來，一柄劍如噴洒的泉滴般向吳環罩了下來，眞令吳環意料，頭一次碰上八爺已知道遇上勁敵，怎麼？連這個劍虹也有這麼高的功夫，他不敢硬接這股銳不可擋的劍幕，揮著斧頭疾速的躍了出去。

一移就是七八尺，劍虹的劍已跟了七八步。

八爺揪住賈奎後，喝道：

「賈奎，叫他們住手。」

賈奎強忍著斷臂之痛，慘叫道：

「永遠不，那個疤老頭的眼睛瞎定了。」

他眞狠，咬牙裂嘴的從懷裏摸出小玉瓶，居然扔在地上，用脚剁碎了瓶子，顆顆解葯踩的稀碎，這一著連八爺都楞住了，他想不到賈奎寧可一死也不願將解葯交出來，子母葯丸一子一母，少了一種葯性全無，八爺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沒料到他有這一招，急的一頭怒火——

八爺怒聲道：

「你找死。」

眞是找死，賈奎狠，八爺也不差，血腸劍略略一轉，一柄劍已戮進了賈奎的肚子裏，鮮血已射流出來——

吳媚尖叫道：

「別殺他！」

八爺咬牙道：

「他自找死路，怨得我麼？」

劍叉在賈奎的肚子裏斜斜一轉，賈奎已慘叫一聲，腸肚俱裂，血水和滲著五臟硬給那血腸劍拉了出來。

賈奎死的悽慘，死的不忍目睹。

吳媚傻住了，她終日殺人，沒想到今日却眼見自己的丈夫死在別人的手裏，而她空負了一身功夫，竟連伸援手的機會都沒有，她顫聲道：

「八爺，你好毒！」

八爺殺機盈眉的道：

「他該死，我給他機會他自己不把握，硬要七叔的眼睛瞎了，賈奎是逼我下手，落魂堡在道上殘害了太多的人了，我不殺他，在別人手裏也一樣會殺他！」

吳媚滿臉淚珠的道：

「八爺，殺夫之仇我必報！」

點點頭，八爺嘿嘿地道：

「我明白，任何人都會想報仇，不過，目前你暫時不能報了，憑你現在的狀況，只怕也會送命！」

吳媚哼聲道：

「在百里之內，我必會殺你。」

說完話一揮手，落魂堡兄弟立刻抬起賈奎的屍體，隨著這女人走了，吳環惡狠狠的瞪了八爺一眼，將那柄巨斧用勁的甩了一下，大步而去。

八爺立刻移到七叔身邊，道：

「七叔，你……」

疤七叔對自己眼睛瞎了，似乎一點也沒放在心上，仰天一陣大笑，握住八爺的手，道：

「小八，神龍旅今天算是頭一回栽了，如果沒有你，我這幾個兄弟會全落在人家手裏，咱們栽歸栽，沒有丟人已經很不錯了……」

八爺苦笑道：

「七叔，兵家勝敗常事，不須掛念，倒是你的眼睛，我們要快點治好……」

搖搖頭，疤七叔笑道：

「怎了，紅玉姑的毒門手法是學自百毒門的百毒神君，下手之前，她已存心要我的命了，如果我避的慢速這條命也沒了，瞎了雙眼又算什麼！」

八爺沉思道：

「不，我們要找大夫醫……」

疤七叔搖手道：

「不急，小八，我年歲已大，早就想將棒子交出去了，劍虹，陸剛，他倆是我調教的徒兒，功夫算是一流，但他們却不適合當領導人，你，是我理想的人選……」

——第一册完

請看第二册——

還珠樓主
李壽民著
李壽民武俠小說專輯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1	長眉眞人傳	二	320
					2	金頂掖神誌	三	480
					3	飛江幻異錄	三	480
					4	巴蜀俠踪	三	480
					5	聶殷風雲傳	三	480
					6	續聶殷風雲傳	三	480
					7	大江千壽記	三	480
					8	續大江千壽記	三	480
					9	蜈蝣七矮	二	320
					10	青城俠隱錄	三	480
					11	苗疆異女奇幻傳	三	480
					12	虎猿俠道	三	480
					13	一代豪俠萬世錄	三	480
					14	續一代豪俠萬世錄	三	480
					15	柳湖俠隱	三	480
					16	雲海爭奇記	三	480
					17	兵書峽	四	640
					18	大俠狄龍子	三	480
					19	續大俠狄龍子	二	320
					20	黑螞蟻	二	320
					21	龍山四友	二	320
					22	皇閨異人傳	三	480
					23	邊寨英雄譜	二	320
					24	冷魂谷	二	320
					25	黑孩兒	二	320
					26	北海居龍記	二	320
					27	征輪俠影	二	320
					28	武當異人傳	二	320
					29	長眉眞人傳	二	320
					30	塞荒俠隱	四	640
					31	蜀山劍俠新傳	三	480
					32	青門十四俠	三	480
					33	虎爪山王	一	160
					34	俠丐木韋者	一	160
					35	大漠英雄	四	640
					36	岳飛傳	一	200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費蒙著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1	大小姐與流氓	二	240
					2	功夫新娘	二	180
					3	101女兒手	二	220
					4	賭命記	二	240
					5	禁海之孤	一	140
					6	人在江湖	二	220
					7	浪人傳	一	140
					8	貓眼女娘	二	260
					9	紫色夜叉	二	260
					10	偵察者七號	一	130
					11	萬里擒兇	一	130
					12	紫飄香	二	260
					13	魔鬼新娘	二	260
					14	魔鬼玩偶	一	150
					15	飄香煞手	二	200
					16	迷魂者	二	200
					17	莽頭情癡	一	120
					18	罪愚	一	120
					19	恐怖美人	二	220
					20	再見駱駝	二	220
					21	江湖無道	一	140
					22	十二煞星	一	140
					23	尋兇記	一	120
					24	七忍武館	一	120
					25	鴨蛋公主	一	120
					26	黑龍別墅	一	140
					27	海水俱樂部	一	120
					28	金孔雀	一	120
					29	假鈔案	一	120
					30	女菩薩	一	120
					31	好漢王五	一	12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孫玉鑫著		
					1	威震江湖第一花	二	320
					2	續威震江湖第一花	二	320
					3	飛雨落花紅	三	480
					4	朱門劫	三	480
					5	不朽英雄傳	三	480
					6	拾魂樓	三	480
						辛奇著		
					1	關外震九州	二	320
					2	七彩王子	二	320
					3	江湖一條龍	三	480
					4	江湖兩匹狼	二	320
						司馬嵐著		
					1	清宮俠影	三	480
					2	續清宮俠影	三	480
					3	霍元甲	三	480
					4	玉扇銀劍	三	480
					5	艷俠金龍鏢	三	480
						高陽古典小說著		
					1	劉三秀	一	120
					2	漢宮春曉	一	120
					3	正德外記	一	120
					4	小鳳仙	上	120
					5	小鳳仙	下	120
					6	狀元娘子	上	120
					7	狀元娘子	下	120
					8	徐老虎與白寡婦	上	120
					9	徐老虎與白寡婦	下	120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劍虹著		
					1	花自飄零劍自寒	二	320
					2	飛刀醉月	二	320
					3	血滿江湖月滿樓	二	320
					4	玉手雕龍	二	320
					5	一劍光寒起雲樓	二	320
					6	素手紅羅玉花驄	三	320
						顧明道武俠小說		
					1	荒山女俠	三	480
					2			
					3			
					4			
					5			
					6			
						高峯著		
					1	高原奇俠傳	四	640
					2			
					3			
					4			
					5			
					6			
						李淳武俠傳奇		
					1	魔界三室	四	640
					2	離魂	四	640
						殷雲凌武俠小說		
					1	碧血思仇	三	480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東方英著		
					1	血路	三	480
					2	霹靂明珠	三	480
					3	竹劍凝魂	三	480
					4	烈日飛霜	三	480
					5	道與魔	三	480
					6	熱血江湖	三	480
					7	武林潮	三	480
					8	河漢三霜	三	480
					9	魔俠傳	三	480
					10	龍種凡胎	三	480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東方玉著		
					1	金黃色牡丹	一	100
					2	外遇	一	100
					3	舞男	一	100
					4	愛的洗禮	一	100
					5	三點皇后	一	100
					6	彩男(上)		100
					7	彩男(下)		100
					8	在室男	一	100
					9	夜蝶	一	100
					10	賭道情郎	一	100
					11	神女淚痕	一	100
					12	浮	一	100
					13	女陷阱	一	100
					14	迷	一	100
					15	假戲眞做	一	100
					16	星媽	一	100
					17	家有菲傭	一	100
					18	午夜情	一	100
					19	愛與恨	一	100
					20	舞會	一	100
					21	艾歌	一	100
					22	紅屋	一	100
					23	雅男	一	100
					24	小妖	一	100
					25	遊戲	一	100
					26	小歌手	一	100
					27	百花劫	一	100
					28	騙女	一	100
					29	誰來晚餐	一	100
						曹若冰著		
						東方玉武俠小說專輯		
					1	沉香谷	三	480
					2	續沉香令	二	320
					3	飛龍引	三	480
					4	閱夏七劍	四	640
					5	霧中劍影	一	160
					6	翠蓮曲	二	320
					7	紅綾俠侶	三	480
					8	神劍金釵	三	480
					9	再劍劫	三	480
					10	雙玉，紅	三	480
					11	北山驚龍	三	480
						秦紅武俠小說專輯		
					1	一劍染紅長白雪	一	160
					2	武林大奇案	一	160
					3	俠鉢	一	160
					4	劍舞	一	160
					5	巫山雙蝶	二	320
					6	大俠追雲手	二	320
					7	一劍照紅顏	二	320
					8	俠骨奇情	二	320
						曹若冰著		
					1	仁心書生	三	480
					2	金劍寒梅	二	320
					3	魔中俠	三	480
					4	天涯雙燭	二	320
					5	青衫遊龍	四	640

武兒爺

著　　者：柳　殘　陽
出　版　者：大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負　責　人：沈　耀　榮
發　行　人：張　銘　森
發　行　所：合　成　書　局
總　經　銷：合成書局門市部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 83 巷 27 號
電話：(2) 5417597
郵政劃撥帳號：第 0110066-2 號（合成書局收）
印　刷　廠：欣泰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三重市長壽街 33 巷 1 號
電話：9722754
美州加拿大總經銷：泛　亞　書　局
PAN ASIAN PUBLICATIONS
69 Blue Eagle Trail
Agincourt, Ontario MIV IK6
TELEPHONE(416)292-7544
CANADA
定　　價：新台幣：160 元
美　金：7 元 2 角
港　幣：　元
中華民國 79 年　元 月初版

本書擁有著作權、版權、譯作權不可翻印
本社書籍系列名稱及商標圖樣均向中央標
準局註册，不可仿用。註册號碼 .34032-.261954_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二六六號
郵購八折優待　郵票通用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_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何索社會諷刺小說		
					1	無愛無怨無恨	一	100
					2	沾花惹草	一	100
					3	鬼家伙	一	100
					4	溫柔地獄	一	100
					5	銀幕失身記	一	100
					6	哭在愛裡	一	100
					7	追踪一個愛	一	100
					8	花落水流紅	一	100
					9	幾番風雨見眞情	一	100
					10	春夢無痕	一	100
					11	情　匆　匆	一	100
					12	靈慾掙扎	一	100
					13	春花秋月何時了	一	100
					14	女人萬歲	一	100
					15	半下流生活	一	100
					16	狂　戀	一	100
						光憲文藝系列		
					1	飄零的雨中花	一	100
					2	迷　惑	二	200
					3	婚姻・婚因	一	100
					4	逃避婚姻的	一	100
					5	少　婦　怨	一	100
					6	夜的告白	一	100
					7	調查員的故事	一	100
						慕容美		
					1	金簽春秋	三	480
					2	恩怨不了情	三	480
					3	飛俠斷魂篇	三	480
					4	一流刀客震武林	四	480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楊子崴著		
					1	鬼吻一吻定鬼情	一	100
					2	迷　情　記	一	100
					3	女　大　亨	一	100
					4	走郎下情郎	一	100
					5	愛情千萬里	一	100
					6	往事猶爲夢	一	100
					7	舞影心空	一	100
						寒如霜著		
					1	黑夜不要叫我	一	100
					2	艷遇艷遇	一	100
					3	雨夜女郎	一	100
					4	午夜情挑夢延留	一	100
					5	酒杯中搖出風情	一	100
					6	抑鼻財色狀元頭	一	100